

葱嶺西回鶻考

王日蔚

回鶻自唐末被黠戛斯所破遷居新疆後，中史記錄即多闕略；遼宋諸史僅詳葱嶺東（新疆）之回鶻，而於葱嶺西之回鶻則無隻字提及。元代遊記如北使記西使記西遊記有述及葱嶺西回鶻者，後世學者則謂係諸書作者以突厥諸族爲回鶻之誤。作者初亦從此說，以爲葱嶺西並無回鶻族；後讀西方學者關於回鶻之研究，覺此說未足爲定論，乃復檢中史細尋繹之，視其有否足於西方記錄相印證者，乃恍然悟前此一說之謬，知中史記載已足證回鶻西遷葱嶺西，特一己粗心閱讀，視而不見耳。今特考而出之，以誌前非。

回鶻被黠戛斯所破後，一部逃至葛羅祿。

『開成四年（八三九）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駁職與龐特勒十五部奔葛羅祿。』

——唐書回鶻傳

葛羅祿時居葱嶺西，故可證回鶻部之有至

葱嶺西者。

『葛羅祿本突厥族，……至德後（七五六—七五七）葛羅祿寢盛，與回鶻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羅斯諸城。』

——唐書回鶻傳葛羅祿條

按十姓可汗係指西突厥十姓之共汗而言，西突厥可汗中之以十姓可汗稱者，計有都支，懷道，昕三人。故十姓可汗故地，當於其十姓部落之居地求之。新唐書突厥傳叙十姓部落云：『可汗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據上文則十姓可汗故地在碎葉左右。葛羅祿條復謂其盡有碎葉怛羅斯諸城，前後相符。

按碎葉城即西域記之素葉城，今之 Tokmak。怛羅斯城，西域記作怛羅斯，西使記作塔刺寺，元

史作答刺速，其城今名 *Avlicata*。碎葉城在今吹河附近，恒邏斯在今 *Taras* 水附近，均蔥嶺西之重地也。

西方史者謂在九世紀十世紀時突厥族之 *Tar Gazgaz* 即回鶻種，其疆土西直至花刺子模國。足證回鶻至蔥嶺西後，不僅依臣葛羅祿，且取而代之，巍然為蔥嶺西之大國也。

『*Reinaud* 在其 *Abulfeda* 序言中證明九世紀與十世紀阿剌伯地理學者稱為 *Tar gazgaz* 之突厥族，實即回鶻族。Masudi 謂在彼時(彼死于九五六年) *Tar gaz* 為突厥族中最雄武，人數最多及統治最善者。彼等帝國之疆域由花刺子模至秦(即中國)。彼等之京城為 *Kushan*，彼等之王有 *Ikkhan* 之號。Masudi 復謂 *Tar gazgaz* 為突厥族中惟一之信摩尼教者。*Reinaud* 謂 *Kushan* 即東突厥斯坦之庫車。*Babrier de Meynard* 則謂此名詞所指與中史中之高昌為一。』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Uigurs*

按 *Abulfeda* 一書全名 *Geographiad d'Abulfeda*，為 *Abulfeda* (一二七三——一三三一) 所著，*M. Reinaud* 所譯。

Masudi，著名史地學者，曾至錫蘭印度及中國海岸，為 *Meadows of Gold* 之著者，死於九五六年。

宋史所據之王延德行記云回鶻之境西南抵波斯大食，亦足與西史所言相印證。

『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九八四)四月王延德等還叙其行程來獻云：……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此字似衍)，路涉雪山蔥嶺。』

——宋史卷四百九十回鶻傳

按上文言其西南與波斯大食相接，西與西天相接而路涉蔥嶺，則其國境之西至蔥嶺西可為明證。

Bretschneider 之阿剌伯 *Ibn el Athir* 史家關於十世紀至十一世紀時，西突厥斯坦伊爾克汗朝之記載 (*Ikkhanidess*) 而斷其為回鶻種。

『Ibn el Athir (1160—1233) 在其 Kamilit Tevarik 一書中有敘述由十世紀半至一二一三年統治突厥斯坦與 Transoxiana (河中地) 之伊爾克 Tikhans 或突厥斯坦衆汗之記載。De Gurgines, Fraehn, Reinaud 及其他東方學者，均謂伊爾克衆汗爲回鶻種。彼等之見，似爲不誤。Grigorieff 教授在俄國考古學會報告冊中有關於此朝之論文，彼稱之爲喀拉汗朝，其始祖 Satak Boghra Khan，信奉伊斯蘭教。但喀拉汗朝中最著名之君爲普可汗 (Boghra Khan)，據云其疆土東遠至秦國 (即中國)，八兒沙哀爲其國都。突厥斯坦之重城喀什噶爾，和闐。Karakorum 恒羅斯，訛打刺皆歸其統治。普可汗曾遠至 Mavarannahar 陷布哈刺城，九三三年，死於歸途。

繼位者爲伊爾克汗 Nek Khan，於一〇〇八年降 Mavarannahar 之薩曼尼朝 (Samanides) 而樹立其政權。彼死，其兄 Toghhan Khan 嗣。據阿刺伯史官云，一〇一七年秦國嘗遣大軍至突厥斯坦，遠進至離八兒沙哀三站之距。彼召集軍隊，敗敵人；追

北三閱月。一〇一八年卒於回軍八兒沙哀之途。Toghhan 死，繼位者爲 Arslan Khan, Kadyr Khan, Arslan Khan, Boghra Khan。前所述回鶻文本 Kutuku biblik 卽成於此朝最後一君之 Boghra Khan 朝，時在一〇七〇年，著於喀什噶爾城。』

——Brei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Uigurs

遼史宋史有阿薩蘭回鶻與阿斯蘭漢之記載，當與 Ibn el Athir 所述之 Arslan Khan 有關。此決非中西記載之偶合，而必爲同据一史實者也。

『太平興國六年 (九八一) 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斯蘭漢，遣都督麥索溫來獻。』

——宋史卷四百九十回鶻傳

『遼屬國可紀者五十有九，朝貢無常，有事則遣使徵兵，或下詔專征，不從者討之。助軍寡衆，各從其便無常額。……』

回鶻，甘州回鶻，阿薩蘭回鶻，沙州回鶻，和州回鶻。』

遼史卷三十六營衛志

按此外遼史本紀中，散見阿薩蘭回鶻者，不下十餘處，足証阿薩蘭回鶻與遼交涉之繁也。

Ibn el Athir 所述伊爾克衆汗之信伊斯蘭教及其進兵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之情形，中土記載亦可相証，愈証此史料之可信；而彼等之爲回鶻種亦間有透漏消息之處。

中國正史關於新疆之記載有西域傳一項，專記此地實事。十世紀十一世紀正當五代遼宋之時，然五代史，遼史，宋史，于此地之宗教，均無伊斯蘭教字樣。葉爾羌，喀什且不見於正傳。惟此種啞吧材料，正暗示喀什葉爾羌以被伊斯蘭教徒統治故，趣向俗習各異，故與中國不通正使也。

于闐則至石晉天福中（九六三—九四二）封李聖天爲王，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其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是證其國此時尙有摩尼教。又記其國俗事祆神，則可證其國有火祆教。乾德三年（九六五）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開寶二年（九六九）善名復至，賜號昭化大師。曰善名善法及昭化大師

均足証其爲佛教徒也。至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其國僧吉祥以國王書來言破疏勒，且獻舞象。當即 Ibn el Athir 所言一千十七年時，秦國嘗遣大軍進征突厥斯坦之役。所云秦國當即于闐。雖二役時間略有差別，然此類記載固不能求其毫無謬誤也。自此次貢獅子，直至四十年後，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斯温等以方物來貢，黑韓即可汗之訛，于闐本非突厥族，故其王名如李聖天，頗同漢語。此則曰可汗，蓋已被突厥所征服矣。且其使曰回鶻人，頗可玩味。又其王復自稱外甥，以舅稱宋，按回鶻以世尙唐公主，故西州甘州之回鶻均以甥自居。此處之可汗設非回鶻種，斷無自稱甥之理也。

此外于闐及伽師鄉土志，新疆圖識所引之譯回考均有與 Ibn el Athir 所述類似之記載，茲不復引，詳可參考拙著禹貢四卷二期之伊斯蘭教入新疆考。

金史有葱嶺西商人自言其地爲回紇部。

大定中（一一六一—一一八九）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

南招討使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都括番部，所居城名肯斯窩魯朵，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婿阿木司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退，至今相攻未已。（金世宗聞後）詔曰：「此人非隸朝廷蕃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粘韓割奴傳

按移習覽所云其居城肯斯窩魯朵，即西遼京城之虎思窩魯朵，突厥人傳說中天下之中心八兒沙衰也。其云先時契丹至之契丹，即西遼之耶律大石。大石由遼逃至西突厥斯坦，降中亞諸國，傳世者幾百年，移習覽所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是也。

虎思窩魯朵當在今之 Tokmak 附近，移習覽自謂其地爲回紇部，實爲葱嶺西有回鶻種之鐵証。

成吉思汗時，中西史家均有畏吾兒（回鶻）人傳說之記載。西史所記則謂彼等之祖普可

汗，曾遠征西突厥斯坦，建八兒沙衰城。此傳說之所述，固不能認爲信史，然言進征西突厥斯坦而建都八兒沙衰城，則必非無因。中史所記，雖無進征西突厥斯坦之明文，然其傳說之性質則十分相同，可証此傳說之普遍也。

『Tarikh Dihan Kushai』一書，敘述回鶻之故事曰：回鶻人相傳，彼等初居於阿爾渾河之畔，此河發源於喀刺和林山，窩闊台汗於其處建一城名和林即以此故。由此山發源之水約三十，有三十種族居於各該河之畔。回鶻人居於阿爾渾河溪谷中，分爲二族。後人數衆多，乃選一王，五百年後而普可汗（Bukh Khan）出。彼等謂普可汗與 Erasid 實爲一人。喀刺和林中尙有古關展穴（爲一波斯英雄名，被 Erasid 所擒，囚之穴中甚久，後爲有名之 Rustem 所釋出），阿爾渾河畔亦有城與宮殿遺址。此地古名窩魯朵城，今則通稱之爲 Mau Balik。宮殿前發現有刻有文字之石塊，吾人嘗親見之。窩闊台汗時，移動此等石塊，乃發現其下一穴中

有一刻有文字之石碑。汗令各國之人識讀其文字，但無一能識者，遂遣人至中國求 *Names* (即中國巫覡之類) 來，乃知其文爲漢字。其文如下：

在發源於喀刺和林山之 *Toungla* 河與色楞格河 (*Selंगा*) 會流處 *Kumlandju* 地方，有二樹相結，一爲 *Fistuk* 樹，似松，常青如柏，結有球形果物，一爲野柏。二樹之間忽生一丘，自天有光一道照之。此丘漸長，其上時顯奇跡。經如婦女妊娠之久，此丘忽開，中有小丘五如天幕。幕中有幼兒一，居人對之甚爲尊敬。其幼者名普哥特勤 (*Buku Tekin*)，最精幹，後回鶻人乃尊之爲可汗。普可汗之權甚強大，有三天鳥助之。三鳥通萬國之語言，受令報告各地之消息。一次普可汗夢一神女引其至 *Kit Tag* (山名) 於該地每夜會談，凡閱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之久。最後一夜臨別時，神女謂普可汗將來必能統治全世界。普可汗於是招集軍隊遣其弟兄等征蒙古，*吉爾吉斯*，*唐兀*，*契丹* 等，皆大獲戰利品與俘虜而還阿爾渾河，乃建築窩魯朵城。普可汗復夢一白衣老人與之一松

柏形之玉石一塊曰：「汝若能保持此玉，當可征服四方」。其相所夢亦同。普可汗因領軍西征至突厥斯坦，駐蹕於水草豐美之平原，於其地建八兒沙衰城，即今之 *Gurbalik*。凡十二年，全球均服。其軍直達至野如獸類及遼遠無人之地。被征服之國王皆被虜至普可汗處，汗均待之甚厚。惟印度王以貌形奇醜未蒙召見。各國王獻普可汗所責之貢賦後，均遣令回國。汗亦離八兒沙衰而歸故國。』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Uigurs*

『巴而述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居民往候之，樹乃生瘻，若懷妊狀；越九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五人。土人奇而收養之，其最稚者，曰布可汗，既壯雄武，遂能有其土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號爲玉倫的斤，事荒遠不能紀其事次。…玉倫的斤卒，災

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郡，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

——續宏簡錄卷二十九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

按元史與虞集高昌王世勳碑，所載亦與續宏簡錄大致相同，茲不俱引。

西遊記明記葱嶺西爲回紇人居地。

「西南至尋思千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居焉。……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麻城，……從師西行七日，……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至賽藍城有小塔，回紇王郊迎入館。……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於城南，獻葡萄酒，且使小兒爲綠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

首載酒郊迎。……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戶得用。方算端之未敗也，城中十餘萬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目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崗高十餘丈，算端民之新宮据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水北。……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山厚已過千萬重。……」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母輦也，……又四日達行在。……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卜十月吉。……得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瓶售之。」

——長春真人西遊記

按上所述則蔥嶺西之邪半思干(撒馬爾汗)，賽藍(賽藍，西使記明史均同，元西北地增錄作賽蘭，當在今Chimkent附近)，均回紇人居地也。

西使記亦以蔥嶺西為回鶻種。

『出關至阿里馬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惟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二十八日過塔刺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已節。』

——劉郁西使記

據上述則阿里麻城(伊犁附近)西之塔刺寺，賽藍城(均見前說明)，與別石把均回紇種也。

北使記亦同，惟所言印度回紇，當非回鶻種，似其所用回紇之含義甚廣。

『自(興定)四年(一二三〇)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寢高。前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寢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燥，歷城百餘，皆非漢名。訪其人，云有磨里奚，唐可里，紇里迄斯，乃蠻，航里，瑰古，途

馬，合魯諸番族居焉。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即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蓄異志，因徙西征，入回鶻因其地而國焉。因政荒，為回紇所滅，今其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又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懦弱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度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記。』

——烏古孫仲端北使記

元史見回鶻之處，有數指蔥嶺西之族而言者。

『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蘭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蘭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獲。秋金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見帝於回鶻國。』

——元史太祖紀

『阿刺瓦而思，回鶻人，八瓦耳氏，仕其國為千夫長。太祖征西域，駐蹕八瓦耳之地。阿刺瓦而思

委其部曲來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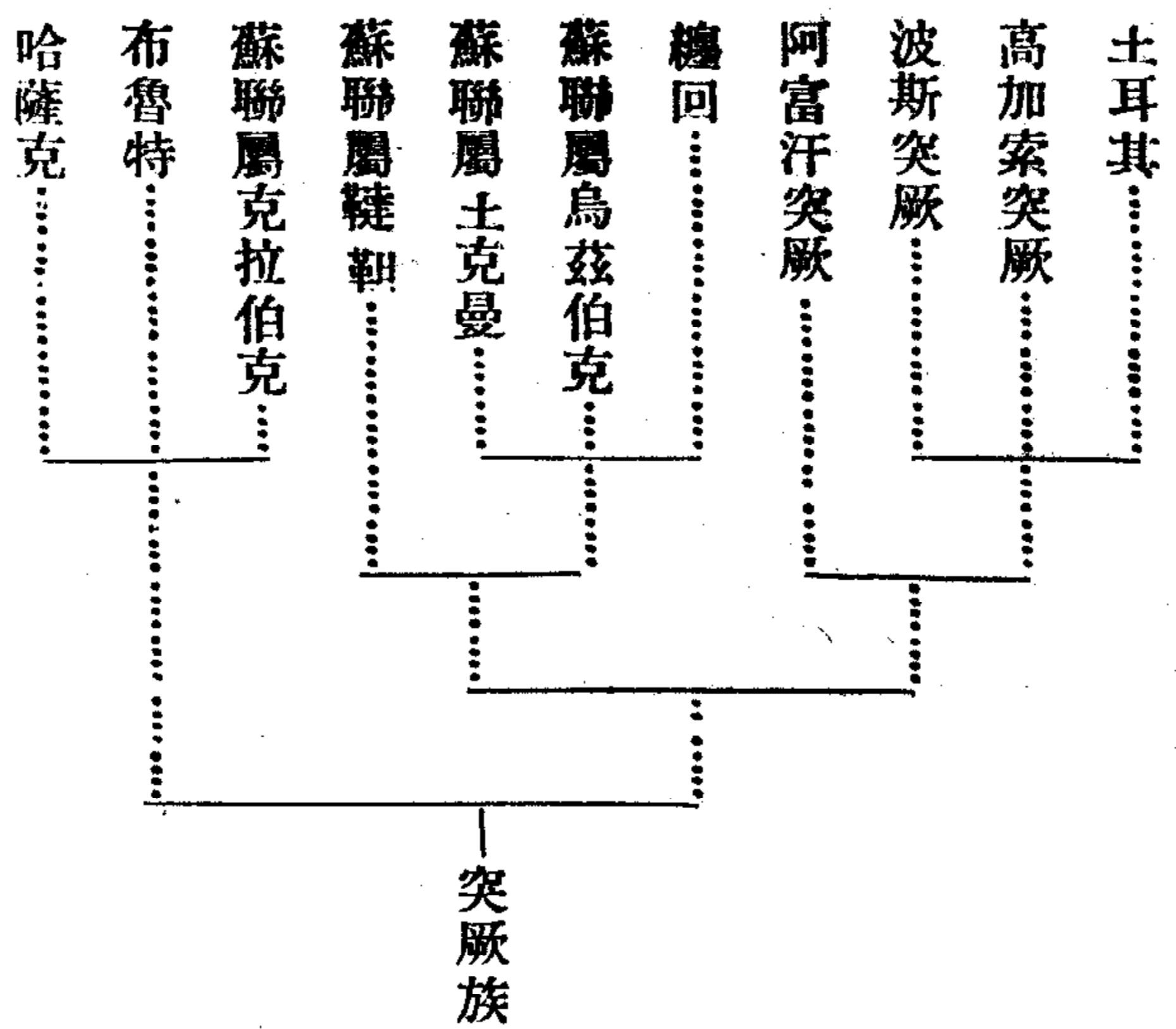
——元史列傳第十

按上文太祖紀之回鶻國在阿母河流域，惟其文不見於元秘史及烏古孫仲端北使記，不知宋氏何所本也。至列傳中之八瓦耳氏，八瓦耳地，當爲今之布哈爾對音。

錢大昕氏元史氏族表列阿刺瓦而思爲回回人八瓦耳氏，蓋彼認葱嶺西無回鶻人，故改之爲回回也。

此外，尚有見回鶻者數處，莫明其係指葱嶺西抑東之人而言，茲不贅。

今西突厥斯坦之烏茲伯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土克曼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其民族意識，語言，文字，宗教，風俗，均與新疆內之回鶻族（纏回）同，而自認爲回鶻之後；俄人則通呼斯三者爲薩爾特（Sart），均足証葱嶺西之有回鶻種也。茲附突厥族統系圖如下：



Bretschneider 與近人陳援庵先生謂元代遊記中之回鶻係伊斯蘭教徒之稱而非種族之稱，是非的論。蓋以諸作者既以回紇稱葱嶺東之非伊斯蘭教徒，則斷不能仍以之稱葱嶺西之伊斯蘭教徒也。詳見拙著維吾爾族名稱演變考。

總結上文，則葱嶺西之回鶻一問題，

已證據確鑿，足斷其自唐末即已遷入，而為該地土著。若洪鈞氏謂『回鶻之衰其播遷未越於蔥嶺金山以外』之說，及陳援庵

先生謂西遊記濫用回紇之稱，均不攻自破矣。

武昌亞新地學社

出版地圖

禹貢學會代售

河南分縣新圖	河北分縣新圖	貴州分縣新圖	雲南分縣新圖	廣西分縣新圖	廣東分縣新圖	福建分縣新圖	四川分縣新圖	湖南分縣新圖	湖北分縣新圖	江西分縣新圖	安徽分縣新圖	浙江分縣新圖	江蘇分縣新圖	中華民國分縣新圖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附西康)

甘肅省利病書	青海之山川人物	我國南北方之地理觀點	地理學研究方法論	讀史方輿紀要素引支那歷代地名要覽
幅	幅	幅	幅	幅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山東分縣新圖	山西分縣新圖	陝西分縣新圖	甘肅分縣新圖	綏遠分縣新圖	察哈爾分縣新圖	熱河分縣新圖	遼寧分縣新圖	吉林分縣新圖	黑龍江分縣新圖	新疆分縣新圖	蒙古分縣新圖	西藏分縣新圖	新中華分省射圖	新世界列國暗射圖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二角四分	一套四十六幅	一套三十六幅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方志月刊

第八卷第七八合期 第四十二年八月一日出版

天湖小遊日記	山地之雨量	勞山考查記	茅山地質調查記要	中國的土壤與其相關的人生問題	中國地理鳥瞰
徐近之	朱炳海	嚴德一	孫霖	翁文灝	張其昀

甘肅省利病書	青海之山川人物	我國南北方之地理觀點	地理學研究方法論	讀史方輿紀要素引支那歷代地名要覽
張其昀講	張其昀講	忻啓三遺著	德國烏來氏原著 忻啓三遺譯	張其昀譯

編輯者 方志學會
 出版者 南京成賢街 鐘山書局
 定價 每二月一册 每册三角 全年連郵費 一元五角

水利月刊

第九卷第五期 第四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言	固定黃河河床應以河水為標準	固定黃河河床先從改除險堤入手議	鞏固堤防策	華北之農田水利	鄱陽湖星子至湖口間深水道工程計劃	本會耕硯論文獎牌之緣起
汪胡楨	李儀祉	李儀祉	李儀祉	張利燾	李書田	李書田

出版者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
 發行所 南京梅園新村三十號中國水利工程學會出版委員會
 定價 每册二角 全年十二册連郵費二元四角

北魏鎮戍制度續考

周一良

前撰北魏鎮戍制度考（禹貢第三卷第九期），論鎮制起源，疑行臺及元遵之鎮合口乃鎮之前身。率爾言之，固未敢信其必是，既承谷君霽光於鎮戍與防府（禹貢第三卷第十二期）文中指正之矣。前文略略考見北魏鎮戍制度之規制，而於其分佈及作用猶未能得肯綮，易言之，即於此制度之靜的方面雖加敘述，而動的方面猶嫌未盡，蓋資料所限，不得不爾也。刊佈前文後，翻檢所及，又得足以補苴之者若干事。雖屬餽釘片段之資料，願以稍可補前文之未備，故輯爲續考。識小之譏，所不敢辭，倘足供言沿革地理者之所取資乎？

前文謂：『太和以前涼州與涼州鎮並立，鎮在州治，遂以州名名鎮。太和中始罷鎮，祇存涼州』，猶據魏書地形志『神麴中爲鎮，太和中復』，及城陽王鸞傳之文而云然也。今考高湖傳：『世祖時除寧西將軍涼州鎮都大將，鎮姑臧，甚有惠政』。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陝西十二涼州衛姑臧廢縣下云：『漢置縣，爲武威

郡治。晉因之，又爲涼州治。張軌呂光并都於此。後魏武威郡治林中，或曰即姑臧也。涼州乃平沮渠氏後所設，沮渠氏即都姑臧，意者既立涼州，更於州治置涼州鎮。征獲一地，即設鎮於阨塞以資威懾，固魏之常制。湖傳謂涼州鎮都大將鎮姑臧者，涼州乃北魏所定州名兼鎮名，而姑臧則沿襲舊稱也。然城陽王鸞傳又云：『高祖時，……改鎮立州，以鸞爲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姑臧鎮之稱它無所見，豈太和中罷涼州鎮，只存涼州，而於涼州州治更立姑臧鎮乎？若然，是非罷鎮存州，乃改易鎮名而已。魏書地形志武威郡領縣二：『林中，襄城』。北魏涼州是否治姑臧不可考；且既改稱林中，而仍用姑臧爲鎮名，亦不可解。

鎮設於州治，以鎮將兼刺史之例，史書屢見，前文徵引已多。其鎮將與刺史爲二人者，前文未及。如魏書東平王道符傳：『顯祖踐祚，拜長安鎮都大將』。又顯祖紀：『皇興元年正月庚子，東平王道符謀反於長安，

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真，……雍州刺史魚玄明』。又陸真傳：『以真爲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據赤谷以叛，真與雍州刺史劉邁討平之』。又于烈傳：『太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殘不法』。是皆雍州刺史與長安鎮將爲二人也。魏書酈範傳：『除……青州刺史，……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而將鎮，……當是鎮將，誤乙。北史範傳即作「孝文詔範曰，鎮將伊利……」。』

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觀州任』。是青州刺史與東陽鎮將爲二人，且知南境州鎮並立者，鎮將之地位乃在刺史下也。鎮設於州治之證茲又得如干條。魏書任城王雲傳：『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薨於州』。又源懷傳：『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齊州治歷城，見於地形志及肅宗熙平二年紀，亦即歷城鎮之所在矣。因防寇盜而設鎮者，廣阿鎮而外，又有瑕丘。魏書辛子馥傳：『天平中，……入除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南境有一州同時設二鎮者，如齊州既於州治

設歷城鎮（地形志：『齊州治歷城，劉義隆置冀州，皇興三年更名』。考之本紀，顯祖皇興元年閏正月劉瑒冀州刺史崔道固舉州內屬，三月復叛，慕容白曜攻之；二年二月道固舉城降。三年二月，遂以白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歷城鎮之常設當在皇興三年以後），而東平原郡之平原縣又設平原鎮（魏書堯暄傳：『高宗「時」……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暴事』。據水經注及元和志，明元帝太常七年置，孝文帝太和十三年罷）。魏書房士隆傳又謂東清河郡盤陽城爲盤陽鎮，然係東魏興和中事；如太和以前已有盤陽鎮，則齊州一州有三鎮矣。

州之統戍者，除前所舉外，魏書肅宗紀：『正光五年十二月魏子建招降南秦氏民，復六郡十二戍』。又元法僧傳：『稍轉……益州刺史，……上表曰：……統內城戍，悉已陷沒』。是南秦及益州亦統戍，而徐州之統戍更見於魏書廣陽王深傳及靈徵志延昌二年二月正光二年八月條。

隋書百官志：『三等諸鎮置鎮將，副將，長史，錄事參軍，倉曹中兵長流城局等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市

長，倉督等員。三等戍主副，掾，隊主副等員。雖紀北齊之制，然『後齊制官多循後魏』也。鎮有長史又見

魏書樊子鶴及堯暄傳；有司馬亦見北齊書杜弼傳，王士

良傳，楊忠傳。又有省事，戶曹史，外兵史諸職，北齊

書神武紀：『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懷朔戶曹

史孫騰，外兵史侯景……相友結』。郡太守帶戍亦見於

魏書李輔傳，劉騰傳，而騰傳云：『吏部嘗望騰意，奏其

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是郡守

帶戍且為顯職焉。魏書肅宗正光元年紀云：『十二月詔

曰：……并勅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躬自率護』。則鎮

將稱都督不始於東魏，惟東魏稱都督者尤多，見北齊書

堯雄傳附堯傑傳。魏書裴修傳：『出為張掖子都大將，

……在邊六年，關塞清靜，高祖嘉之』。今案魏書尉元傳

有子都將之稱（魏書荀頹傳：『世祖南征，以頹為前鋒都將』。冊

府元龜三八一將帥部優異七作『為子都將』，北史頹傳不載此事。蓋

本有子字，今本魏書脫之），乃偏裨之任。子之云猶言副也，

小也，如稱子都督（周書王傑傳：『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太

祖奇其才，擢拔……尋加都督』。又見李賢傳，李和傳）。然子都大

將四字不應相連，諸書言鎮將者亦從未有此稱，子當是

鎮字之誤。北史裴駿傳不附裴修傳，冊府元龜四二九將帥部守邊條亦云，『為張掖子都大將』，亦誤。

元漢元舉墓誌統萬鎮作統萬突，而周書明帝紀亦

云：『小名統萬突，……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

統萬城，因以名焉』。知統萬突乃統萬城本名。（周書高祖

字彌羅突，齊煬王諱字毗賀突，文帝十三子中，九人皆三字字，且皆云

某某突，當非全是地名，不可解也。）元保洛墓誌謂永平元年為

吐萬突鎮都大將，亦一聲之轉也。前文據魏書安定王燮

傳，知世宗以前華州州治李潤堡曾立鎮，而未悉其名。

今考之魏書閣官傳：『王遇，……馮翊李潤鎮羌也』，知

即以李潤為名。前文謂魏書劉藻傳『遷離城鎮將』為衍

文，祇有雍城鎮，即後岐州治所。今案魏書張那傳謂其

為雍城鎮將，和歸傳謂其為雍城鎮都大將，而史書從不

見離城之名。周書段永傳：『曾祖悞，仕魏黃龍鎮將』，

黃龍蓋即和龍之異稱也。

北魏鎮名之可考者，茲又得若干，曰：

洛城鎮 魏書王慧龍傳：『泰常二年……歸國。……

後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

河內鎮 魏書羅結傳：『太宗時，除……河內鎮將。』

又于栗磾傳：『轉鎮遠將軍河內鎮將。』

安定鎮 魏書世祖紀：『神䴥三年……遂取安定。……』

番巴東公延普等鎮安定。』又：『延和二年二月，

征西將軍金崖與安定鎮將延普及涇州刺史狄子玉爭

權構隙，舉兵，……詔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將

陸俟討獲之』，陸俟傳同。

濟陰鎮 魏書刁雍傳：『遷鎮濟陰。……在鎮七年，

太延四年徵還京師。』

撫寧鎮 周書史寧傳：『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

寧鎮，因家焉。』

焉耆鎮 魏書車伊洛傳：『收集遺散一千餘家歸焉耆

鎮，世祖嘉之。』

梁國鎮 魏書費于傳附萬傳：『太和初，除……梁國

鎮將。』

樂陵鎮 魏書韋珍傳：『高祖〔時〕……除……樂陵

鎮將。』

陝城鎮 魏書崔玄伯傳：『寬後襲爵武陵公鎮西將

軍，拜陝城鎮西將。〔按北史崔宏〔即玄伯〕傳記崔寬事，作

〔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此處西字當是涉上鎮西將軍而誤

衍。〕……及解鎮還京，……高祖嘉之。』

張掖鎮 魏書裴修傳：出為張掖子〔鎮字之誤，辨見前〕

都大將，……在邊六年，關塞清靜，高祖嘉之。』

無善鎮 魏書乞伏保傳：『出為無善鎮將』，北史保

傳同。今案無善之名不可考，地形志：『恒州天興

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孝昌中陷』，

有善無郡，註云：『天平二年置』，領善無沃陽二

縣。疑無善乃善無誤倒。周書比列伏龜傳謂其世父

業正光中為善無郡守。保傳又稱其還洛云云。善無

當今山西右玉縣地，適在平城之西，相距不遠，則

善無鎮蓋孝文遷洛後與平城同時所立者乎？

隴西鎮 魏書薛安都附薛辯傳：『隴西鎮將帶隴西太

守。』又世宗永平三年紀：『二月癸亥，秦州隴西

羌殺鎮將趙儁，阻兵反叛，州郡捕斬之。』

大谷鎮 周書陽雄傳：『父猛，魏正光中……擢為……

大谷鎮將』。

龍門鎮

北齊書薛循義傳：『正光末……拜循義龍門

鎮將；……循義宗人鳳賢……拜稷山鎮將。』

撫宜鎮 北齊書孫騰傳：『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齊

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逆』。

赤城鎮 魏書趙逸傳：『拜……赤城鎮將，綏和荒

服』。

團城鎮 魏書趙琰傳：『轉團城鎮副將』。

蒲城鎮 魏書劉裕傳：『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

河』。

汧城鎮 周書達美武傳：『祖春，魏懷荒鎮將；父

長，汧城鎮將』。

榆中鎮 周書王傑傳：『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

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榆中鎮將』。

昌平鎮 周書梁椿傳：『祖屈朱，魏昌平鎮將』。

北魏諸鎮建置沿革不可考者多。周書楊忠傳：『高

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知武川鎮之設甚早，可

與廣陽王深上書謂六鎮始於皇始相參證。正光孝昌間，

盛唱改鎮爲州之議，尤以北鎮爲改革者之所急，而實未

盡施行。周書閻慶傳：『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

州鎮將，因家於雲州之盛樂郡』。魏書地形志雲州下注

云：『舊置朔州，後陷，永熙中改』。所領有盛樂郡，註

云：『永熙中置』。孝昌以前於朔州置雲中鎮，閻慶傳

所謂雲州鎮將當即雲中鎮將，以鎮設於州治，遂用州名

名鎮。周書楊纂傳：『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鎮將』，

亦指雲中鎮言，惟其時猶未改爲雲州，故稱朔州鎮將

耳。周書蔡祐傳又云：『曾祖紹爲夏州鎮將』，亦謂統

萬鎮也。雲州之稱始於永熙，盛樂郡亦永熙中置，而閻

慶猶爲鎮將（慶傳非用後世地名追述舊事），則雲中鎮迄永熙

時猶未罷矣。魏書爾朱兆傳：『兆頻爲步蕃所敗，於是

……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三分六鎮之人，令王統

領』。北齊書神武紀云：『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

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遂出宣言，受委統

州鎮兵』。此孝莊帝時事，六鎮之名或已廢罷，而六鎮

之實猶存，可想見也。

魏分東西後，北方情勢一變，昔日之鎮多已改州，然亦有因襲北魏之舊者。如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六年秋七月己卯，帝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當是懷朔沃野鎮猶存，而非僅用舊名。周書趙昶傳：『大統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地鎮將』，即高宗時陸真所築者也。此外昔之鎮名多不復見於史書，而北齊北周固未嘗廢鎮戍之制。今輯錄東西魏及齊周見於史書之鎮名，而試求其遞替之故焉。

東魏鎮名之見於史書者：

新野鎮 周書獨狐信傳：『建明初，出爲荊州新野鎮將帶新野郡守』。

下灌鎮 北齊書杜弼傳：『天平四年』寶泰總戎西伐，詔弼爲秦監軍，……秦失利自殺，……左遷下灌鎮司馬』。

磨城鎮 北齊書堯雄附堯傑傳：『元象初，……出爲磨城鎮大都督』。

河橋鎮 北齊書暴顯傳：『元象二年，……從高祖與

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

陽夏鎮 魏書孝靜帝紀：『興和三年三月己酉，梁州人公孫貴賓聚衆反，自號天王，陽夏鎮將討擒之』。

楊志鎮

百家鎮 北齊書破六韓常傳：『常啓世宗曰：常自鎮

呼延鎮 北齊書破六韓常傳：『常啓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餽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

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

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又斛律金傳亦云：『武定四年』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等固

守河陽，以備西魏。……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惟謂置戍，與常

傳異。

北齊鎮名之見於史者：

肝胎鎮

〔斬城鎮〕北齊書辛術傳：「〔天保時〕，盱眙斬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

〔臨海鎮〕北齊書杜弼傳：「〔顯祖時〕徙臨海鎮，……

勅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

〔宜陽鎮〕北齊書獨孤永業傳：「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

左丞遷洛州刺史。……宜陽深在敵境，周人又於黑

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

威信」。

〔義寧鎮〕

〔烏蘇鎮〕周書達奚震傳：「建德五年，又從東伐，……

攻克義寧，烏蘇二鎮」。

〔武平鎮〕北齊書高靈山傳：「子懿，卒于武平鎮將」。

〔海西鎮〕北齊書郎基傳：「累遷海西鎮將」。

〔西魏鎮名之見於史書者有：

〔五原鎮〕

〔蒲川鎮〕周書王德傳：「大統十三年，授大都督原，

〔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

〔南由鎮〕隋書地理志扶風郡南由縣下云：「後魏置，

〔西魏改爲鎮」。

〔北周鎮名之可考者曰：

〔魯山鎮〕周書崔謙傳：「保定二年，遷安州總管隨，

應等十一州，魯山，上明，魯山三鎮諸軍事安州刺

史」。又見靜帝紀及司馬消難傳，杜杲傳。

〔甌山鎮〕見周書崔謙傳及靜帝紀，司馬消難傳。

〔上明鎮〕見周書崔謙傳及司馬消難傳。

〔長城鎮〕見太平寰宇記，謂弘州城周天和四年築，置

長城鎮，後改爲長川鎮。

〔伏夷鎮〕周書馮遷傳：「子恕，〔天和建德間〕位至

儀同三司伏夷鎮將」。

〔長寧鎮〕周書裴果傳：「子孝仁……〔建德時〕出爲

長寧鎮將，捍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

〔洪雅鎮〕見元和郡縣志，謂周武帝攘却夷獠而立。

〔浦陽鎮〕

〔應城鎮〕

〔平靖鎮〕

〔武陽鎮〕

須水鎮 俱見周書司馬消難傳，與魯山，飯山，上明俱交州總管所管。

河陽鎮 周書靜帝紀：『大象二年九月丙戌，廢河陽總管爲鎮，隸洛州』。

番和鎮 隋書地理志武威郡番和縣下云：『後魏置番和郡，後周郡廢置鎮』。

火井鎮 見太平寰宇記，謂周於臨邛縣地置火井鎮。

北魏設鎮主意在於固南北邊境；次或地屬新附，立鎮以資威懾；或勢同犬牙，則鎮所以防寇盜。故北魏鎮戍徧四境，而以北面西北面及南面諸鎮爲重。然迨齊周之世（統東西魏而言），北魏舊鎮不復見於史書，其故又安在耶？蓋北齊文宣帝築長城於北境，自西河總秦戍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雖遠在六鎮之南，與高閭所陳者異，然其『罷游防之苦』，『息無時之備』

（皆閭上表語，見魏書本傳。谷君文謂『罷游防之苦』源賀傳語，誤）

則一也。北齊書文宣帝天保八年紀：『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又趙郡王琛傳附子叡傳：『天保八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

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尉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又元景安傳：『天保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於是北面及西北面之邊防由昔日之北鎮移於沿城鎮戍，東西連接，易於呼應及防守，北方賴以寧謐。舊日諸鎮既失其重要性，宜其不再活躍於史書矣。南朝自侯景亂後不復能振，後梁又服屬於周，北強而南弱，南朝無力北侵，是以南境諸鎮亦不如昔日之爲軍事要衝焉。然齊周屢屢交兵，於是兩國之重要鎮戍乃在齊之西境與周之東境。自上文所引諸資料觀之，周齊之鎮，地望雖不甚可考，然其分佈之大概在兩國交界阨塞之地，一變北魏置重南北之形勢，固昭然可睹也。齊周設鎮之數不可知，然周書于翼傳云：『建德五年』大軍復東討，……徑到洛陽……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似較北魏時爲多。蓋北魏祇重南北兩端，齊周則各以己之四境爲邊界，雖南北諸鎮已多廢罷，其總數亦當在北魏上矣。

西漢侯國考 (續)

史念海

南陽郡

汜鄉

何武國。綏和元年封，漢亡國除。汜鄉，漢表

注擊，當爲擊之鄉聚。

博望

一，張騫國，元朔六年封，元狩二年除。

二，許舜國，元康二年封，河平四年除；元延二年復封，後入新。

漢書何武傳：「武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汜鄉

在瑯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之博望鄉

爲汜鄉侯國，增邑千戶。是武所封，名爲汜鄉，實即博

望；與光武祖春陵侯改封之情形頗相類似，因春陵本零陵

冷道鄉名，後更封南陽蔡陽之白水鄉，而仍以春陵爲名也。

然南陽自有博望侯國，宣帝以之封許舜，舜之國雖一度中

斷，元延時即復續封。何武封時，適在許氏紹封之後四年，

似相衝突。錢大昭氏因疑武傳誤載，必非黠縣之鄉名（辨疑

卷八）。而梁玉繩氏則以當張（騫）許（舜）封時，博望尙爲縣

邑。至西漢末廢不爲縣，故何武乃以鄉封。惟考之漢志，則

博望固尙未廢也；且何許二家，封時相同，豈可廢彼論此，

明梁氏之說蓋未審也。案，何武之封固在博望，許舜之封

亦同此名，名雖相同，地則非一，前者爲黠縣之鄉，後者乃

南陽之縣，彼此固不衝突也。兩漢疆域同名者甚多，西京

之汝南潁川皆有陽城，一爲侯國，一爲縣治；東都之汝南

有安陵鄉，又有安陵亭，前者尙在兩郡，後者則直隸一郡。

以此例彼，則南陽郡中有博望之縣，又有黠屬博望之鄉，當

無惑矣。

杜衍

王翥（史表作王翳）國。高祖七年封，景帝中五

年除；後元年復封，元狩五年除。

高武

傅喜國。建平元年封，後入新。高武，漢表注

杜衍，當是杜衍之鄉亭。

宜陵

一，息夫躬國，建平四年封，元壽二年除。

二，劉豐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宜陵

漢表亦注杜衍，是又杜衍之鄉亭也，

鄴

蕭何國。高帝六年封，高后元年除；二年復

封，文帝四年復除；五年又封，景帝二年除；

元狩三年第四次封，元封四年第四次除；地節

四年第五次封，永始元年第五次除；同年又第六次封，此後入新。案：南陽有鄆，而沛郡亦有之。

歷來學者對於何之封國，有主在沛者，有主在南陽者。前

說錢坫，王先謙，梁玉繩，吳卓信諸家主之，後說則趙一

清，全祖望諸家主之。在此諸家之前，言者更多：兩同

馬(彪與貞)皆以沛郡當之，鄆道元與杜佑又認南陽爲是；

其他若文穎，臣瓚之輩，尤不勝書，其紛紜之狀可以

知矣。然考其持論，率以音訓爲主，據地理而論斷者

爲數殊少。蓋沛郡之鄆，其先本以鄆爲名，而班孟堅又

適有泗水亭銘之文，遂以爲爭執之根據，主沛者更堅持之。

(班氏之文爲：「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

鄆」。以韻而言，鄆當爲鄆音。然漢之縣邑同名者實多，若因

此二縣之音偶有差異，即起紛紜；則其他名同音同者又當何

如？吾人今且置此不顧，別求之於史漢二書。考何之封國雖

時有斷續，然大抵與漢長久，侯雖數易，國名不異。地志

以元始爲準，而元始時封於鄆者，又僅蕭氏一家，他再無

人。地志南陽之鄆，注爲侯國，沛郡之鄆，等於諸縣，是蕭

氏之封，地志固已明言爲南陽，又何用他求乎？或以蕭氏初

封於沛，後又更封南陽，則可於上二說，雙方符合；然史漢

二書又無更封明文，是蓋自作聰明者之流亞也。

博山 孔光國。綏和二年封，建平二年除；元壽元

年復封，後入新。

涅陽 一，呂騰(史表作呂勝)國，高祖七年封，文帝

五年除。二，最國，元封四年封，太初元年

除。

湘成 一，敞屠洛國，元狩四年封，元鼎五年除。

二，監居翁國，元鼎六年封，五鳳四年除。

案：敞屠洛所封之湘成，漢表注陽城。陽城之縣，汝南潁川

二郡皆有之。監居翁所封之湘成，索隱以爲漢表在堵陽，惟

今本漢書奪去。錢大昭曰，「國本有之」(辨疑卷七)，明小

司馬所言非誤也。然堵陽在南陽，與陽城不同。實則漢表所

注之陽城誤也。二湘成皆爲堵陽之鄉聚，錢大昭已明辨之

矣。錢氏之言曰：「(監居翁之)湘成，即敞屠洛所封也。彼

注陽城，此注堵陽，或堵陽舊有陽城之名，故王莽改堵陽曰

陽城也」(同上)。其言是也。堵陽在秦時本名陽城，具見漢

書曹參傳注，莽時所改不過又復故耳。

山都 王恬啟(史表作恬開)國。高后四年封，元封元

年除。

新甫 王嘉國。建平三年封，元壽元年除；元始四年復封，後入新。新甫，漢表亦注新野，當同爲新野鄉聚。

筑陽 蕭延國。高后二年封，文帝元年除。

宜禾 劉得國。元壽二年封，漢亡國除。案：地志，

南陽筑陽，莽曰宜禾，得所封當在此地。

涉都 喜（史表作嘉）國。元封元年封，太初二年除。

涉都乃筑陽之鄉聚，見水經沔水注。

棘陽 杜得臣國。高祖七年封，元朔五年除。

平陵 一，蘇建國，元朔二年封，元鼎六年除。

二，范明友國，元鳳四年封，地節四年除。平

陵，漢表注武當，蓋鄉聚名。

親陽 月氏國。元朔二年封，五年除。親陽，漢表注

舞陽。王念孫曰：「舞陽之陽當作陰。地志水經並言瀾水出

南陽舞陰，此侯封在瀾水之北，舞水之南，故曰瀾陽，而其

地則分自舞陰也。舞陰與瀾水皆在舞水南，舞陽在舞水北，

則瀾陽之不屬舞陽，審矣」（見讀書雜誌四之三）。

下邳 左將黃同國。元封元年封，三年除。下邳，史

表作下邳，漢表誤也，水經注可証。湍水注：「湍水」南逕

南陽縣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邳析也。漢武帝元朔元年（當爲元封）封左將黃同爲侯國。

安衆 劉丹國。元朔四年封，居攝元年除。

冠軍 霍去病國。元朔六年封，元封元年除。

冠陽 霍雲國。地節三年封，四年除。稽少孫補史記

仍稱冠軍侯，然漢書侯表及霍光傳皆作冠陽，今從之。

若陽 猛國。元朔二年封，五年除。若陽，表注平氏。

義陽 一，衛山國，元狩四年封，太始四年除。

二，傅介子國，元鳳四年封，元康元年除；元

始四年又封，後入新。三，厲溫敦國，五鳳三

年封，甘露二年除。右若陽義陽二國，漢表皆注平

氏，當是平氏鄉聚。

輝渠 一，僕朋國（史表作僕多），元狩二年封，征

和三年除。二，應疋國（史表作扁營），元狩三

年封，元鼎三年除。輝渠二侯，國名相同，而又同注

營陽，然是否一地，殊屬疑問。索隱引章昭說，以僕多所封

者爲輝渠，扁營（即應疋）所封者爲輝渠；繼又引孔文祥說，

謂是元狩中所封，則一邑分封二人也。其意蓋以後說爲是。

周壽昌氏則謂乃一地而析戶封之也，其說略與孔氏同。梁玉

繩氏因廣雅引風俗通稱渾梁侯僕多，以封僕多者是渾梁，封

蕭嘗(即應元)者為渾梁，渾近於渾，環形似梁，故傳稱

耳(志疑卷十三)。其說為得。

春陵 劉買國。元朔五年封，東京時猶存。後書宗室

四王傳，買封零陵之春陵鄉，孫仁乃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

春陵為國名。是春陵之名，省於彼而存於此矣。

新都 王莽國。永始元年封，後篡位稱帝。

紅陽 王立國。河平二年封，後入新。

樂成 一，丁禮國，高祖六年封，元鼎五年除。

二，衛毋擇國，高后四年封，建元六年除。

三，許延壽國，元康二年封，鴻嘉三年除；

元延二年復封，後入新。

復陽 劉延年國。元康元年封，漢亡國除。

路陵 劉童(史表作童)國。元朔四年封，元狩二年除。

路陵，史表作洛陵，錢大昭疑為長沙昭陵之譌(辨疑卷四)，

蓋拘於王子分封必近本國之例也。然下述之劉喜，不亦遠離

本國乎？

葉 劉喜(史表作嘉)國。元朔四年封，元鼎五年除。

安道 一，劉恢國，元朔五年封，元鼎五年除。

(安道，史表作安道。)二，揭陽定國，元鼎六年封，征和四年除。

特轅 樂國。元朔元年封，元鼎元年除。特轅，史表

作持裝。索隱謂漢表裝作轅，與今本異。

隨桃 趙光國。元鼎六年封，本始元年除；元始五

年復封，再除無考。隨桃，漢表失注。索隱云，漢表

在南陽。

南鄉 陳崇國。元始五年封，表不注除國之年，或

入新。南鄉，漢表失注。續志南陽有南鄉縣，或是東京因

陳崇故國置。

襄鄉 劉福國。綏和元年封，漢亡國除。襄鄉，漢表

失注，地志亦無。水經沔水注：(灋)水出于襄鄉縣東北陽

中山，西逕襄鄉縣之故城北。案郡國志，是南陽之屬縣

也。劉福國除，在西漢亡時；東京建始，當因其故國復置

諸縣。

南郡

郎 黃極忠國。高祖十二年封，元鼎元年除。

當陽 劉益國。元始二年封，初始元年除。

高城 劉梁國。元康元年封，漢亡國除。漢表有二

高城侯，一在昭帝始元六年封，一則爲元康時封，皆長沙順王子也。周壽昌曰：「以年事考之，……從元康元年封爲是」(漢書注校補卷七)。其地在南郡，地志已明載之矣。全祖望曰：「地志屬南郡，予以爲是渤海之高成也」(稽疑卷五)。全氏素主王子封地應鄰本國，今乃舍南郡而取渤海，殊自歧矣。

江夏郡

軟 黎朱蒼(史表作利倉)國。惠帝二年封，元封元年除。

安陸 劉平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

鍾武 劉度國。元康元年封，一度中絕；元延二年復封，漢亡國除。錢大昕曰：「志有兩鍾武縣：一屬零陵，一屬江夏。江夏鍾武爲侯國，蓋後來徙封，如春陵本在冷道，後移於南陽也」(考異卷二)。

杏山 一，劉成國，元光六年封，元鼎五年除。

二，劉遵國，元始五年封，初始元年除。錢坫曰：「後書岑彭傳：『許都起杏。』注：南陽復陽縣有杏聚。」

郡國志同。寰宇記：「光州仙居縣有杏山」。仙居於漢爲獻縣，屬江夏(漢書辨疑卷四引站說)。

廬江郡

巢 陳最國。景帝中六年封，後元年除。案：廬江有居巢，無巢縣。王先謙，錢大昭，全祖望諸家皆以巢即居巢，今從之。

松茲 一，徐厲國，高后四年封，建元六年除。

二，劉霸國，始元五年封，漢亡國除。案：徐厲封國，漢表作祝茲。今依史表及錢大昕說改。

九江郡

當塗 魏不害國。征和二年封，居攝二年更爲翼漢侯，後入新。

東城 一，劉良國，文帝八年封，十五年除。二，

劉遺國，元朔二年封，元鼎元年除。三，居股(史表作居服)國，元封元年封，征和三年除。

博鄉 劉交國。竟寧元年封，漢亡國除。

曲陽 王根國。河平二年封，後入新。

阜陵 劉安國。文帝八年封，十六年除。

卑梁 一，劉嬰國，元朔三年封，元封四年除。

二，劉都國，建始二年封，初始元年除。劉嬰之國，史表及官本漢表皆作卑梁，或本又作卑梁，王先謙

曰：「作卑是也」。漢表注魏，疑非。史記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正義：「卑梁邑，近鍾離也」。鍾離於漢為九江郡縣，則卑梁之地或在郡內。

山陽郡

成武 孫建國。元始五年封，入新。

漢陽 呂祿國。高后元年封，八年除。王念孫曰：「

漢陽當作胡陵。史表作胡陵。地理志胡陵屬山陽，若漢陽則屬犍為郡。犍為自武帝始開，則呂祿斷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陽陵皆字之誤」(雜志四之三)。錢大昭疑為漢中襄中之漢陽鄉，其說不若王說理長。

楊鄉 朱博國。建平二年封，元始三年除。楊鄉，

博傳作陽鄉；漢表注湖陵，當為湖陵之鄉聚。

湖鄉 劉開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湖鄉，漢

表失注。全祖望曰：「當屬山陽之湖陵」。

郁根 劉驕國。元朔三年封，元鼎五年除。(郁根，

史表作郁根。案：郁根是也，吳熊封泥印編有「郁根鄉印」可

證。沈欽韓曰：「郁根即郁郎也」(疏證卷三)。春秋隱公元年

夏，費伯帥師城郎。杜注曰：「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

有郎郎亭」。案：方與縣於漢屬山陽郡，山陽與魯相去不遠，

或是。

陳 陳錯國。高祖八年封，元鼎五年除。(案，史表

同漢表。案陳謂屬山陽，然地志有陳無陳，水經泗水注亦作陳，當依說班志是正。

東茅 劉到(史表作劉)國。高祖六年封，文帝十六年

除。左傳僖二十四年，凡蔣那茅昨，周公之胤也。杜注高平

昌邑縣西有茅鄉。江水曰：「蒙，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

里有昌邑城，其西有茅鄉，古國也」(春秋地理考實卷二)。

郡國志山陽高平有茅鄉城，與杜江二說合。高平即西京之蒙

也。沈欽韓曰：「所以謂之東茅者，以解州平陸縣西南亦有

茅城，古茅戎之邑，而別之也」(疏證卷三)。

爰氏 便樂成國。本始元年封，地節二年除；元始

五年復封，入新。

城都 一，金安上國，地節四年封，五鳳四年除；

元始元年復封，後入新。安上之國，漢表作郿成，

失注。錢坫曰：「霍光傳及補史記並作郿成。案隱云：「志

屬潁川」。考潁川無此縣。地理志山陽郡有城都侯國，應即

此也。水經注作郿都，云：「春秋：隱公元年郿侵衛。京相

璠曰：東郿廩丘縣南三十里有郿故城。褚先生曰：漢封陰

安上爲侯國」。(案：文見瓠子河注，是水經注亦以安上

封者作城都矣。古城成郟三字同。說見漢書辨疑卷七引，新

爵注與此稍異。)趙一清曰：「金日磾封侯，程屬濟陰。安

上之封必與日磾附近，山陽濟陰又地界接連也。」(水經注釋

卷二十四)。是公認都成即城都矣。二，王商國，河

平二年封，綏和二年除；建平元年復封，入

新。

黃 劉順國。建昭元年封，元壽二年除。黃，漢表注

濟陰；王先謙曰：「蓋封時所隸，後改屬山陽耳」。

爰戚 一，劉當國，不得封年，後元三年除。二，

趙長年國(補少孫補史表作趙成)，地節二年封，

建武時猶存。

邛成 王奉先國。元康二年封，建平二年除；元始

元年復封，入新。案：邛成，漢表注濟陰。地志濟陰無

邛成，而山陽別有郟成。段玉裁曰：「宋祁云：『郟當作邛，

外戚侯表，邛成屬濟陰，與山陽相距不遠」。案：玉篇邛字下

曰，「山陽邛成縣」，此即邛成之確証也。……前漢時容有改

屬，故志表不符耳。志云侯國，即表之邛成共侯王奉先也。

邛成之誤卽成者，以莽曰告成之故也。郡國志成武有郟成，

與此無涉」(說文解字注卷六)。又案，水經泗水注：「黃溝又

東逕邛成縣故城南，地理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曰郟成

矣」。二說可證邛成即山陽之郟成矣。

中鄉 劉延年國。建昭元年封，初始元年除。

平樂 劉遷國。建昭元年封，漢亡國除。

鄭 劉罷軍國。建昭元年封，漢亡國除。

褒城 孔均國。元始元年封，除時無考。褒成，漢表

注瑕丘，當爲鄉聚而屬瑕丘者。

菑鄉 劉就國。建昭元年封，漢亡國除。菑鄉，表誤

注濟南。

栗鄉 劉護國。鴻嘉元年封，漢亡國除。

曲鄉 劉鳳國。永始三年封，漢亡國除。

西陽 劉竝國。元延二年封，漢亡國除。

金鄉 劉不害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金鄉，

漢表失注。水經濟水注：「郡國志曰：『山陽有金鄉縣』，蒲

水經其故城南」。王先謙曰：「金鄉縣蓋緣(金鄉)侯國復

設」，其說是也。

重鄉 劉少栢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重鄉，

漢表失注。水經濟水注：「荷水東逕重鄉城南，左傳所謂臧

〔文〕仲宿于重館者也。沈欽韓曰：「重館城在兗州府魚臺縣西北十一里」(見漢書疏證卷三)。以地望按之，則漢之重館當屬山陽郡也。

濟陰郡

宛胸 劉執國。景帝元年封，三年除。宛胸，地志作

宛胸，實為一地。水經濟水注可證。

煮棗 革朱國。高祖十二年封，惠帝七年除；文帝

二年復封，景帝中四年除。煮棗，漢表失注。水經

濟水注：「(濟水)東北逕煮棗城南。郡國志曰：「宛胸縣有

煮棗城」，即此也。漢……封革朱為侯國」。

乘氏 劉買國。景帝中五年封，六年除。

穰 一，商它意國，征和二年封，後元二年除。

二，金日磾國，始元二年封，永光元年除；元

始四年復封，入新。

參 劉則國。不得封除之年。參，漢表注東海，

然東海無此縣，疑誤。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觀亭，則劉則之

封當在此地。

沛郡

龍 膠廣德國。元鼎五年封，六年除。龍，史表作龍

亢。索隱引蕭該說：「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王

念孫曰：「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龍侯者，傳寫脫亢

字耳。南粵傳作藥侯者，龍亢二字合譌為一字，而「亢」又譌

為「木」耳。藥乃房屋之疏，非古字。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強

為之說；而蕭該遂以有亢者為非。……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為

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表之譌脫而謂龍下無亢字

也」(雜志四之三)。是龍為龍亢之誤明矣。龍亢，志屬沛郡。

方陽 孫龍國。建平四年封，元壽二年除。方陽，漢

表注龍亢，當為龍亢之鄉亭。

穀陽 馮谿國。高祖十二年封，除時無考。穀陽，史

表作穀陵。

汝昌 傅商國。建平四年封，元壽二年除。汝昌，

漢表注陽穀，地志無陽穀縣。錢大昭以郡國志東平國須昌之

陽穀城釋之(辨疑卷八)。然侯國無注鄉名之例，錢說恐非。

王先謙疑為穀陽誤倒，其說近理。穀陽，沛郡縣也。

廣戚 一，劉將(史表作擇)國，元朔元年封，元鼎五

年除。二，劉勳國，河平三年封，居攝二年侯

嬰為孺子。

鄆 周應國。景帝中元年封，元鼎三年除。

富民 車千秋國。征和四年封，本始三年除。富民，

漢表注斬，蓋斬之鄉亭也。

公丘 劉順國。元朔三年封，漢亡國除。

邳離 路博德國。元狩四年封，太初元年除。邳離，

表注屬朱虛。史表及本傳皆作符離，而索隱又云志屬沛縣，

或邳乃符之譌。

瑕丘 劉政(史表作貞)國。元朔三年封，除時無考。

案：瑕丘應作敬丘，請以水經注為證。唯水注不云乎：「唯

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漢……封

劉政為侯國」。知瑕乃敬之譌也。

夏丘 劉遇國。元朔三年由千章侯更封，尋除。

孔鄉 傅晏國。綏和二年封，元壽二年除。孔鄉，

漢表注夏丘，當為夏丘之鄉亭。

浚 一，呂產國，高后元年封，六年除。二，劉周

舍國，征和元年封，除時無考。呂產所封之國，

漢表作浚，史表作郊，今考齊魯封泥集存載有「郊侯邑丞」

封泥，知當以郊為正。

沛 劉濞國。高祖十一年封，次年除。

芒 彭越國。高祖六年封，惠帝元年除。

建成 一，呂釋之國，高祖六年封，高后二年除。

二，黃霸國，五鳳三年封，後入新。

城父 尹恢國。高祖六年封，高后三年除。城父，

史表誤為故城。

建平 一，周開方國，惠帝四年封，文帝後元年除。

案：周開方之封建平，漢表失載，而史表載之。二，程

嘉國，景帝四年封，元光四年除。三，杜延年

國，元鳳元年封，入新。

栗 劉樂國。征和元年封，除時無考。

扶陽 韋賢國。本始二年封，甘露元年除；永光二

年再封，後入新。扶陽，漢表注蕭，然扶陽及蕭並沛

郡縣，或扶陽原蕭之鄉聚，後乃分出為縣。

高 劉舜國。建昭元年封，漢亡國除。

高柴 劉發國。建昭元年封，漢亡國除。

漂陽 劉欽國。建昭元年封，漢亡國除。案：漂陽，

漢表作漂陽，下注沛。漂陽沛郡縣，而漂陽則屬丹陽。以梁

國度之（欽乃梁敬王子），則應以漂陽為是。王氏補註既於侯

表中斥師古音漂為栗之譌，然於沛郡之漂陽及丹陽之漂陽皆

注為劉欽封國，殊不可解。

平阿 王譚國。河平二年封，後入新。

東鄉 劉方國。建昭元年封，漢亡國除。

臨都 劉未央國。建昭元年封，漢亡國除。

義成 甘延壽國。竟寧元年封，居攝二年更爲誅郅

侯。

祁鄉 劉賢國。永始二年封，漢亡國除。

休 劉富國。景帝元年封，三年國除。

紅 劉富國。景帝三年封，元朔五年除。案：休，紅

二地，地志不載。春秋：「昭公八年，秋，蒐於紅。」杜預

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水經漢水注：「即地理志之頃縣

也。景帝三年封楚元王子富爲侯國。」顧祖禹，梁玉繩諸

家雖不滿酈氏之釋頃即紅亭；然頃即紅，亦即劉富之封國，

固無疑也。富本先封於休，紅侯實由休侯更封。錢大昭以：

「休紅二地，故云更封」(辨疑卷四)，其說是也。梁玉繩以：

「富之易國，非增食邑，而紅與休亦非一地，不可相合」(志

疑卷十二)，其說亦是也。二地後爲富五世孫歆封國，合爲一

處，即以紅休爲名，是紅休雖非一地，其壤土自必相接也明

矣。

紅休 劉歆國。元始五年封，後入新。

浮丘 劉不害(史表作不齊)國。元光六年封，元鼎五年

國除。梁玉繩云：「(浮丘)蓋即水經注所云淮水東逕浮山

者也」(志疑卷十四)。

釐鄉 一，劉固國，建昭元年封，鴻嘉四年除。二

劉褒國，元始元年封，初始元年除。

滕 呂更始國。高后四年封，八年除。案：志無滕之

名，僅公丘之下注曰「故滕國」，故前代學人即以此爲更始

封地，而梁玉繩說尤精，其言曰：「秦始置滕縣，漢初猶未

改，故高祖之爵夏侯嬰，高后之封呂更始，皆稱爲滕；至武

帝之封魯共王子劉順，乃稱公丘。竊疑更名在武帝時，孟堅

作志失書爾」(志疑卷十二)。

殷紹嘉 孔何齊國。綏和元年封；同年進爲公，元

始四年(表作二年)更爲宋公。水經潁水注：「(細水)又

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即所謂鄆邱者也。漢成帝綏和元年

詔封殷後于沛，以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章帝建

初四年徙邑於此，故號新鄆爲宋公國也」。是何齊之封固

在沛郡也。其移于新鄆者，乃東京時事也。王先謙以封於新

鄆，屬諸汝南，恐誤矣。

(未完)

唐宋兩代的「道」和「路」

于鶴年

宋代的制度有許多地方是沿唐代之舊而加以變化的。宋代的兩種路都起於唐代。以轉運司而分的路可上溯至唐代的十道；以經略安撫司而分的路可上溯至唐藩鎮。這兩種制度本來是各成系統，不過因為名稱的類似，人事的便利，遂致有些混淆的地方。

貞觀元年所設的十道和開元二十一年所改設之十五道都是一種監察區。道的長官（先名巡察使，改名按察使，又改按察採訪使，又改按察使，又改採訪處置使，最後改觀察處置使）先由中央派遣，後即由道所治之州刺史領之。

藩鎮初置都在邊陲，內地沒有，雖然亦以道稱，但是與前所謂道不是一事。如河北道採訪使治魏州，范陽節度使則治幽州，轄境亦只偏於北部。又如河東道採訪使治蒲州，節度使則治太原。惟隴右嶺南二道採訪使和節度使均同治鄜州和廣州，是為例外。

自從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兼河北採訪使，二種道纔開始混合起來。以後黃河南北用兵地方都被軍閥分據，大者十幾州，小者一二州，各成為道，亦稱為鎮。其長

官或為節度使，或為都團練使，或為都防禦使，同時兼所轄各州之觀察處置使。江淮川劍一帶亦同此趨勢。所以至德以後，二種道演變成為一種。不過其分配極不均，亦不固定，隨時有置廢增減。

黃巢亂後，藩鎮間起了分化作用，出來若干大藩鎮，各統轄若干小藩鎮。除了最強者佔據中原，稱了皇帝（梁，唐，晉，漢，周）不算外，其次強者都建國稱王，再次者稱王而不建國，仍帶節度觀察等使的官銜，再次者則依附於前三者之下。這就是五代十國的情形。

十道之稱，文字上或許有之，實際上則毫無此事。宋代減削軍人之權，將各藩鎮所轄的支郡改為直隸中央，又略依唐代十五道之意分路置轉運使（宋初的道可置之不論），監督所屬各州。舊有的藩鎮制度僅存節度使之名，實在算是消滅了。不過雖然消滅，而軍事防區仍有設置的必要，乃有經略安撫使之設，所領地方亦稱為路。置經略安撫使的地方大部分就是以前節度使等所治的地方。例如河北四路，大名路治魏州，即天雄軍所

在；真定府路治鎮州；即成德軍所在；定州路治定州，即義武軍所在；惟高陽關路是例外。

唐代分道和宋代分路的經過大略如此。

民方東與題問疆邊究研門專
刊鉅一唯之題問族

新亞細亞

第十卷第三期出版了

〈目要期本〉

- 插圖四幅
- 新疆之語言文字.....王日蔚
- 聯絡新疆與內地之汽車運輸計劃.....巴夫羅夫士基
- 蒙政末議.....邢事國
- 唐代西域州縣考.....寇田
- 東北大豆國際貿易的衰落.....張佐華
- 西伯利亞之運輸與交通.....朱元松
- 中央亞細亞的商隊及其宿驛.....一人譯
- 南洋及東南洋地理誌(續).....陳壽彭
- 俄國東方移民史.....黃若愚譯
- 祀孔考略.....吳心恆

- 孝園文稿.....戴季陶
- 洮岷一月行.....王應榆
- 西康噴崖雪山調查記(續).....魏大今
- 一月間邊疆東方大事記.....古振鳴
- 會務概要.....樹華輯
- 新亞細亞學會

總發行所 南京江蘇路十一號本月刊社

定價 每月一册 零售二角半
全年十二册 預定三元

△歡迎直接定閱郵票作實洋計▽

新蒙古

第四卷第四期

- 對於北平蒙藏學校之企望.....姚敬齋
- 邊事三則.....邵冠卿
- 修築內蒙鐵路以利交通.....木冠卿
- 推進蒙旗教育之我見.....洪秋鐸
- 蘇俄爲什麼建築赤庫鐵路?.....洪秋鐸
- 「國」境及外蒙.....吳永儋
- 布利亞特蒙古共和國之漁業.....吳永儋
- 蒙古人的生活特質.....沈昌煥
- 義亞軍事概觀.....沈昌煥
- 從歸綏到百靈廟.....沈昌煥
- 一個學生(小說).....沈昌煥
- 詠蜘蛛(詩).....沈昌煥
- 蒙古青年園地.....沈昌煥
- 一、談談畜牧.....沈昌煥
- 二、秋節歸寧.....沈昌煥
- 一月來蒙事輯要.....沈昌煥

編輯兼發行者 北平新蒙古月刊社

社址 北平海壇寺西大街前當鋪胡同二號

總代售處 北平和平門外民友書局

定價 每份大洋一角五分半年六期訂

閱八角郵費本埠三分外埠六分
全年十二期訂閱一元五角郵費
本埠六分外埠一角二分五分以
下郵票代洋十足使用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說驩兜所放之崇山

童書業

尚書堯典云：『放驩兜于崇山』。此崇山之所在地，自漢迄清解釋頗紛紜。

大戴禮記五帝德曰：『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史記五帝本紀引此文。是崇山之地在南方也。

馬融曰：『崇山，南裔也』（史記集解引）。淮南子脩務訓：『放驩兜於崇山』，注：『崇山，南極之山』。

書僞孔傳並云：『崇山，南裔』。莊子在宥：『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釋文：『崇山，南裔也』。是唐以前解釋崇山者多祇謂其在南方，而不能確指其處也。

書正義云：『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是所以知崇山在南裔者，亦祇以幽州，三危，羽山三地方推而知之耳。正義又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彼一面既自云不知崇山之處，一面又云蓋在衡嶺之南，蓋從南裔中推出較確定之地點矣。

太平御覽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此真所謂詳盡一

聲，崇山從此有確實之地點矣。盛氏，劉宋時人，其所作荊州記蓋多得之耳目所見聞（通典云：『盛宏之荊州記之類皆自述鄉國……』）；其當時所謂澧陽縣有一崇山之地與？

然此崇山不見古籍，或如江西之崇義縣亦有崇山，本名旗山，明王守仁改曰獨秀峯，後又改今名也（見縣志）。通典云：『澧陽縣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從盛說也。

唐沈佺期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序云：『案九真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其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又云：『杉谷古崇岑』。通志云：『以此驗之，崇山乃在交廣之間爲是』。案隋唐於安南北部置驩州，沈佺期又有從驩州解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詩，其末句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蓋隋唐時交廣之間又有崇山之地名，故於其處置所謂驩州也（驩州之名又從威羅一權一來）。清一統志從通志說，以爲尚書疏謂崇山在衡嶺南，又有唐沈佺期詩爲證，尚書之崇山當在交廣之間。此復以尚書疏之虛說徵成沈佺期之實記矣。

通志又云：『驩兜崇山，今以為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朱子云：『崇山或云在澧州慈利縣』。是又謂崇山在慈利縣。書蔡傳云：『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蓋渾淪其詞，以折衷於諸說也。（澧陽慈利皆澧州領。其實上所謂澧陽慈利蓋一地也。）

至清蔣廷錫作尚書地理今釋，乃云：『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蓋衍蔡傳之說，而細定崇山在當時之地點也。

查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岳州府部彙考建置沿革考慈利縣下云：『唐虞本崇山地，放驩兜于崇山，即此。』

南北朝置北衡州，隋更為崇州（讀史方輿紀要云：『隋置崇州，蓋以山名』），置崇義縣，又更慈利。疆域考形勝慈利縣下云：『天門峙其左，崇山拱其右』（案嵩山亦有天門）。

永定衛下云：『前倚天門』，大庸所下云：『擁蔽崇山』。山川考大庸所下云：『崇山在所城東，山勢巖

樂，與天門相連。（案天門山即古嵩梁山，嵩崇字古通，此或崇山一名所由來與？水經注澧水有嵩梁山，無崇山。）……最上巨壘云驩

兜墓，人不易見，見多不祥。又古蹟考澧州下云：『繫馬樹在州南四十里，相傳隋建驩兜廟，石室左立石

野人三，謂繫馬樹』（案嵩山亦有繫馬峯）。蓋崇山之正統解釋在澧州慈利縣一帶，故此等處有所謂驩兜墓驩兜廟之古蹟也。

尚書崇山之真正地望，今已不可明。觀漢書王莽傳云：『迺流棊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案上云「放」，下不云「崇」而云「三危」，可異！）殛隆于羽山』；四罪地名已見其三，獨無崇山，可見當時已不知崇山之實在地，故有罪者無從放之也。

疑驩兜傳說中之崇山本係河南之嵩山，後以此名被取與幽州三危羽山相配，遂逸在南裔，致後人迷其地點。嵩高古稱崇高（古籍中證據甚多）。國語周語云：『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山海經大荒南經云：『緜婁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緜，夏祖，炎融當即國語之融（即祝融）。驩兜為炎融所出，故亦有放于崇山之傳說也。

觀自漢迄清對於驩兜所放崇山一地之解釋，乃無可信據（司馬相如大人賦云：『吾欲往平南嶺，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于九疑』。此崇山若指為即驩兜所放之崇山，則與不得已，澧陽縣說為近之）；且世愈後而其說彌詳，即此亦足規傳說演變之實例矣。

變之實例矣。

中國地方志考 (二續)

張國淦

江蘇省三

舊鎮江府

志目

南徐州記二卷 宋山謙之纂 隋書經籍志二，舊唐書經籍志上，唐

書藝文志二 佚 金谿王氏漢唐遺書鈔輯本

京口記二卷 宋劉損纂 隋書經籍志二，舊唐書經籍志上，唐書

文志二 佚

潤州圖注二十卷 唐孫處玄纂 唐書藝文志二 佚

□□圖經 太平寰宇記八十九江南東道引 佚

□□舊圖經 輿地紀勝七鎮江府引 佚

潤州圖經 宋大中祥符□年 輿地紀勝七鎮江府引 佚

鎮江志十卷 乾道□年 教授熊克纂 宋史藝文志二 佚

鎮江志二十二卷卷首一卷 嘉定六年 知鎮江府史彌堅修教授盧

憲纂 儀徵阮氏文選樓焦山書藏抄本，丹徒包氏道光校刊本，丹

徒陳氏宣統重刊本

嘉定鎮江志續□卷 嘉定十六年知鎮江府趙善湘修教授何澆纂

佚 嘉定鎮江志附錄輯十二條

咸淳鎮江志□卷 咸淳元年 知鎮江府陳均趙汝樸等修西廳通判方

逢辰永嘉黃國用纂 佚 嘉定鎮江志附錄輯六十條

至順鎮江志二十一卷卷首一卷 元至順□年 丹徒俞希魯纂

儀徵阮氏文選樓焦山書藏抄本，丹徒包氏道光校刊本，國學圖書

館景抄本，金陵圖書館燕京圖書館傳抄本

鎮江府志□卷 明永樂三年 知府羅觀修丹徒丁禮纂 佚 嘉定鎮

江志附錄輯二十二條

鎮江府志□卷 成化□年 知府熊佑修丹徒丁元吉纂 未見

鎮江府志三十二卷 正德八年 知府林魁修推官史魯黎龍纂 未見

鎮江府志三十六卷 萬曆二十五年 知府王應麟修金壇王樵纂 北

平圖書館萬曆刊本

鎮江府志五十四卷 康熙十四年 知府高得劉鼎修丹徒張九徵等

纂 北平圖書館康熙刊本闕卷十五，四十六，日本內閣文庫

鎮江府志五十五卷 康熙二十四年 知府高龍光修 見乾隆府志刊

本

鎮江府志五十五卷 雍正四年 丹徒知縣馮詠纂 見乾隆府志刊本

鎮江府志五十五卷卷首一卷 乾隆十五年 知府朱霖修 金陵圖

書館北平圖書館宜興任氏乾隆刊本

叙論

右鎮江府志。鎮江：自後漢分會稽置吳郡，領丹徒曲阿二縣；建安十四年，孫權自吳徙丹徒，號曰京城，亦曰京口，後遷建業，於此置京口鎮；晉屬毗陵郡，渡江後於京口僑置徐州兗州；宋元嘉中以南徐州治京口，以南兗州治廣陵；隋開皇中改置潤州，唐因之；宋政和元年陞潤州爲鎮江府；元爲鎮江路；明清爲鎮江府。故鎮江志隋以前曰南徐州，其沿舊稱者曰京口，唐曰潤州，宋未改府以前亦曰潤州，以後曰鎮江府，元曰鎮江路，明清曰鎮江府。

今可考者，宋有山謙之南徐州記二卷，南徐州兼有舊鎮江府，舊常州府，舊江寧府，又浙江舊寧波府地，其治在京口，故屬之鎮江府焉(國史經籍志有南徐州記三卷)。又有劉損京口記二卷，劉損世居京口，故有是作；損亦作損之，其作損者誤也。此二記，隋兩唐志俱著錄，太平寰宇記引之，並見輿地紀勝，是宋嘉定時尙有是書(萬歷鎮江府志引劉損京口記，當是轉錄)。

圖經，則唐有孫處玄潤州圖注二十卷，見新唐書藝文志，輿地紀勝作孫處元潤州圖經。又圖經，太平寰宇記引之；又舊圖經，又祥符圖經(當是李宗諤纂，此時尙曰潤州，未知是否名潤州圖經，並詳江寧府志)，輿地紀勝引之。此所引書皆在北宋以前。

南宋以後凡四修，乾道口年，教授熊克纂鎮江志十卷(通稱乾道鎮江志)，見宋史藝文志(以上今佚)。嘉定六年，知鎮江府史彌堅延教授盧憲纂鎮江志三十卷，今存者二十二卷(通稱嘉定鎮江志)，其爲類凡二十四：曰郡縣表，曰地理，曰風俗，曰攻守形勢，曰田土，曰賦稅，曰地理(山川)，曰宮室(祠廟)，曰僧寺，曰道院，曰學校，曰兵防，曰古蹟，曰宮室(樓臺亭堂)，曰公廨，曰刺守，曰參佐，曰將佐，曰宰貳，曰寓治，曰人物，曰總目(釋道)，曰祥異，曰雜錄(是志與至順志係從永樂大典錄出，此目錄非盡原本)。據阮元刊本序，是志於六朝僑寄郡縣，縷析條分，於節度觀察等官罷復，紀之甚詳。其刺守歷任年月，於紀傳所不載者，皆稽考得其次序，如韋損張子良等傳，以新舊唐書李錡傳，舊唐書憲宗紀，通鑑，太平廣記參定。此例爲前此作郡志者所未有，此亦可爲良史

矣。嘉定十六年，知鎮江府趙善湘延教授何澆纂嘉定續志□卷。咸淳元年知鎮江府陳均等延淳安方逢辰等纂鎮江志□卷，據方逢辰序，嘉定七年史貳卿昇校官重修，今餘四十年而輯續之，趙公與可兼郡，命工鋟梓。咸淳志據嘉定志，未及嘉定續志（成化府志丁元吉序，亦祇言嘉定續志，咸淳方志），咸淳志已刊行矣，而元至順志則輯續史志，亦未及嘉定續志並咸淳志，何也？（此二志今俱佚）

元凡一修。自咸淳元年更六十□年為至順□年，丹徒俞希魯纂鎮江志二十一卷（通稱至順鎮江志）；其為類凡二十九：曰郡縣表，曰官制表，曰地理，曰風俗，曰戶口，曰土產，曰田土，曰賦稅，曰山水，曰神廟，曰僧寺，曰道觀，曰學校，曰兵防，曰古蹟，曰宮室，曰公廨，曰廩祿，曰公役，曰封君，曰刺守，曰參佐，曰宰貳，曰司屬，曰學職，曰將佐，曰寓治，曰人材，曰雜錄。其體例取法於嘉定志，益以官制表，戶口，土產，廩祿，公役，封君，司屬，學職；而易地理（山川）為山川，宮室（祠廟）為神廟，道院為道觀，人物為人材，總目（釋道）為方外。據嘉定志阮元刊本序，至順志本承宋志而作，絕不勦襲其書；宋志於刺守宰貳等官，載至嘉

定九年止，而元志即從嘉定十年起，其例尤為可法。土產門引說文，廣雅，字林，方言等書，亦地志中所僅見。故是志足與嘉定志並稱也。（文淵目舊志鎮江志十五冊，又鎮江志六冊，似是嘉定咸淳至順等志。）

明凡四修。自至順□年更七十□年為永樂三年，知府羅觀延丹徒丁禮纂鎮江府志□卷。羅觀為一時循吏，

丁禮亦當世名儒，其纂輯是志，正羅觀守郡之時（文淵目新志鎮江府志，又鎮江府並屬縣志四冊，當有一即永樂志）。更七十

□年為成化十□年，知府熊佑延丹徒丁元吉纂鎮江府志□卷，據丁元吉序，『郡倅慮憲之嘉定志，蛟峰方公之

咸淳志僅可考，勝國僉用中至順志例加精密，而國朝永樂中先伯考蘭室先生（禮）續修之者於茲百年，卷帙亦散

失矣。元吉取舊本，證以史志圖經傳紀文集諸書，旁撫斷碑殘碣，詢于父老，為重定其凡例，提其綱要。元

吉為禮從子，淵源有自，熊佑亦著賢聲，又得名儒俞桂為之助（見嘉定鎮江志校勘記附錄），故議者以是志與永樂志並

稱。更三十□年為正德八年，知府林魁修鎮江府志三十

二卷，據林魁序，『推官史君宗道（魯）嘗重纂是書，二冊首刻也，予至郡忽半載，迺就史君請故草全帙，命

工足之。自疆域至函管凡九卷爲舊刻，自學校至雜紀凡二十三卷爲今刻。其文惟人物卷予嘗與今推官黎君乾道〔龍〕間有補擬，餘則皆因其舊。是此志爲史魯所纂，林魁爲畢其劄剛之役也（以上今未見）。更八十四年爲萬歷二十五年，知府王應麟延金壇王樵纂鎮江府志三十六卷，圖三。其爲類，凡志八：曰郡邑，曰山川，曰戶口，曰賦役，曰官守，曰士品，曰文翰，曰物產；終雜志。據王樵序例，『記傳表志乃國史之體；然既以志名，則紀表列傳皆非所宜施于郡國也，今悉從志體』。後之修志亦多有主此立論者。

清○凡○四○修。自萬歷二十五年，更七十八年爲康熙四十四年，知府高得貴延丹徒張九徵等纂鎮江府志五十四卷，圖六。其爲類凡四十六：起建置沿革，訖遺事。據高得貴序，『是志從舊志大加增汰，而助以史志圖經子集諸書，參訂異同，考鏡得失』。其義例不沿萬歷志之舊，蓋亦一郡掌故詳博之書矣（以上今存）。至康熙二十一年，知府高龍光據原書遞補至康熙二十四年止。更四十年爲雍正四年，丹徒知縣馮詠復據原書補刻，而增河工埝田疏稿，桐村藝文爲五十五卷於後。高龍光補刻仍

爲五十四卷，馮詠補刻增爲五十五卷，其以五十五卷屬之高龍光者誤也（以上二志見乾隆志，未見單刻本）。更二十四年爲乾隆十五年，知府朱霖修鎮江府志五十五卷，其前五十四卷據康熙（二十四年）志，第五十五卷據雍正志。據朱霖序，『溧陽初屬江寧，雍正八年撥入鎮屬，溧陽縣志修於乾隆八年，是宜以郡志例類入之。茲以原板之磨滅不可復識，與夫溧邑之所應入者纂序編輯，彙成一書』，故是志體例悉依舊志，祇益以溧陽所應入者；康熙二十四年雍正志四年以後事實，並無增益。今所傳康熙張九徵志後，即乾隆朱霖志，其作高得貴原修高龍光續修者亦誤也（今存）。

鎮江志自南宋以後修凡十三次：佚者四，未見者四，存者五。綜計江蘇舊志存於今者，宋建康有嘉定志，鎮江亦有嘉定志，元有至正金陵新志，鎮江亦有至順志；千古秘笈兩地抗行，絕非他省他郡所能偶得者。惜此兩書之出世在道光以後，爲康熙乾隆修志時所未及見！萬歷志而後有康熙（十四年，二十四年）雍正乾隆志，其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乾隆志仍據康熙（十四年）志原本，康熙（二十四年）志僅增職官，雍正志僅增藝文，乾隆志僅增溧

陽，則猶是康熙(十四年)志，與通常所謂重修者不盡同也。

鎮江府志見存卷目異同表一 據景定志次第

景定志 順志

目錄

郡縣表 首

州郡，縣，封爵食邑，官名

地理 一二

敘郡，子目，子目，子目一
城池，坊巷，橋梁，津渡 二

風俗 三

攻守形勢 三

田土 四

屯田，軍田，職田

目錄

郡縣表 首

州部，郡國，縣邑

官制表 首

封君，刺史，太守，參佐，宰
貳，司屬，學職，將佐，寓治

地理 一二

敘郡，子目 一
城池，坊巷，鄉都，橋梁，道
路，津渡，子目 二

風俗 三

子目，歲時

戶口 三

土著，僑寓，單貧，僧道

土產 四

穀，布帛，飲食，器用，花，
果，蔬，藥，草，竹，木，畜，
禽，獸，魚，蟲

田土 五

總屬，官民，荒熟，輪復

賦稅 五

土貢，錢鹽，寬賦，常賦，和
買，經總，制錢，免役錢，均
役，課程，坊場河渡

地理 六

山川

宮室 七

祠廟

僧寺 八

寺，院

道院 九

觀，院

學校 十

子目，鎮江府學，丹徒縣學，丹
陽縣學，金壇縣學，書院

兵防 十

子目，子目

古蹟 十一

居宅，陵墓

宮室 十二

稅賦 六

常賦，土貢，子目，造作，學
息，子目，寬賦

山水 七

山，沙，洞，水，河，湖，港，
浦，瀆，潭，洲，蕩，陂，塘，
池，泉，井，海，湖

神廟 八

祠廟

僧寺 九

寺，院，菴

道觀 十

宮，觀，院，菴

學校 十一

蒙古字學，儒學，醫學，陰陽學

兵防 十一

教場，營，寨，屯

古蹟 十二

園圃，居宅，陵墓

宮室 十三

樓，臺，亭，堂

公廨 十二

治所，倉，庫，驛傳，郵傳，務，場

宮，樓，觀，臺，閣，亭，堂

公廨 十三

壇壝，治所，倉，庫，務，驛傳，院，局，場，園圍

廩祿 十三

俸錢，祿米，職田

公役 十三

胥吏，皂隸，戶役，力役，傭役，雜役

封君 十四

漢，後漢，吳，晉，陳，宋

刺守 十五

晉徐州刺史，晉晉陵太守，宋南徐州刺史，齊南徐州刺史，梁南徐州刺史，陳南徐州刺史，宋齊梁行南徐州事，宋齊梁南東海太守，宋齊梁陳南蘭陵太守 十三 唐潤州刺史，五代潤州刺史 十四

宋太守 十五

參佐 十五 十六

晉宋齊梁陳大小中正以下，晉宋齊梁陳長史司馬以下，晉宋齊梁陳別駕治中以下，宋迄陳郡丞，齊梁典籤文學，唐副使行軍司馬以下 十五 唐別駕長史司馬以下，唐知鹽鐵院宋通判以下 十六

將佐 十六

唐都頭以下，宋都統制以下

宰貳 十七

丹徒縣，丹陽縣，金壇縣

將佐 十七

宋都統制以下，元鎮守萬戶以下

宰貳 十六

錄事司，丹徒縣，丹陽縣，金壇縣

司屬 十七

元司獄以下

學職 十七

蒙古字學，儒學，醫學，陰陽學

寓治 十七

宋總領所以下，元行大司農以下

人材 十八 十九

科舉，仕進，節義 十八 孝友，隱逸

方外 十九

雜錄 二十 二十一

天文，祥異

雜錄 二十一 二十二

天文，祥異

子目，文事 二十一

武事，恤刑，鞠獄，拾遺 二十 二

武事，恤刑，鞠獄，拾遺 二十

地理，郡事，人物，姓氏，文事 二十

武事，刑罰，談笑，考古，拾遺 二十一

武事，刑罰，談笑，考古，拾遺 二十一

鎮江府志見存卷目異同表二 據乾隆府志次第

萬 歷 府 志
 康 熙 十 四 年 府 志
 乾 隆 府 志

序，舊序

序，舊序

序，舊序

重修姓氏

續修姓氏，重修姓氏

叙例

目錄

目錄

圖

圖經

圖

郡邑志 一

建置沿革 一

建置沿革 一

建置沿革

坊巷，鄉都，沙鎮附

星野 一

星野 一

山川志 二三

山川 二三

山川 二三

山 二

水，堰堤津梁類附 三

疆域 一

疆域 一

城池 一(郡邑志)

城池 四

城池 四

戶口志 四

戶口 四

戶口 五

賦役志 五至十三

賦役 六至十三

賦役 六至十三

田賦 五

鹽鈔，諸課 六

里甲，軍需，即土貢及諸公費 七

均徭	八	屯田，籽粒，公莊	十一	徵解庫藏事宜	十二	學校	十八(口口志)	武衛	十九(口口志)	馬政	九(賦役志)	驛傳，兵餉	十(賦役志)	祠祀	二十	雜志	三十一至三十六	宮室	三十二	寺觀	三十三	陵墓	三十二	古蹟	三十一	官守志	十四	刺守		同知，通判，推官，經歷，知事，照磨，檢校	十五	宰貳		學職		雜員		戎幕	十六
郵政	十四	學校	十五	公署	十六	武衛	十六	秩壇，廟祠	十七	津梁	十八	宮室	十九	寺觀	二十	陵墓	二十一	古蹟	二十二	刺守	二十三	參佐	二十四	宰貳	二十五	師儒	二十六	軍鎮	二十七	封爵，舉辟	二十八								
郵政	十四	學校	十五	公署	十六	武衛	十六	秩壇，廟祠	十七	津梁	十八	宮室	十九	寺觀	二十	陵墓	二十一	古蹟	二十二	刺守	二十三	參佐	二十四	宰貳	二十五	師儒	二十六	軍鎮	二十七	封爵，舉辟	二十八								

進士 二十二
 鄉舉 二十三
 貢 二十四
 封贈，門蔭，軍資，武科 二十五
 賞選，吏道 二十五
 士品志 二十一至二十六
 古先賢哲 二十一
 隱德 二十六
 釋道，方技 三十五(雜誌)

進士 二十九
 鄉貢 三十
 貢士 三十一
 武科，恩封，恩廕 三十二
 國系 三十三
 名宦 三十三 三十四
 名臣 三十五 三十六
 儒林 三十七
 孝義 三十八
 高隱 三十九
 仙釋，方技 四十
 列女 四十一
 物產 四十二
 祥異 四十三
 藝文 四十四至五十三
 遺事 五十四

進士 二十九
 鄉貢 三十
 貢士 三十一
 武科，恩封，恩廕 三十二
 國系 三十三
 名宦 三十三 三十四
 名臣 三十五 三十六
 儒林 三十七
 孝義 三十八
 高隱 三十九
 仙釋，方技 四十
 列女 四十一
 物產 四十二
 祥異 四十三
 藝文 四十四至五十三
 遺事 五十四
 河工疏稿，埤田疏稿，桐村藝文 五十五

鎮江府縣名沿革表

書名	鎮江府	丹徒縣	丹陽縣	金壇縣	溧陽縣
嘉定志	同	同	同	同	同
至順志	同	同	同	同	同
萬曆府志	同	同	同	同	同
康熙十四年府志	同	同	同	同	同
乾隆府志	同	同	同	同	同
備考	案丹徒縣舊鎮江府附郭，今江蘇省治。				案溧陽縣原屬江寧府，雍正八年改屬鎮江府。

月 華

第七卷九月份合刊要目

古蘭詮註 第一百零三章 站者那脫鞋問題 平綏路工捐薪賑災感言 新月女子成立 伊蘭的喪葬制度 現階段的中國回民生活的檢討 宗教上的三綱五常 歹猜真主及穆民 天課用於醫院及其他慈善事業 回教禁食豕肉之解釋 愛資哈爾歡迎新校長大會

馬學仁 重清 世者 記編 馬宏毅 洪鈞 丁占斌 定耀仁 繼高 玉景 天一

故馬雲亭先生與辦教育事略 赴康日記(續完) 昆明回民概況 新月女中董事長馬書城先生之演詞 中委會擴情在西安回教公會國術團成立大會演詞 廣東回教俱進會快郵代電 中外教聞(十八則) 新月女學(七幅)

社址：北平東四牌樓 定價：報費：全三十六期大洋一元五角 郵費：外加大洋三角六分

金吉堂 唐柯三 馬紹良

晨 熹 旬 刊

第一卷第二十二號合刊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五日出版

中國回教的領導問題 嚴守中立 基瑪爾告青年書 長城外中國西部考察記 進步的伊拉克 中國留埃學生團沙儒先生 長安回教一瞥 撒差(小說)

伯餘 賽 迪心譯 石覺民譯 文津譯 林鳳梧 馬廷章 笑展

出版者

定價

南京下浮橋清真寺晨熹社 每册五分全年一元五角郵費三角六分

明成祖北征紀行二編

李素英

成祖于永樂八年二月第一次北征，追逐本雅失里

于斡難河，旋師敗其將阿魯台，遂于七月班師回

京。是冬阿魯台入貢歸誠，至十一年秋封爲和寧

王。旋以瓦剌馬哈木強盛，侵阿魯台，又弑其主

本雅失里，別立答里巴爲可汗，阿魯台告警，成

祖爲援阿魯台及根本肅清朔漠起見，因于十二年

春再率六師北征。是年正月辛丑（二十六日）發山

東，山西，河南及鳳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

運糧赴宣府。二月丙午（二日）命成山侯王通往宣

府大同閱遼東都司調至軍馬。庚戌（六日）命安遠

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

之；武安侯鄭亨領中軍，興安伯徐亨，都督馬英

章安副之；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

督朱榮副之；豐城侯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瑛，

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左掖，保定

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青領右掖，新寧

伯譚忠，都督馬聚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

鋒，先往興和操備，蓋將有事于北征也。

三月戊子（十五日），賜從征將士鈔。上諭之曰：『今四方

無虞，獨殘虜爲患，而瓦剌尤甚，驅之然後中國安。其

一乃心力，效謀奮勇，凡有功者，高爵厚賞，朕不吝

也』。

庚寅（十七日），較于承天門。遣官祭太歲旂纛及所經山川

之神。是日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行。晚次清河。（據實

錄之文爲綱，下做此）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上躬率六師往征瓦剌

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步

官軍凡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光大，庶子楊公勉

仁偕扈從。是日辰時啟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

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金幼孜北征記

低二格書，下做此）

辛卯（十八日），駐蹕沙河。勅陝西行都司，凡瓦剌使人來

及買賣回在甘肅者，悉遣赴陝西，毋令出邊。

十八日晨發清河，午至沙河，命光祿寺賜酒饌。

壬辰(十九日)駐蹕龍虎臺。勅守居庸關及長安嶺將校，凡從征官軍非奉勅毋擅令出入。勅使往迤北及開平奏報邊務者，密驗實遣行。

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午後復雨。

癸巳(二十日)

二十日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午後至隆慶州下營。

甲午(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至榆林，雨，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

乙未(二十二日)駐蹕沙城。命成安侯郭亮等督運糧車赴萬全。

二十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

丙申(二十三日)駐蹕雞鳴山。

二十三日午次雞鳴山，大風。

丁酉(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午次泥河。

戊戌(二十五日)駐蹕宣府。命錦衣衛指揮僉事袁江署宣府前衛事，留備禦。

二十五日次宣府，大風，雨下即止。是日穀雨。

己亥(二十六日)

庚子(二十七日)駐蹕寧遠鎮。車駕發寧遠鎮將十里許，度一山坡，草間有兔突起過馬前，上命皇太孫射之，應弦而斃，將士皆歡呼踴躍。上亦喜曰：『射雖小藝，一發即中，亦人所難』。命中官以免付尙膳，而賜皇太孫名馬。

二十七日發宣府，午次宣平，大風。

辛丑(二十八日)車駕至萬全。命忻城伯趙彝，建平伯高福，尙書吳中郭資，御史李慶，通政馬麟，督運兵餉。又命都指揮王煥等以騎兵護送。上進彝等諭之曰：『役民數千里，隨軍餽運，艱難勞苦，此已過矣，爾等宜朝夕撫慰勞勉，無毒以刑威；不然，是重吾過也！其務體朕意！』

二十八日次德勝口，晚發風下雪。

壬寅(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

癸卯(三十日)

三十日風寒。

四月甲辰朔，駐蹕興和，大閱。

乙巳(二日)

丙午(三日)勅兵杖局，以神機銃砲盔甲辟手額項鐵袴馬甲各二百，明甲一千，送行在所。召甘肅千戶滿答刺馳驛詣行在。滿答刺者都指揮滿都之弟，壯勇便捷，自甘肅來從征，後期至京，不敢前進；上聞而召之。

丁未(四日)

戊申(五日)

初五日移營于興和北十里沙城。

己酉(六日)頒軍中賞罰號令。

初六日大閱軍士。

庚戌(七日)敕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令嚴則人心一，功賞明則人心勸，行師之要也。今或朝發一令，而夕不下聞，此不嚴所致；將士效力，而名不上達，此不明所致。其立傳令及紀功官，凡出一令，傳令官即馳驟報各營；將校有功者，紀功官隨錄以聞；其有作奸慢令者，亦錄來聞。』

辛亥(八日)

壬子(九日)

癸丑(十日)

初十日次紅橋。是日立夏。

甲寅(十一日)

十一日次凌霄峯，即兀出于伯顏，雨，連宵不止，甚寒。

乙卯(十二日)

十二日早雨，食後發凌霄峯，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

『皇帝勅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右丞相，樞密院爲頭知院和寧王阿魯台：前者指揮徐晟去，賜爾茜紅肩纓一付；千戶曹者帖木兒回言，肩纓未有。今賜爾黃綾紅勇字號一個，鐵鏡三個，紅纓十二斤，與爾作肩纓所用，有餘可分與大頭目爲號，就發信砲十五個與爾，故勅！』(弇山堂別集北征軍情事宜低三格書，下做此)

丙辰(十三日)

十三日早微雨，午前次五雲關，即哈刺罕，有水。

丁巳(十四日)駐蹕五雲關。勅掌行後軍駙馬都尉廣平侯袁

容，士卒有逃歸者俱收繫之，俟回京處置。

十四日霜寒，次高平阜，即忽牙撒里禿。

戊午(十五日)

己未(十六日)

十六日次殺虜城，即答虜城。

庚申(十七日)駐蹕龍沙甸。以萬壽聖節，賜從征文武羣臣

宴。

十七日次龍沙甸，即阿蘭惱兒，午後雨。

辛酉(十八日)駐蹕錦雲磧。命都指揮伯失，指揮卯罕曲列

兒等前爲鄉導。

十八日次錦雲磧，大風，雨雪，晚復晴。

壬戌(十九日)駐蹕小甘泉。命五軍循次而行。初軍行爲大

陣，至是以沙磧之地，大陣不便，故命循次云。

十九日次小甘泉。

癸亥(二十日)

二十日次大甘泉。

甲子(二十一日)駐蹕清水源。禁軍中私殺馬驢，捕告者重

賞之。

二十一日次清水源，即馬塔馬。

『說與大營各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如今征

勦番寇，全憑馬匹脚力。有等無知之徒，故意偷

盜馬驢宰殺，是欲減朝廷氣力，論其情罪非輕。

今但有偷盜馬驢私自宰殺的，許諸人首告。其同

偷盜人有能首告者免罪；犯人凌遲處死；首告得

實的，回軍之日，賞米十石，絹十疋，布十疋，

鈔三千貫。若有知情不出首告的，一體治罪，都

要發落。軍士每知道，故勅！』譯出達達字一

道，齋去辭脫歡，吳允誠，裴雅失帖木，李英，

趙成，夏曲倫歹等處看。

乙丑(二十二日)和寧王阿魯台遣指揮曩加歹等來朝。

『說與劉江狗兒：爾二人明日來安宿處迎接，聽

發落。爾二人去後，令朱榮春山來；朱榮春山去

後，令不花禿來，勅。』

『皇帝勅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右丞相，樞密院爲頭知院和寧王

阿魯台：四月二十二日朕率領軍馬至馬塔兒海

子，爾差都指揮曩加歹等同曹千戶來見，所奏事

情，朕悉知之。今爾爲朕出氣力，爾等家小隨爾

從便處置，務要無虞。今遣千戶曹者赤帖木兒同都指揮曩加歹等齎勅諭爾，勅至，爾即收拾人馬前來臚胸河會合前進，勦捕不順天道之賊，故諭！』

『皇帝勅諭開府儀同三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右丞相，樞密院爲頭知院和寧王阿魯台：今命爾爲總兵官，率領爾處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大小頭目軍士人等，前來臚胸河會合，勦捕瓦剌賊寇，就命爾永守和寧之地。爾所領大小頭目軍士人等務要用心協力，以成其功，悉聽總兵官和寧王阿魯台節制，如勅奉行！』

丙寅(二十三日)

丁卯(二十四日)車駕發清水源，皇太孫從行。上于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對曰：『陛下豈爲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略哉！顧此虜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遽叛，非獮薙之，亦久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

奉，豈不自樂，而仰勞聖躬，跋涉邊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于遐荒絕漠，令一迹不敢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耳！』遂下馬叩頭。上嘆曰：『孫之語，吾之心也！』駐蹕屯雲谷，韃靼孛羅不花等五人，及孛羅男速渾詣軍門降，命勞之，遣人護送北京。自上之出塞也，屢戒飭諸將，師行所誅惟首逆，其降者撫之，順者懷之；虜中聞之，於是降附者稍稍至矣。

二十四日午發清水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飧。

戊辰(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至玉雪岡。是日小滿。

己巳(二十六日)駐蹕玄石坡。申令將士愛惜戰馬，兵行毋擅離隊伍，違令者斬。

二十六日發玉雪岡，晚次元石坡，大風。

庚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次鳴轂鎮。

辛未(二十八日)駐蹕清風壑。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命大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萬全休養。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不能獨

成功。若爲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有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卹，無令失所！」

二十八日發鳴轂鎮。晚次清風壑，無水，大風。

『說與狗兒：永樂八年在飲馬河哨見本雅失里聲息，是爾誤了。今哨見聲息，又是你誤了。我前已有號與阿魯台，兩處哨馬相見，我的十個人左旋，他的十個人右旋。今他的人既擺立，爾處哨馬卻不與答號；若爾哨馬答號，彼必答號；若不答號，必是瓦刺之人，便須相機追趕擒拏。爾不答號，不知爾意思如何？是故欲壞事遮罪，不干別人事，皆是爾所爲。論爾之罪，重如泰山，是爾自取殺身之計，故勅！』

壬申（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早寒，午次歸化甸。

五月癸酉朔，駐蹕楊林戍。勅忻城伯趙彝，刑部尙書吳中等，督運糧餉赴禽胡山。

五月初一日癸酉，早寒，午次楊林戍。

甲戌（二日）

初二日次禽胡山。

乙亥（三日）駐蹕禽胡山。上念在潛邸時，嘗禽虜寇乃兒不花于此，遣禮部尙書呂震祭其山川之神。

丙子（四日）勅前鋒都督劉江等曰：『騎士哨瞭，若遇寇東走，即瓦刺之人謂阿魯台者；西走即阿魯台下往瓦刺者，須並執之。蓋虜情多詐，不可不察』。忻城伯趙彝，尙書吳中等，督餽運至，遂築城貯糧，命彝等率官軍守之，悉遣民丁還。

『勅大營并各營總兵官及各管隊頭目，所有事件條示于後：

一官糧紗衣甲軍器好生點看。

一馬驢有瘦乏的選出來，着運糧官軍帶回。

一軍士有病重去不得的，取勘出來，逐名明白交與運糧官帶回，仍取領帶文書，務要好生將息，不致失所。

一有等無理官軍，將收得馬驢驢匹垛子，不取送赴大營與人識認；却將垛子檢括，把馬驢驢匹駃載自己行李，每日又不飲水喂草，及至壓損瘦乏，丟棄在路。倘有收得馬驢驢匹垛子者，不許停藏，即便送赴大營著人認識；如有隱匿者，拏

住定依軍法處斬。

『勅諭都督何濬，尙書郭資，通政范政，大理寺丞馬麟，鴻臚寺丞劉泉，所有事條列于後：

一爾等所領運糧官軍人夫，及忻城伯趙彝所領運糧官軍人夫，除存留官軍守城護糧外，其餘官軍及人夫盡數領回，原係扈從者令回北京，不係扈從令回各衛所，人夫即放回寧家生理。

一患病官軍人夫，自禽胡山直抵興和，一路務要盡數收拾，不許遺下一人；沿途務要用心調理，軍民相護，不致疎失；痊可之日，照前發落。

一瘦乏馬驢，自禽胡山至興和，一路務要盡數收拾，不許遺下一馬一驢；沿途務要好生喂養，不許拋棄；回至萬全摘撥官軍就彼喂養。

一患病官軍人夫所帶衣服糧鈔，務要用心照管，不許強梁之徒劫奪；敢有恃強劫奪者，即便拏審問是實，斬首示衆。

一清水源并殺胡城所存下運糧軍夫，回途口糧務要照數一名名交割明白；如是交割不明，或有軍夫缺食，爾等與原管糧及放糧官員俱以軍法處治

不赦。』

丁丑（五日）命各部尙書及光祿卿六科給事中爲督陣官，遇戰即隨軍後，視將士用命不用命者以聞。

『勅兵部尙書方賓，今朕親率六軍征勦瓦剌番寇，肅清沙漠，特命爾掌管錢糧文書軍馬數目，爾其夙夜恪盡乃心，毋怠毋忽，欽哉！故勅。』

戊寅（六日）勅前鋒都督劉江等曰：『朕昨夕觀氣候，瓦剌之寇已動，爾等尤宜慎重，毋或怠忽！』

『勅都督劉江朱榮，朕昨夜觀氣候，瓦剌賊寇已動，或往東行，或來襲我軍，俱未可知。勅至，爾等哨馬見時，不可輕戰，恐地遠接應不及；務要十分小心謹慎，勿爲番寇掠一二人去。今已令人護送糧米與爾等，爾等且在廣武鎮聽候，故勅！』（此段原作初五日，依實錄移此）

己卯（七日）駐蹕香泉戍，令將士各資糧以行，禁各營毋隱匿他人亡失馬驢。

初七日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戍。

庚辰（八日）

初八日風寒，已時發香泉戍，午後次廣武鎮，即哈刺

莽來，夜雨。

『勅大營各軍總兵官：今日路近只有三十里，且將驢馬撒放，至巳時起程。昨日各軍人馬多有落後未至，有不到者又不來報；若被賊擊，是故意送聲息與賊。勅至，即便催促前來，到廣武鎮逐一點開，有一人不在者，該管頭目治以重罪，故勅！』

辛巳(九日)駐蹕廣武鎮。遣指揮塔不歹等往覘瓦剌事勢。

初九日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三寸。

壬午(十日)

初十日次懷遠塞。

癸未(十一日)

十一日次玉帶川，即柴禿。是日芒種。

甲申(十二日)

十二日次富平鎮，即兀兒禿。

乙酉(十三日)

十三日次翠幕甸，無水，暗宿。

丙戌(十四日)

十四日次長山峽，少水。

丁亥(十五日)

十五日次至喜川。

戊子(十六日)駐蹕至喜川。命前鋒都督劉江等先發偵騎往飲馬河偵虜。

己丑(十七日)

十七日次環秀岡。

庚寅(十八日)

十八日午後發環秀岡，暮次野馬泉，暗宿。

辛卯(十九日)駐蹕速兒溫都之地，其地有海子，水清冽，賜名曰蒙山海。蓋軍行已二程乏水，至是始足用云。

十九日次蒙山海。

(未完)

贈書致謝

本會承徐旭生先生惠贈臺灣通史三冊，又承武昌亞新地學社惠贈中俄交界詳圖十六幅，春秋戰國地圖一冊，特此致謝。

第二次蒙新考察記

黃文弼

余於二十二年九月奉教育部令，隨鐵部新綏公路考察隊赴新，考查教育及古代文化，於九月杪發自南京，十月中旬由北平西行，經內蒙草地，到達新疆。二十三年十月中旬，離迪東返。同年十一月十五日返抵南京。計費時一年零一月。謹將經過情形略述於次：

一、綏哈段

按由內地至新疆有三路。一為北道，即由綏遠往北，經行內蒙草地至新疆哈密；現綏新商人均由此道，謂之『商道』。一為中道，由綏遠西至包頭，經寧夏至甘肅，與大道會；此道亦為商行道，因途中未安寧，行之者稀。一為南道，即由陝西西安西北行至蘭州，循甘涼肅至哈密者，為官員往來大道；舊為左宗棠所開，亦可稱為『左宗棠大道』。余等取其捷徑，決由北道西發，返時由大道東歸。

余等在平籌備就緒後，即同乘車至綏遠。時因汽車被火車碰撞，另行購備，約有十餘日之耽擱，余即乘時偕同西北科學考查團助理員白萬玉君，往托縣清水和林考察古蹟古物。十月二十四日出發，十一月三日返綏

遠，又住數日。十一月十日全隊發自歸化，經武川，十一日至烏蘭淖爾北，已入草地，皆蒙人牧畜之所，氈帳為室，酪漿為飲料；漢人甚稀。

十五日全隊發至貝勒廟，此地屬烏蘭察布盟達爾汗旗，有廟，為達爾汗貝勒之廟，故稱貝勒廟。廟基甚為宏闊，駐喇嘛千餘，在烏蘭察布盟中以此廟為大。河東旁有漢商十餘家，均以米麪布疋為業。此地為東西往來衝要，綏新汽車及來往駝商均經行過此。綏遠亦有汽車數輛，來往於歸化白靈廟（貝勒廟之音訛）之間，故白靈廟為中國北部重鎮。當炳等抵貝勒廟時，值內蒙自治會議開幕，黃部長蒞止之時。余等駐於貝勒廟之北阿布渾河邊。在十六日之清晨，自治會中要人聞余等至，前來謁訪。包悅卿亢仁兩君並至余等帳棚，談叙申述自治會成立之原因及經過，並述及國文教科書中引用八月十五日殺韃子故事，認為與五族共和主義有防碍。經余等加以解釋，彼亦渙然冰釋。

在此休息四日。二十五日發至黑柳圖，過渾闊爾鄂

博。二十七日至黑沙圖，此地有道可通五原臨河包頭，地屬於烏盟東貢旗，亦為中國北境要地。現有漢商數家，大率皆山西人，出售米麵布疋，收買皮毛。東貢旗設卡兵數十名於此，藉以警衛行旅。

二十八日即至烏利烏蘇，此處為北道之首站，蓋由黑沙圖往西南行，經善丹廟過拐子湖，至額濟納河上之黑城，為草地南道；由黑沙圖向西北行，經烏利烏蘇，過銀庚，至瓦窰陶來，為草地北道。南道多沙磧，汽車不可行，故走北道。此地有漢商一家，包頭人。余等抵此後約有數日之停留，余遂乘機作古物之探查。先是聞在此之北約三十里，有古長城遺址，東自張家口，西抵額濟納河上，塹山堙谷，蜿蜒千餘里；每四十里有一土城，以為守望之所。余以為此必古代國防遺址，乃僱駝擔糧，前往踏查兩次。由關爾登至察罕鄂博，沿邊牆行，約百餘里。牆寬約四尺，高三尺許，多為石板所砌，亦漸傾圮。每四十里有土城一座，四方形，面約九十步，中間間布黑磁陶片等，亦無他物。在關爾登之西，阿爾巴圖山中，有土城一座，此城基尚存，想亦為長城之守望者所居也。商家在此拾得『乾祐元寶』鐵錢

一枚以贈余，蓋西夏時故物，當宋乾元間，今以此錢合磁片證此邊牆，則此邊牆為遼金所築，已無可疑也。

十二月十四日復全隊出發，往西南行，至黑山頭松道裡，又轉西北行，過公胡圖克，千會莫多，至銀庚，尋覓石器。此地為內外蒙交界之地，有井二口：一屬外蒙，一屬內蒙。中國商隊每在此處為外蒙所掠奪。往西即為殷金托羅蓋，有漢商三十餘家，均與外蒙貿易，收買皮毛，情形良好。再西過迭納生胡圖格，可托羅蓋。二十四日至瓦窰陶來，即抵額濟納河邊。明日為耶穌誕日，遂在此停留。一月二十六日至王爺府之東二十里衙門察罕住焉。

按額濟納有二海，東為索果淖爾，西為喀巽淖爾。

中國地圖統稱為居延海。有二大河，均自甘肅境內北流：東為額濟納河，中國地圖稱為弱水，或黑水，河流入索果淖爾；西為烏蘭木倫河，在西廟與額濟納河分支，西北流入喀巽淖爾。河身寬約二百餘步，夏秋水大時，深約三尺，沙灘湍迴，不便行舟，河牀頗高，沙山迤邐。余等為繞過此沙丘及過河之困難計，遂由瓦窰陶來北行，繞索果淖爾之北面，轉南行，過王爺府，仍住

於額濟納河之西岸。王爺府在兩河之中間，水草甚優，蒙人氈帳大率廣布此一帶也。

余等在此度陽歷年關，後因察勘隊預計在此休息二星期，修理汽車，余乃乘時作考古之探查。在二十三年之元旦，僱駝五匹，携帳幕擔糧向西出發。一月十四日返衙門察罕，共二星期。此行成績尙優。先是額濟納河自甘州北流入戈壁後，沿河兩旁均有土墩，直抵湖邊，皆爲漢代防禦匈奴之遺址。余在民國十六年時，在天倉附近發現漢簡後，瑞典人員格滿繼續在此一帶工作，發現漢簡甚多，有地節神爵等年號。則此土墩爲漢代遺址，與居延塞有關，毫無可疑。然居延故址，居延障，及霍去病李陵等所出入之地，今在何所，迄莫能明。余乃乘此作第二次之踏查，冀其復現。時天寒地凍，北風凜冽，余在攝氏零下二十六度半之清晨，發現西夏國之廟塔焉，惜多被焚燬；其餘燼中猶包藏不少西夏文經典。復前行，進入沙窩，出沒於沙窩中者十日，駱駝不飲者七日。每日奔馳，必得古房址十數處，屋宇雖已傾圮而牆基則巋然獨存，石碾石磨稻場溝渠尙宛然如舊；尤其在每村之旁，必有一廟或塔，並在沙磧灘中覓得石

器及銅件之類，若預置於此而供余等之採取者也。在探檢之最後一日，覓得土壘八十餘座，散布如星棋，其布置區域直徑約十五里，週約五十里，包含古城兩座，古墳數百座，同時有五銖錢及繩紋陶片散布地表，確爲漢址無疑。又在其附近發現古道一條，車輪遺迹猶存。道旁有漢繩紋陶片甚多，上爲浮土所掩，高約三尺。私自慶幸，以爲此卽居延故城，覓之數次不獲者，今竟無意中得之也。略加工作，即返河上，並踏查古塞城遺迹。城爲雙牆，布織如羅網，知古人真不可及也。

抵河上時，彼等亦移地而西。返隊後，休息一日，料理一切。一月十六日，仍隨同出發，向南西行，過烏蘭木倫河。時河已凍冰甚堅，吾人安然渡過。至烏蘭參紀，因再西行，經大戈壁，沿途不見一人。二十日至野馬泉，在四山中間顯露平原。有一泉，泉水甚旺而甘。駐三日過石壁井，至公跑泉，蒙名端布半省，有土房遺址，雖無人居，而房屋建築甚爲精巧。在民國初年，有自外蒙逃來之端布喇嘛駐此，並隨帶蒙民千餘戶，鑿山築房，自爲守衛。此房亦卽端布喇嘛所築，故名端布半省。半省，土房之義。後被外蒙兵所逐，遂空無居人

矣。漢名公跑泉，泉水甚旺，草亦豐美，可養駝馬數萬頭；惜中國人不顧也。二十九日至明水，有漢代古堡一座。仍西行，穿行天山。四日至鴨子泉。五日過廟爾溝，民國十六年楊增新派兵阻余等於此；今已荒寂無人，祇空留幾段圍牆，幾株柏樹而已。六日過黃蘆岡，有馬部纏兵在此守卡，即西行。是日抵哈密。至是吾人方脫出內蒙遊牧生活，入於新疆農居境地矣。

按凡一地文化，必與一地人民之生活有相互之關係。生活如火，而文化乃其光焰。草地蒙民生活之苦，凡旅行斯土者皆有同樣之感覺。蓋吾人生活之要素不外於衣食住，蒙民對於此三者皆不講求。蒙民衣服不潔；所住之處爲蒙古包，數人麤聚一室，且形勢散漫，遷徙無常；所飲食者惟酪漿奶皮，最上麵粉而已，食料以羊肉爲大宗，菜蔬極缺少。蒙民天資本俊良，惟以生活之簡陋，致使其本質無由發展，殊爲可惜。故現欲推廣蒙民教育，當先自改良蒙民生活入手。不然，居住星散，遷徙無定，欲求施以學校教育，將使人無下手處也。

二、哈庫段 按新疆分南北兩路，中以天山爲斷。在天山北路，其居民以漢人，可薩克，蒙古，通干

爲最多。漢人多經營貿易，通干則力於耕種，可薩克蒙古則爲遊牧民族。北路最東之起點爲鎮西，即巴里坤；循山北，過迪化，西極伊犁，北至塔城，阿爾泰，謂之北道。左宗棠平新疆，即由安西，先至巴里坤古城子是也。在天山之南者，謂之南路，以纏族爲最多，築室而居，習於耕種。其最東之起點爲哈密，循山南過吐魯番庫車，西極喀什，南至和闐，謂之南道。哈密與鎮西南北對峙，而中隔一山，山北多雨雪，氣候甚冷，冬春不宜旅行；山南氣候中和，四季咸宜。

時馬仲英盤據南疆，與省軍對峙，迪化路隔，故余等決先旅行南路。余等在哈密停留數日，於二月十二日復西發，曾有馬部軍官四人，隨車護送。經瞭墩七角井西鹽池而至七克騰木，原有村舍，近成邱墟。在瞭墩西邊有一戰壕，衣巾遍地，骨骼半露，而七克騰木之斷牆頽垣，懸危欲墮，棟椽木具，久爲軍士薪材之資矣。人去樓空，狗猶依依，蹲坐自傷，半夜悲鳴，回思當日景象，不勝潸然。十五日過關展，至連木沁，爲鄯善西之一大村莊。纏民聚居，泉水淙淙，猶不減當年景緻，而人懷恐懼，面現飢色，則所處皆同。余嘗問一纏民，

『你今如何？』彼以半纏半漢語答曰，『我們沒有巴巴（父親）。我們每天作『乃瑪子』（禱告），願『胡打』（上天）給我們一個巴巴』。又一纏婦見余訴苦，余給洋一元，亂離之末，乃見真誠。

十六日過勝金口，至吐魯番。時馬派黎參謀長堯司令招待一切，因住於吐魯番焉。吐魯番為南疆東部之一大縣，地肥美，民殷富，馬據此作根據。時馬正與省軍戰，傳聞不利，余等乃急謀離吐西去。二十二日開始向焉者進發，而省軍飛機猶時滄滄於頭上。經托克遜，至阿胡布拉山溝，死人死馬猶橫藉溝中。二十五日過惠，為焉者西一大鎮市。往時漢人蒙人在此種地，及通干軍至，漢人被害，蒙人逃入山中，完全易以通干。但此地逼近蒙古，蒙兵亦時乘機劫掠；通干不得安，亦遷徙他處。余等過此，方在被劫之後，火猶熊熊未熄，箐篋滿布地表，附近不見來往人踪。二十六抵焉者，即駐於焉者河之北岸。焉者在南疆中部，即居於塔里木盆地之東北。首有海都河，發源於焉者山中之珠爾都斯，曲迴南流，經焉者之野，東入博斯騰淖爾，溢出西流而為孔氣克河，繞庫爾勒尉犁之西，折而東流，入羅布淖

爾。故焉者古有魚鹽之利。焉者山中為舊土爾扈特及和碩特遊牧之地。焉者河南為西寧降回耕種之所，名曰撫回莊，因水草肥沃，已臻富庶。在焉者西哈拉木登，則為漢人墾植之區，故焉者舊以漢人蒙古通干為最多，纏民較少。自新疆變亂，於二十二年二月一日，通干軍至，漢人悉遭殺戮，財產搶劫一空。原有漢人二千餘戶，現祇剩七十二戶，亦窮困無依，蒙人則逃入山中，焉者遂全為通干民族所統一矣。當時焉者置警備司令一員，管理焉庫四縣。

余等抵此後，即商定汽車西行至喀什，余南行過尉犁至羅布淖爾。二十三年三月三日，汽車隊先發西駛。余另購駝馬，於三月七日離開焉者，甫渡河而河東槍聲大作，流彈經落幕前，飛機繞轉天空，知省方聯合軍至。停一日，復南行，烟火瀾漫，路絕行人。過四十里城市，人民恐怖，羣逃入蘆葦中以避亂；聞余至，稍安。十日即到庫爾勒，知焉者已被省軍收復矣。時敗兵亂民麇聚庫市，察勘隊亦被迫折回，余亦移匿一纏民家中，而人心騷動，秩序垂破；及省軍至乃稍安。而余在此荒亂騷動之中，損失駱駝兩頭矣。

二、庫迪段 庫爾勒在塔里木盆地之東端，與

巴楚東西對峙，而中隔一大沙漠，塔克拉馬堪沙漠。由庫爾勒西行，經輪臺，庫車，阿克蘇，巴楚至喀什，在大沙漠之北；在漢時爲北道。由庫爾勒西南經尉犁、若羌轉西行，經車爾成，于闐，和闐，皮山，葉城，莎車，英吉沙至喀什，皆在大沙漠之南；漢時由敦煌西至燉羌轉西行，謂之南道。現南道久不通，至和于闐者亦由庫爾勒繞道喀什，轉東行，故須時二月。庫爾勒舊屬焉耆，設一縣佐統治之，氣候中和，饒水草，出產甚豐，棉花瓜果超越全疆，完全爲纏族耕種地。略有漢人，因變亂多已死亡；其未死者已入禮拜寺，變而爲纏頭矣。所有南疆皆如此，非僅庫爾勒爲然也。

余等抵此後，雖因省軍至，秩序稍恢復，而四週伏莽未盡，乃議北返。三月二十四日離庫北上，四月一日至烏沙他那。先過此地時，完全爲通干民族，人口衆多；及今過此，人民已逃徙一空，戶門半塞矣。故新疆戰爭，聚族而戰，勝則男女爭先，敗則老幼同逃，蓋猶有封建游牧時代之遺風也。時方遣送焉耆亂民回籍，沿途嘯聚搶劫，余等亦戒備終夜。

四月二日，北行入山中，經行和碩特蒙古游牧地。三日至博爾圖，見郡王。後女王聞余至，並爲中央派來視察教育者，甚喜，給余哈達，爲蒙族極尊貴之禮節；見余詢問內地情形甚詳，並云『蒙古人是忠心於南京政府的。倘有不依從南京政府的命令，我們必不願意』。又談及教育問題，余云『將來余返京後，一定請政府在焉耆爲蒙古辦一所學校』。女王云，『我們很願意教子弟讀書。因此地距迪化太遠，交通不便。如能在焉耆設學校，我們是很感謝的』。女王名托克斯太諾允，極能幹，思想甚清晰；頻頻以郡王托余照顧，亦可感念。

復行山中，三日過英宗布拉克，共巴子，至大板溝中，岩石壁立，冰雪猶未消融。在溝中住一日，出溝口，大風彌天，不辨東西，同人多被吹散。七日至亦拉湖，人馬多有二日不進飲食者矣。八日至托克遜休息，遇省來鄧民政廳長，楊宣慰使，藉悉迪化安謐如恆。四月十四日離托向羅布淖爾道中進發。十六日抵哈拉和卓之一纏民家中。先是哈拉和卓有一舊城，名達克雅洛斯賽里，即古高昌國之都城也，週迴十餘里，房址猶存。先後經東西人士在此發掘，地下古物已採奪淨盡。余於

民十九年首來此遊歷，無所採獲；今則無暇工作。但此地有一纏民頗知發掘事項，帶之行。二十日至得格爾，又帶獵戶一名。

二十三日之清晨，攜帶駝馬人夫向羅布淖爾進發。

蓋羅布淖爾在新疆之東南隅，北界庫魯克山，即吐魯番南部之低脊山脈；東接敦煌之南山，西接焉耆之天山，蜿蜒二千餘里；南界崑崙北支之阿爾金山，西界鐵里木河，東至敦煌西之白龍堆，週迴數百里，均稱爲羅布淖爾。無一居民，亦鮮有旅客來往。自東西探險學者穿行其間，著書立說，而羅布淖爾遂顯稱於世。蓋羅布淖爾舊有一國，名樓蘭，一千八百年後，即被淹沒。同時樓蘭國有一海，名牢蘭海，亦稱鹽澤，又名蒲昌海，位於樓蘭之東北，而當時海都河及塔里木河亦皆灌入其間。及樓蘭南遷，河水乾涸，海水已變其位置，而此地遂爲一片沙漠不毛之地帶矣。在一九〇二年以前，東西人士之探險斯地猶復如此。至一九二七年，西北科學考查團莅止新疆，余時擔任考古職務，在吐魯番工作完後，即穿過庫魯克達格至羅布淖爾，知河水又復舊道，海水亦北移，同時發現西漢時烽火臺一座，掘出木簡數十，由

是知此地爲漢通西域要道，中國極西端之國防線所在地也。然時間迫促，未及詳細考查。及此次二次至新，重往探查，冀有所發明。余等一行在得格爾籌備完竣後，即直南行向庫魯克山中進發。

二十八日至圖胡拉克布拉克，因駝馬多有死亡，因另僱駝馬，展轉延滯。至五月六日方抵孔雀河岸，纏名庫魯克達里雅，即『乾河』之義。在二千年前後，焉耆之海都河，匯葉爾羌河，而爲孔雀河，直東流入羅布淖爾。後孔雀河南流至塔里木，匯車爾成河東入海，故此河變爲乾河，而海水亦南徙。余第一次來此河水方至，但尚未歸故道，溢水四出，兩岸猶屬枯寂；今春來此，則水流甚大，綠草馥郁於兩岸矣。在河岸附近，每有高阜風化成渠狀。余檢視上下，每得先民遺物，如石器陶片之類，蓋當初有水時居民之所遺也。

沿河行，九日至土垠，即余第一次所發現處，在其南北端發現當時駐兵營房，塹地築室，藉避石矢。又得漢簡數根，有簡一寫論語數字，頗爲珍貴。一簡爲指示大路旁之古倉庫，余即本此前往尋覓，在其北約五里許，發現古路一條，沿道兩岸，拾五銖錢，銅矢鏃，銅

件等約八百餘枚。尤其在循沿海灣，穿過沙磧，顯露古時地理形勢，而指示吾人以前進之途徑也。蓋漢時開西域有三道：一爲南道，即由敦煌達陽關至鄯善至于闐；一爲北道，即由敦煌出玉門過五船，經車師龜茲而至沙車，此爲漢書所載；一爲中道，即由敦煌出玉門關，經三隴沙西北行，過故樓蘭，直詣龜茲，此即魏略所載。此道即與烽火臺甚近，則烽火敦爲大道之保護者，已無可疑。且與龜茲故國正東西對直，彼此參證，則此古道爲漢之中道，無可疑也。復沿道西行，略過高仰層之土阜後，遂沿河行，古道亦沒入河岸，風水之剝蝕已毀滅其痕迹。但隨地均覓得銅錢及矢鏃之類，表示其爲行人所遺。而河旁枯胡桐樹，或立或倒者，猶復散布於河岸。在西行之第三日，見河曲之北岸，沙積成丘，枯樹叢植，但在沙積層中露出古人之居室，編葦爲裕，枯樹爲椽，以木承之，若是約五六處；陶片瓦缶遍布地表；並拾鉛質一塊，知當時居民除使用陶器外，已進而用鉛鑛矣。村旁有乾渠一，東西行，蓋當時引河中水以灌地者，則當時居民非僅漁獵，亦漸務耕種矣。再西行，時行戈壁，時入河岔，猶其在戈壁之古代塚墓栽木椿作

橢圓形，每一墓以木椿表示之，聯合數墓爲一營，有墓道以爲聯絡；亦有上蓋葦裕，下支木柱作住室，而中陳死屍者。其草裕多織葦，爲瓣，編排成裕，可以蔽風寒而不能蔽雨雪。

在西行之途中，遇余僕人米及提毛拉，自雅爾當返，告余以前面不遠有一古城，名喀達喀沁，葦牆猶存。余帶隊往察，則知非故城，乃一阻水之長堤耳。上覆以紅柳及葦草，蜿蜒約五里許，蓋阻河水東北流，障之使南流以灌地者。土人誤以爲城，實誤。但由此而漢人在樓蘭地有大規模之墾植，可以明也。

時余所帶之食料已告罄盡，天氣又炎熱，考古時期已成過去，乃謀返行。五月二十二日，率隊北上，仍經行庫魯克達格之西段。返吐時，吐魯番糧料極缺乏，石米麥萬兩，而庫爾勒庫車之米麥甚低廉，商人前往轉運，經行小道，至吐魯番南一百二十里之戈壁，即邀售於途。故荒漠不毛之戈壁灘上，今乃爲往來交易之場所矣。在吐魯番休息數日，即到迪化，已六月初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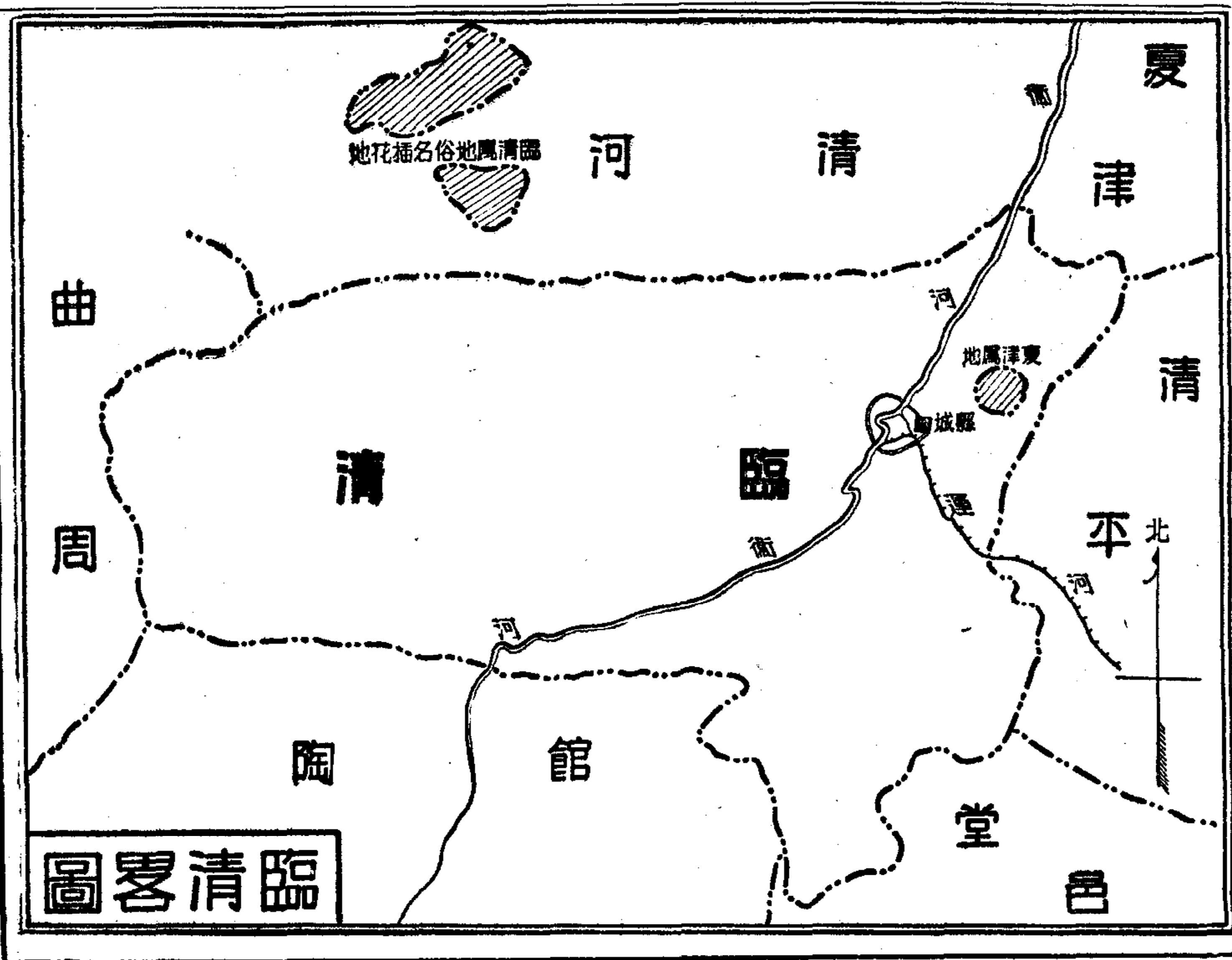
臨清小記

(一)沿革與形勢

臨清古屬兗州，西周時屬衛，戰國時屬趙，秦時屬鉅鹿郡。在漢為清淵縣，隸魏郡；魏因之。晉咸寧中改為清泉縣。後趙建平元年改為臨清縣，臨清之名始此。北齊改為清泉。隋開皇六年復為臨清；唐因之（大歷七年析臨清另置永濟縣）。至明弘治中升為州；清因之。民國復改為縣。

臨清南鄰館陶；東南與堂邑為界；東連清平；東北與夏津相接；西北兩方則與河北省之曲周清河接壤。東西廣約八十里，南北縱約六十里，面積約四千餘方里。境內無山，地勢平坦，土質宜於種棉，為魯西產棉區之中心。有衛河（一名御河）汶河（即運河）流經境內，為魯西北部交通的中樞。附近各縣輸出輸入的貨物，都以此為集散地。

戶口在明末（崇禎十三年）有丁一〇六四九，至清末就幾增至十倍（光緒二十九年丁數為九六九三一）。今則有戶五五六〇〇，有口二七三二八五了。



臨清畧圖

楊效曾

(二) 過去之臨清

臨清商業的發達，始於元代。在北宋時還是荒涼的邊塞。王安石永濟道中詩：

『燈火匆匆出館陶，回看永濟日初高。已聞空舍烏烏樂，更覺荒陂人馬勞。客路光陰真棄置，春風邊塞祇蕭騷。……』

元時因利漕運，開會通河——

『光宗皇帝在位之十七年……乃置汶泗都漕運事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二百里，捨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徙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調。道經在平，其間苦地勢卑下，遇春夏霖潦，牛僮輻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載底滯，晦冥呼警，行居騷然，公私以病，爲日久矣。……壽張尹韓仲暉，前太史令史邊源相繼建言：引汶水屬之御河，比陸運利相十百，……遂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勢，相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曲折，備言可開之狀。政府信其可成，……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

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仍起堰埭以節蓄洩，以備蕩激。……』(楊文郁：會通河記，縣志引)

商業因之興盛。明弘治中建會通東埭，『舟行上下，如乘安流』(會通東埭記，見縣志)，後又修南版新開二埭，

『放舟上者無號挽之勞，下者無激射之險』(南版新開二埭記，見縣志)，於是『速貢輸之程，廣貨殖之用』(同上)，

臨清商業愈爲發達了。當時繁華的情況，雖因文獻的缺乏，不可詳考，但由前人詩中亦可看出個輪廓來：

『十里人家兩岸分，層樓高聳入青雲。官船買舶紛紛過，擊鼓鳴鑼處處聞。』(李東陽：鰲頂巖，見縣志)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船萬斛來。』(同前)

至清益爲繁華，賀王昌題清源詩：

『名區東郡首清源，水陸交衝市井喧。翠羽明珠多大賈，奇花怪石有名園。……』

『舟車輻輳說新城，古號繁華壓兩京。……』

『千帆寒影落平沙，烟火沿堤幾萬家。市肆朝光

輝錦繡，江橋晚渡列魚蝦。富商喜向紅樓醉，豪客驚看白日斜。……

『晨光萬井已喧囂，無限舟車似湧潮。……』

(俱見縣志)

自『經王倫之劫(乾隆三十九年)而商業一衰，繼經咸豐甲寅之變(黃生才曾立昌陷臨清，殺人甚多，解字廬舍悉付焚如)而商業再衰，運河淤涸而商業終衰』。惟『衛河一流，上通衛輝，下達津沽，舟楫之往來如織』，勉支殘局而已。

近年來德臨(德縣至臨清)，臨館(臨清至館陶)，東臨(東昌至臨清)，臨濟(臨清至濟南)諸汽車路相繼通車，商務漸有起色；但因農村經濟崩潰，購買力低落，商業又受不少的影響，據今年四月會(臨清最大之期會)看來，生意較前幾年蕭條了(據言：四月會往年有二百餘萬的賣款，今年則只有一百六十萬元之譜)。然就市面上的情形，如電燈電話的裝置，以及各種商店的林立等，仍有繁華的表現，較之內地的名都大邑，如太原洛陽等處，決無遜色的。

上述臨清過去的情形，可以該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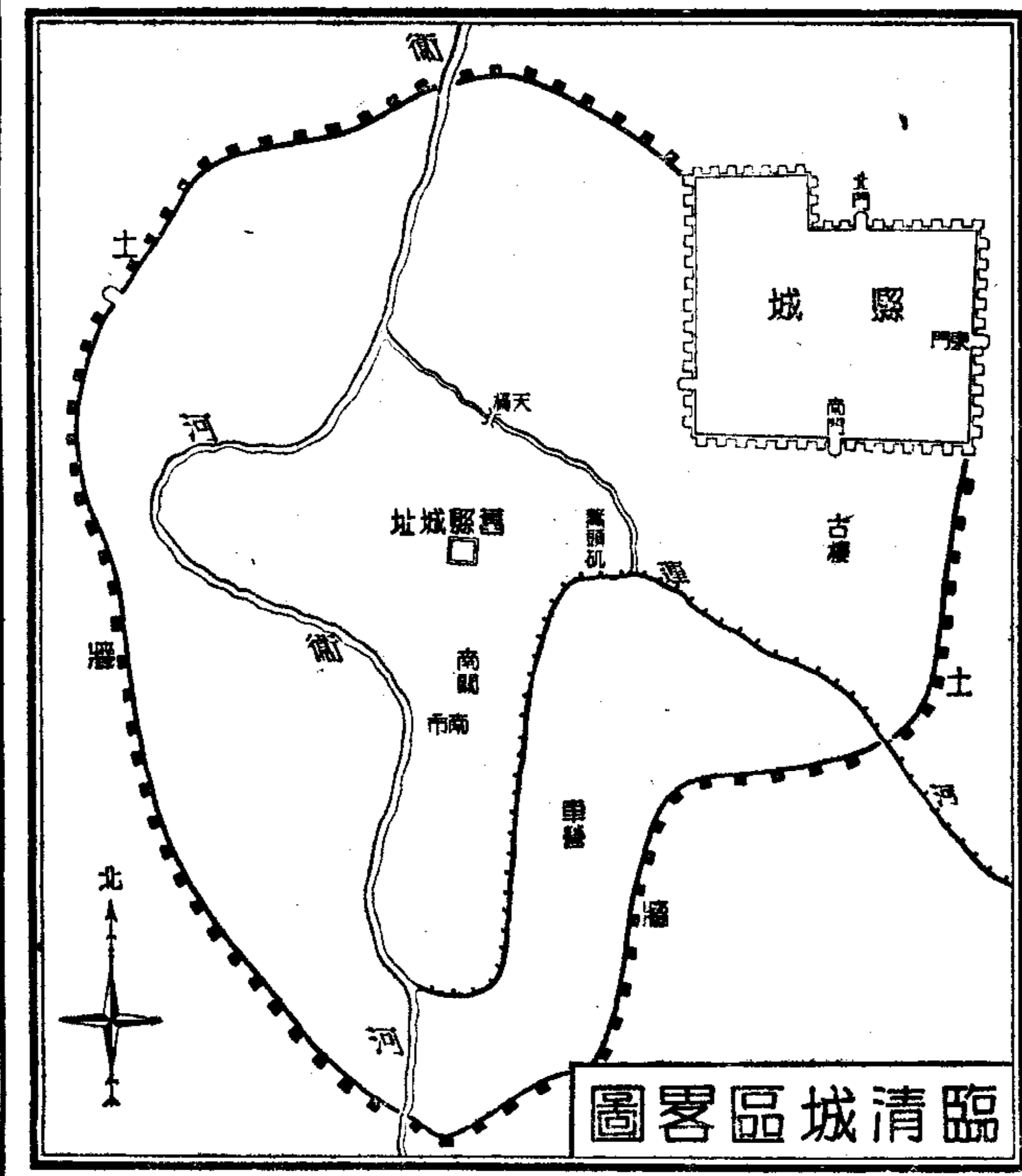
『臨清自東晉迄五代，……無商業之可言。至元明建都燕京，全國經濟端賴運河，臨清處汶衛流

域，每屆漕運時期，帆檣如林，百貨山集，……當其盛時，北至塔灣，南至頭埕，綿方數十里，市肆櫛比。……今雖滿目劫灰，元氣不復，而殘餘之商市，猶屹然為魯西貿易中心。』(縣志商業)

(三) 商業

臨清城內，頗為蕭條，商業所在地為西南關——

『臨市繁盛之區，在中洲一部，北自天橋至南



臨清城區圖

關，東自鰲頭磯至衛河，街市蟬聯，人烟輻輳。……此外則天橋以北為皮商營業之區，南市車營為糧商營處之地，衛河西之街市強半以營銷土產為業。至古樓街之糧行，十年前向稱東市，今則倒閉無餘矣。』(縣志商業)

商人有同業公會的組織，除不入公會之商家(有若干家不詳)外，有——

- 『棉業四十家 錢業十八家
- 糧業三十九家 布業十六家
- 祚炭業八十五家 木業三十七家
- 雜貨業二十八家 竹業十五家
- 銅錫業十二家 鐵貨業十家
- 硝皮業四十家 藥業九家
- 漂染業七家 銀器業五家
- 毛頭紙業四家 鞋業二十家
- 線貨業八家 蔴線業十四家
- 廢骨業三家 絲煙業五家
- 茶食業二十一家 醬園業十家
- 茶業十家 飯館業十七家

猪肉業十三家 牛肉業三十七家

油坊業七家 酒業二十九家

麪饅業二十五家 書業七家

印刷業十二家 船業二十二家

洋車業十七家 煤油業八家

捲煙業二十家 洋貨業四十家』(縣志商業)

出口貨物以棉花為大宗，每年出品在四萬包以上(每包百六十斤)，值洋八百餘萬元。其次如小麥，鷄子，醬菜等，亦多運銷於津濟青島等處。而哈噠向銷行於東三省蒙古等地，年在百萬元以上；皮貨輸出，亦達三十餘萬元。

輸入之貨，以祚炭，鹽，茶等為多。煤油洋布雜貨等輸入日增。總觀輸入輸出的情形，雖出超約四百餘萬元，但輸出之貨，不惟闕無起色，且銷路日蹙，而舶來品則源源不絕，輸入日多，農村經濟勢將日趨於崩潰！

(四) 農村概況

縣志農業：

『全縣可耕之地萬頃有奇，而人口則在三十萬以上，除婦孺不任耕作外，所餘只有半數；其中工

商士兵及游獵無業者又佔大部，所謂勞農不過十之二三。而農民之中又有佃農，傭農，自耕農，半自耕農之區別。……

「佃農——盡人力以種他人之田而分其收成，謂之佃農。每一佃農之田，約在四十畝以上，其所收穫，則田主得其七，佃戶分其三。間有平分者，則除丁漕附捐外，凡牛馬籽種肥料所需，田主與佃戶共任之。

「租農——納一定之租價於田主，收穫多寡與田主無涉。其價之低昂因地之肥磽而異。普通之數在三元左右，年分兩季繳納，荒則免之。租定之後，書立契據，名曰租約，以三年為限。價值漲落，期滿時再為規訂。至招租之地，面積廣濶，獨力難勝，則由一人承租，或組合數家通力合作，或分租於其他農戶，名為包租。

「傭農——純係僱工性質，有長工短工之分。長工以年為度，工價約四十元，衣食均取給於田主。其職務則力田之餘，兼任樵牧，較之佃農租農尤為勤苦。至於短工，或以月計，或以日計，

月工所得在十元上下，日工三角或四角不等。每屆農忙時期，邑民業此者甚多，故四鄉工市所在多有。臨時工價，由勞資兩方於趁市時規定之。

「自耕農——自耕其田之謂。此皆薄有田產，僅足自給，……既無暇舍己而耘人，又不能役人以自養。……

「半自耕農——此項農民約分兩類：一則有田較多而絀於人力，則以所餘之田分招佃租，或出資傭工以免荒蕪（效會案，此種農民非半自耕農，乃小地主也）。一則所有土田不足自給，尚須代種他人之田以資補助，……境內此農最多。

「地主——凡不任耕作，純恃地租為生活者，皆屬於此。此類之由來，或仕宦故族遺產於子孫，或豪富工商投資於土地，所謂役人以自養者也。然查臨清習俗，田主之於佃戶所分收穫，向以七成為率，而田賦牛馬肥料及一切捐攤均歸地主担任，頻年所得幾於不償所失，以故農村經濟比較破產，曩日富農十九陵替。……有力之家以置田

產爲戒，於是地價日跌，地主日少，統計全境，田有百畝者已落落如晨星矣。」

上引一段記述，將臨清農民情形約略的告訴我們，惟未能將各種農民所佔的比例數調查出來，不免是一種缺憾。

(五) 工藝

臨清工藝，舊日粉絹行（一名哈噠莊）最爲發達。最盛時機房有七百餘處，漿坊（染絹舖）七八處，收莊十餘家，織工五千餘人。今則因外蒙不通商旅，東省又復淪陷，銷路既斷，此業遂衰，現存機房不過數十家而已。

新興工業，有——

『魯西火柴公司 創於民國二十一年冬。廠內男女工人計一百六十餘名。……』

『仁和製油廠 成立於十七年秋。收購當地棉子，用機器製油。有電力發動機及柴油發動機各一部，每部平均爲三十馬力。並有裝置軋碎機一部，每日可軋棉子萬斤；鋼製榨取機八具，每日可出油千斤。……』

『協盛鐵工廠 ……所製以鍋爲大宗。廠內有

發動機一部（計六馬力）及電爐雷磨等。每日可造鍋二百五十口。……』

『華北造曠公司 ……每年出品約三千箱。……』
『印刷業……汶衛規模較大，工人四十餘（據該公司經理云：現公司內共有八十餘人），並置鑄字爐一部。……』

……（縣志工藝）

此外如糖坊，油坊，粉坊，織布工廠等規模較小，不備錄。又小手藝工人，如張羅，修秤等，及家庭工藝，如縫皮，織布等，與他處無大差別；而縣志中又未將此種手藝工人的生活及其對於全縣人口的比例等調查出來，亦不贅述。但就上錄新興工業上看來，亦可窺見臨清已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工業機器化已具相當的規模了。

(六) 風習

臨清婚嫁葬喪之禮，與各地大同小異，無甚差別。但『地處通津，習於世故，其人喜聲華而工趨避，團結力不強；其治生也，長於營運而短於蓋藏』（縣志習尚）。其風習之尤弊者，則爲早婚。諺云：

『十八大姐九歲郎，錯配姻緣怨耶娘。說他是郎

縣志的編者也感慨的說：

年又小，說他是兒不叫娘。」

『早婚之弊，相沿成風。往往女子在二十以上，

男子則僅十餘齡，男小女大，因嫌成猜。……』

(縣志婚嫁)

附記：今秋來臨，適值臨清縣志修成，亟取讀之，以覘

此地之概況。此書只印一千部，購求不易，因錄

述如上，以餉未見此志者。

二四，九，四，臨中。

來薰閣書店方志目

湖南

湖南通志二百十九卷

湖南通志二百八十八卷

湖南通志二百八十八卷

靖州鄉土志四卷

桂陽直隸州志二十七卷

清馬慧裕

清李瀚章

清李瀚章

清金蓉鏡

清汪敦瀨

嘉慶二十五年刊 附卷末六卷

光緒十一年刊 附卷末十九卷

光緒十一年刊 附卷末十九卷

(抄補三册)

光緒三十四年刊

四川

四川通志二百四卷

大甯縣志八卷

峨眉縣志十二卷

峨眉縣志十卷

夾江縣志十二卷

東鄉縣志三十三卷

清常明

清高維嶽

清文曙

清王燮

清王佐

清徐陳謨

嘉慶二十年刊

光緒十二年刊

乾隆五年刊

嘉慶十八年刊

嘉慶十八年刊

嘉慶二十年刊

河北

畿輔通志一百二十卷

畿輔通志三百卷

畿輔通志三百卷

順天府志一百三十卷

良鄉縣志八卷

清唐執玉

清李鴻章

清李鴻章

清李鴻章

周志中

雍正十三年刊

光緒十年刊

石印

光緒刊

民國十三年鉛印

竹紙八十册

竹紙一百六十八册

竹紙一百六十册

竹紙二册

竹紙十三册

五十元

八十元

六十五元

四元

三十元

竹紙一百二十册

竹紙八册

竹紙六册

竹紙四册

竹紙四册

竹紙四册

九十元

十六元

四十四元

二十元

八元

十六元

竹紙四十八册

白紙二百四十册

洋紙二百四十册

竹紙六十四册

竹紙四册

五十元

一百四十元

六十五元

三十五元

三元

○ 八一廠璃琉平北
三九九局南話電

正風

半月刊

編主隅柳吳 期十二第 卷一第

◁版出日六十月十▷

本期目次	浙江紹興之大禹陵(夏禹王坟)	浙江紹興
翁叔平墨蹟	世界各國貨幣圖考	吳貫因
退一步想	英國民族性與大英帝國之前途	余天休
日本中產階級實力及法西斯運動現勢(續)	世界金本位恢復問題之研究(續)	許興凱
紙幣發行之理論及最近之統制	現代怪傑莫索里尼	李應光
蘇聯遠東領域的經濟開發	音韻之分析	方銘休
人口思想史(續)	先秦楊朱學派(續)	余天休
述學(朱九江先生學案)		孫道庸

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序)	羅倫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續)	徐彭
凌雲閣筆記	張次
林琴南先生論畫(續)	張仲
樵隱廬隨筆	蔡潤
夷白樓隨筆	張鶴
大風	延爽
詩林	張鶴
甘肅州物產之調查及屯墾之計畫	張鶴
本國時事要略	張鶴
外國時事要略	張鶴

總發行所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訂閱全年四元郵費四角八分半年二元
 二角郵費二角四分 零售每册二角
 電話二八八五

中國經濟

期十第 卷三第
版出日一月十年四廿

目要期本

資本底原始積蓄過程	王毓銓
所得稅之理論與實際(續完)	王萬福
農業恐慌論(續完)	彭迪先
中國農村之革命及其評價(續完)	楊捷之
我國國有鐵路之興起及待與設施	張秉義
法西統制下之生產方式之經濟解剖	武育宣
關於西亞細亞之生產問題	汪保安
漢代農業的若干問題	馬乘風
中國農村經濟報及統計(續)	李競西
國內經濟情形	張一凡

號二巷倉龍廟軍將京南
 行發編主會究研濟經國中
 處售代總
 司公誌雜海上 局書央中京南
 元一年半元二年全定預誌本
 角二洋大册每售另期本角一

漢口商業月刊

期十第 卷二第
期二十二數總

目要

(A)社評	陳紹博
(一)李滋羅斯爵士來華(肇民)	程序
(二)粵征麵類附加捐評	齊植齋
議(宗伊)	
(三)如何溝通內外市場(肇民)	
碼問題(宗伊)	
(B)論文	
(一)漢口市二十三年國內國外貿易概況	
(二)漢口洋貨足頭業的現況	
(三)國貨政策芻議	

(四)匯兌統制之理論與實際	林夢觀譯
(C)工商調查	
武漢之工商業(十二)——皮業——照相業	本社調查部調查
(D)商業講座	
店員與售貨效率	張一夢
(E)本埠金融及商品市況	
(甲)金融(乙)商品	
內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清代學者地理論文目錄

(續)

王重民

5. 山川

攷釋

- 五嶽說 姚鼐 惜抱軒文後集 一，一上
- 五嶽釋 臧庸 拜經堂文集 一，X
- 五嶽考 金鶚 求古錄禮說 一，二五上
- 五嶽辨 陸心源 儀顧堂集 一，一三上
- 五嶽考 俞樾 詒經精舍自課文 二，三下
- 釋五嶽 王舟瑤 默齋集 二，七上
- 釋山五嶽前後異義考 皮錫瑞 經訓書院自課文 二，三二下
- 續爾雅釋山論南嶽 段玉裁 涇韻樓集 四，四〇上
- 霍山爲南嶽解 洪頤煊 筠軒文鈔 四，一七上
- 霍山卽衡山考 沈濤 十經齋文集 三，一七上
- 衡山考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五一上
- 秦始皇南渡淮水之衡山乃天柱山考 張宗泰 質疑刪存 中，二上
- 北嶽辨 顧炎武 亭林文集 一，一上

- 恒山辨 陸隴其 三魚堂文集 二，七下
- 嶓冢漢源辨 朱鶴齡 愚菴小集 一二，一〇上
- 水經嶓冢山帖子東東潛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一〇下
- 釋嶓冢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一，二五下
- 攷碣石 王舟瑤 默齋集 二，二上
- 碣石考 楊守敬 晦明軒稿 上，六二上
- 塗山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〇，六上
- 塗山考(二篇) 陳澧聲 詒經精舍四集 二，六上
- 禹貢崑崙辨 萬斯同 羣書疑辨 一〇，一上
- 崑崙辨(二篇) 萬斯同 羣書疑辨 一〇，一八上
- 崑崙山釋 洪亮吉 更生齋文甲集 一，三下
- 崑崙虛異同考 張穆 身齋文集 一，三下
- 鑿龍門析底柱說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一五，三〇上
- 大伾山在成皐說 蔣湘南 七經樓文鈔 一，三二上
- 大荒西經炎火之山考 吳承志 遜齋文集 八，一六下
- 歷山辨 牛運震 空山堂文集 一一，六上
- 首陽山考 金鶚 求古錄禮說 一四，三六上

首陽山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一，二下

早山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一，二上

與邵編修辨爾雅斥山書 洪亮吉 卷施閣文甲集 七，一二上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晉涵(附漢水釋) 洪亮吉 卷施閣文甲

集 七，五下

訂大別在安豐，大隧直隸冥阨不在郟縣說 張聰咸 經史

質疑錄 一，二二下

復胡景孟編修論大別書 張聰咸 經史質疑錄 一，一六上

與張阮林孝廉書(駁張撰大別考) 胡承拱 求是堂文集 二，六上

復姚姬傳夫子論大別書 張聰咸 經史質疑錄 一，二七下

大別山考 黃彭年 陶樓文鈔 二，一五上

小別大別考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九，二二下

夫椒考 黃以周 微季史說略 四，三下

復王德甫書(狼居胥山考) 趙文哲 湖海文傳 四二，二三下

再復王德甫書(續考狼居胥山) 趙文哲 湖海文傳 四二，二四下

祁連山考 全祖望 蔚琦亭集外編 四〇，一〇上

縣度考 (在葱嶺南，見漢書西域傳)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一六，

一八上

水經積石辨 萬斯同 羣書疑辨 一〇，一二上

孟嘉落帽龍山不在姑孰考 張宗泰 質疑刪存 中，一八下

與湘汀論蒙山嶧山書 朱·珩 小萬卷齋文稿 七，一上

魯山考 武億 授堂文鈔 三，四上

漢路山考 鄒漢勛 數藝齋文存 一，二〇上

泉山辨 陳壽祺 左海文集 三，八四上

原山考 趙執信 鈴山文集 一二，一上

左山考(山東曹縣) 俞正燮 癸巳類稿 九，八上

彌婁山鐵圍山攷 俞正燮 癸巳類稿 九，三五上

乍浦九山辨 顧廣譽 海過齋續集 一，九上

四明山九題考 黃宗羲 南雷文案 一〇，一〇上

長白山錄 王士禛 帶經堂集 五二，一上

馬鞍山錄 王鳴盛 西莊始存稿 二三，一〇上

南海說 胡元直 介堂經解 一，七上

西海釋 洪亮吉 更生齋文甲集 一，五下

蓋地海論 俞正燮 癸巳類稿 九，三三上

震澤太湖辨 朱鶴齡 愚菴小集 一二，七下

震澤考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一〇，一八上

震澤考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一六下

彭蠡說 秦瀛 小峴山人文集 一，八上

與朱蘭坡書(考雲夢澤) 胡承瑛 求是堂文集 二，一上

昆明池考 全祖望 鮚埼亭集 三五，九上

巢湖考 莊有可 慕良雜著 一，七下

西湖非明聖湖辨 趙一清 東潛文稿 下，六八上

雜說

說天壽山 龔自珍 定齋續集 一，二下

說京師翠微山 龔自珍 定齋續集 一，一上

說長白山 陳澧 東塾集 一，二四下

書陳東塾先生說長白山篇後 勞乃宣 桐鄉勞先生遺稿 三，一四上

長白山發祥考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八，二〇上

布果素克至沙濱達巴哈界地山嶺等名補證 吳承志 遜齋文集 九，一七上

答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 桂馥 晚學集 六，六上

東四明地脈記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一八，一上

廣州貪泉說 陳玉樹 後樂堂文鈔 四，三五下

黔縣山水記 俞正燮 癸巳類稿 八，一上

記績溪山水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五，四下

序跋

書李靜軒先生萬山綱目原稿後 王棻 柔橋文鈔 一一，七上

校刻李氏萬山綱目跋 章棫 一山雜文 一，二二下

復王政伯孝廉書(言萬山綱目) 章棫 一山雜文 一，二二下

宋槧本廬山記跋 羅振玉 雪堂校刊羣書叙錄 下，七〇上

鈔本黃山圖經跋 羅振玉 雪堂校刊羣書叙錄 下，七七下

鼓山志跋 杭世駿 道古堂文集 二六，四下

勞山圖志序 顧炎武 亭林文集 二，一七下

丹霞山志序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七，二二上

吳興山城名叙 嚴可均 鐵橋漫稿 五，一三下

雁蕩山志序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七，一〇上

與李允公書(論李修雁蕩志) 潘耒 遂初堂文集 五，又二五上

雁蕩山志序 朱珪 知足齋文集 一，一〇上

與陳少文書(論劉達軒南雁蕩山志) 吳承志 遜齋文集 一二，一

一下

重修南嶽志序 郭嵩燾 養知書屋文集 七，三上

益山志後序 馮煦 蒿齋類稿 一六，三四上

北山無門洞誌序 毛奇齡 西河合集 三八，一〇下

新纂蘭亭孤山二志序 毛奇齡 西河合集 五〇，一上

廬山志序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二，六下

嵩山志序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二，八上
青原山志序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二，九上
闔阜山志序	施閏章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	二，九下
盤山誌序	王士禎	帶經堂集	六五，二二上
長白山錄自序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五，一三上
長白山錄後序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五，一四上
重鈔委羽山志序	王 棻	柔橋文鈔	七，一七下
委羽山續志跋	王 棻	柔橋文鈔	一〇，一〇上
九峯山志自序	王 棻	柔橋文鈔	七，二二下
說嵩序	李 紱	穆堂初稿	三一，三六上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阮 元	學經室三集	四，一七下
重修崇川五山志序	唐仲冕	陶山文錄	四，四六上
重輯丹崖山志啓	戚學標	鶴泉文鈔	下，六二下
丹崖山志序	王 棻	柔橋文鈔	九，一二上
虎丘山志序	徐乾學	檀園文集	二一，二五上
虎阜志序	任兆麟	有竹居集	八，三一上
擬顧野王虎邱山序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三二，一二下
重刊惠山記序	方宗誠	柏堂集續編	三二，一二上
華岳志序	杭世駿	道古堂文集	六，五下
泰山道里記序	姚 鼐	惜抱軒文集	一，六上
泰山道里記序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四，三〇下
泰山志序	阮 元	學經室二集	七，二下
俗覽自序	唐仲冕	陶山文錄	四，一上
靈峰山誌序	齊召南	寶輪堂文鈔	五，一上
周夢坡靈峰志序	廖荃孫	藝風堂文漫存	二，二六下
碧雲山志序	李 紱	穆堂別稿	二四，九下
岳陽山志序	胡鳳丹	退補齋文存二編	一，二八上
孤山志序	胡鳳丹	退補齋文存二編	一，一九上
黃鶴山志序	胡鳳丹	退補齋文存二編	一，一〇上
大別山志序	胡鳳丹	退補齋文存二編	一，一二上
浯溪志自序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七五，七上
跋浯溪志	王士禎	帶經堂集	九二，一六上
書浯溪新志後(代)	余廷燦	存吾文稿	二，三〇上
重修濂溪志序	湯金釗	寸心知室文存	五，一八上
桐溪記略序	馮浩	孟亭居士文稿	一，八〇上
桃花源志序	胡鳳丹	退補齋文存二編	一，一六上
星宿海序	馬國翰	玉函山房續集	四，七下

國內地理界消息

葛啟揚
楊向奎輯

甲 各省生產狀況

蘇省當局計劃改進全省棉業

劃分中美棉推廣區域

各學術機關無不參加

【清江浦通信】江蘇土質氣候適於植棉，向為我國產棉重要區域。年來因農民墨守成規，不知改進，致收穫量日漸減少。蘇省當局以棉業為改進農業問題之急要問題，且本省為全國產棉之中心，計劃改進，實難再緩。查本省棉田面積之廣，出產之豐，尤為各省所不及，若任其荒廢，殊屬可惜，特擬就改進計劃，茲錄如後：

棉產概況

(甲)江蘇現有棉田面積常年約九百萬畝，各縣中以南通之植棉面積為最多；海門，如皋，崇明次之。上列棉田均係墾熟者，其尚未開墾，而預計開墾後可以植棉者，約有二千萬畝。(乙)皮棉產額，江蘇年產皮棉約一百八十萬担，各縣產棉，南通第一。(丙)棉花品質：江蘇各地棉花品質，分通州棉，崇明棉，常熟棉，下沙棉，太倉棉，鹽城棉，上海棉，等種。自社會進步，紡紗趨勢由粗而細，往時以紡十八支紗作為中心者，今則改進至二十支以上。蘇省各地棉花纖維短而極曲數低，大多不適於紡製二十支以上之細紗，則應謀品質之改進，誠不可再緩也。

棉區劃分

江蘇各地所植棉作，雖品質不一，然大別之，不外中美棉兩種，故棉區之劃分，即可依中美棉分布狀況，而劃分中美棉與美棉兩大區域。(甲)中棉區域，江蘇之腹部及長江兩岸地帶，包括南通，海門，啓東，如皋，靖江，崇明，泰興，江陰，常熟，嘉定，上海，寶山，太倉，川沙，南匯，金山，松江，青浦，江浦等縣。(乙)美棉區域，江北濱海

一帶自啓東起，歷海門，南通，如皋，東台，鹽城，阜寧，漣水之鹽墾區域及徐海各地。

棉業改進

(甲)改進目的，一，本省棉作產量之增加，二，本省棉作之品質改進；以上兩項中，第二項尤加注意。(乙)改進原則，中棉與美棉並重。(丙)改進方針，一，用試驗方法，研究改良棉作之品種及栽培方法，推廣普及於農間。(丁)改良方案：(子)改良本省棉作品種：(a)原則，一，繼續選育並繁殖已經改良而又合於本省之品種。本省已改良品種，中棉如鷄脚棉，江陰白籽棉，美棉如脫子棉，鷄脚洋棉，均已顯著之成績，應積極繼續選育並繁殖，以供推廣。二，選育合於本省之新良品種。(b)方法，積極進行下列各法：一，純系育種法。二，引進新種法。三，雜交新種法。(丑)改良本省棉作栽培方法，(a)原則，一，繼續改進已經改良而又合於本省之栽培方法。二，改進本省尚未改良之栽培方法。(b)方法，用植棉試驗方法，對各項棉作栽培方法分別舉行試驗。(戊)推廣，目標使普及於全省，中美棉分區推廣，同時並進，擇定中心地點，向外擴充，完全採純種主義，劃分中棉推廣區，美棉推廣區。

栽培方法

品種及栽培方法，視各地情形而定，關於品種方面，分述如下。一，中棉暫用改良白籽棉，鷄脚棉兩種，應以各地風土分別推廣之，以鷄脚棉為原則。二，美棉暫用馴子脫子棉，及改良鷄脚洋棉，亦視各地風土而分別推廣之，以南通之狼山為中棉推廣區全區之中心。三，美棉之推廣，以南通三餘鎮為第一中心，銅山為第二中心，第一中心以鹽墾區域各公司為範圍，第二中心以徐海淮各地為範圍，俾便普及農民，

保持純種辦法，組織合作社及軋花廠。

改良機關

一，江蘇省立棉作試驗場。二，江蘇省棉作改進所。三，產棉各縣農業推廣所。四，南通農學院。五，中央大學農學院。六，金陵大學農學院。以上各機關，雖性質不同，組織互異，然謀致力於江蘇棉業之改良殆無不同。以後應合力進行，整齊步伐，以收分工合作之效云云。（二四，九，一三，北平晨報）

閩省實施農村合作

委員會已正式成立 經費年定十二萬元

【福州通信】閩省連年受天災及匪患影響，全省七百二十餘萬農民，及二千三百多萬畝耕地，均陷入疲敝不堪狀態。去年勦匪軍事大功告成，匪區相繼收復，本省曾成立農村金融救濟處，以霍六丁為處長，在順昌十三縣，辦理農村貸款事宜。惟當時辦理成績尚未大著，經蔣委員長將霍六丁調赴行營，訓示辦法，至最近始令閩省依照豫鄂皖贛四省農村合作規程，將農村金融救濟處改組為農村合作委員會。任命財政廳長徐桴兼該會委員長，霍六丁沈鏡為委員。並由行營派受有農村合作訓練之胡堅等多人來閩辦理。現農村合作委員會，於九月二日正式成立。徐桴霍六丁沈鏡三人同日在省府禮堂宣誓就職。該會經費，年定為十二萬元，已列入本年預算，至農貸經費已由行營撥給三十萬元應用。本年度工作縣份，除農村救濟處原辦之順昌，將樂，建寧，泰甯，邵武，崇安，浦城，仙遊，羅源，連江，閩侯，福清，長樂等十三縣外，另選定福安，甯德，屏南，平潭，閩清，莆田，德化，晉江，同安，漳浦，建甌，建陽，南平，沙縣，長汀，連城，龍巖等十七縣，共三十縣，每縣各派指導員一人或二人前往指導。先由委員會成立指導員訓練所，招取各縣有農村合作思想及服務農村興趣之合格人員入所訓練三個月，派赴各縣為指導。本省陳主席對於該會成立，並以三事勗各委員，（一）當此民窮財盡之際，一切須以經濟為本，要以最低費用獲得事業最大之效果；（二）辦事要認真，克勤克儉，忍勞耐苦，才博得農民的信仰；（三）態度須絕對公正，不能有絲毫偏私，應借貸的就必借貸，該收回的就

收回，庶農民得普及利惠，而顯示合作的功能。

（二四，九，六，上海晨報）

贛省農產豐收

各縣農田均及時耕種 農村經濟可稍資調劑

【饒州通信】贛省位揚子江之右，居江水之中游，地廣土沃，物產豐富，各地特產，除瓷器，木材，紙張，夏布，茶葉，蔗糖外，餘如糧食，棉花，菸葉，黃豆等，尤為農產之大宗。民十七年後，因赤禍蔓延全省，久則未清，各地農作失時，出產日形衰退。近年經國軍之層層包擊，已告肅清，各地農田，均能及時耕種，農村劫後經濟，得以稍見舒調。今歲菸，棉，稻，豆，四大農產物，雖遭夏季霖雨成災，稍受損失，惟高處未被水浸田地，及上游各河流積水早退者，農民均先後補種，產量普告豐收。今將菸，棉，稻，豆生產狀況，調查述次：

菸葉

贛省菸葉輸出量，向佔九江出口總價之大宗，產區分佈二十餘縣。產量最多者，為廣平，信豐，鄱陽，石城，瑞金，廣豐等縣。惟因農民種植選種不得法，除鄱陽，廣昌，廣豐，所產葉質能製雪茄捲烟皮絲外，餘均只可製黃烟絲，需要既狹，銷路隨之不起，日趨衰落。本年各產地菸葉因播種及出苗時得天時之調勻，發育甚好。至夏季因霖雨過多，沿鄱湖低窪菸田大半被水浸腐，農民不及收穫，損失甚重。高地及提早收穫者，收成都稱豐稔，且產質優良。鄱陽等處頭期伏葉，長江湖南安徽等帶，搜辦頗勤，價自三十餘元至十七八元，比上年每擔見高八九元，內地去買，因出產不多，亦俱儘量購進。現在戶行積葉多是次等腳貨，買方需求尚殷，咸望本年秋季葉出新增辦，市勢頗呈佳象。菸葉收成，雖遭水災而減歉，但得價格之抬高，猶可稍補前失耳。

棉花

本省植棉之區頗廣，出產較多者，為贛北之鄱陽，都昌，九江，湖口，彭澤，永修等縣。在未受匪禍以前，每年產額約在十七萬擔；近五六年來逐歲衰減，各縣產額，年只七八萬擔。本年新花，在立夏節當棉

播種後，因雨多發育甚齊，亦因雨多而致苗根浸爛。至六月間霖雨連綿，鄱陽，樂平，濱湖低處稻田，多被水淹，農民以棉收無望，多拔去腐苗，改種其他作物。七月來，天時轉順，各地棉花之生長甚好，花實十分秀茂，至白露止，如天氣無特殊變化，可望八九分收成。預計本年產量，當比上年豐收。

早稻

本省農民，佔全省人口十分之六，鄉人以務農居多，撫，吉，饒，袁，各河流域，為產米最富之區。長江各口岸米穀輸出量，除蕪湖長沙外，要推九江為第三位。今歲產稻各縣，春間播種時，天氣尚稱順調，稻苗生長良好。入夏因積久霪雨，山洪暴發，各河流水勢猛漲，鄱湖，贛江，吉水，下游各處圩堤，次第被水沖破。撫贛各河水位，繼漲增高，一般農民，咸疾首蹙額，深念早稻無收；米商亦乘機囤積，糧價飛騰。幸不久水位漸退，天氣放晴，穀粒多垂頭結實，且得泥肥積糞，益勃榮滋長。除一部稻田遭水淹損，餘均有十成年歲，上月新早稻已先後登場。產量之豐，以吉安，鄱陽，撫州，豐城，德興，萬年等縣為最（指未被水災早稻）。半月來，饒，信，撫，袁各屬新穀市價，每石自三元至四元餘，穀價最昂之婺源，每百斤秤市價，自一百二十元跌落至八十元以內。現在各縣中稻正在抽穗，晚稻亦將吐花，且因時雨頻降，禾苗蓬勃，未來豐收又可預卜。刻省府為調節米穀價格，特定辦法十一項，由省府向豐收地方出價營運，全省米穀一律通行無阻，不得征收任何捐稅，使供求相應，免致穀賤傷農。

黃豆

本省沿鄱陽湖之彭澤湖口，瑞昌，鄱陽，餘干，及贛江流域之清江，永新，分宜，進賢各縣，向為豆產最富之區。今歲各產地黃豆，早已出新，收穫亦告豐稔。初因內地銷路微薄，市價每石跌至三元以內，較之去年同期市價，已低落二三元。上月來，因去胃漸暢，饒城，清江，九江各埠到貨，走銷活躍，產地以秋季大豆已放花，近得天時之調勻，發育甚佳。本月中旬後，早者可收穫，對黃豆之市價，均不板緊，

一致放鬆脫售，且因滬市寧波搜辦頗強，市勢亦呈步穩之象。

（二四，九，一三，北平晨報）

上半年中國棉業統計

華商紗廠聯合會發表，本年度上半年（二十四年一月至六月，中國棉業統計，開工錠數為四·八〇九·五五九錠，與二十三年度下半年之開工錠數為四·七七七·〇九二錠兩相比較，增加僅三萬二千四百六十七錠。更查去年下半年比較去年上半年增加錠數，共達九萬八千八百二十錠。而去年上半年比前年下半年之增加錠數，亦達三萬八千〇六十六錠。以此比較，即可佐證紗業之不景氣。至於銷用花衣，則今年上半年總計用花衣一·一七三·一五〇包（每包五百磅），亦遠不如去年下半年之用花衣一·三一八·八三二包之多。（二四，九，七，上海晨報）

粵省製糖業之展望

【廣州通信】粵省自施行糖業統制，即設立糖廠，施行製糖工業以挽漏卮。自去年十二月市頭新造兩廠開工之後，惠州二廠亦隨於一月間開工，對於過去榨煉及販售各情，多已散見報端。茲值榨蔗時期已過，今後關於本省糖業建設進行步驟究為如何，以事屬生產事業，當為一般社會人士所注意。記者昨分別詳加調查作成有系統之概述，用饜讀者。

整理糖廠

自本年四月底市頭新造兩糖廠將甘蔗榨完後，即積極從事修葺機械，並加以整理及改善，故一切工人並無停工。廠內機械自經改善後，將來開工則市頭廠可榨蔗超過一千噸以上，新造廠可榨蔗超過五百噸，蓋照前次最後榨蔗時期，市頭廠已可榨至千一百噸，新造廠亦可榨至六百噸。如再加以此次停工時期之整理，將來成效增高自不待言。

開始煉糖

現在廠內已經開始煉糖，因在此期無蔗可榨，而本省市面及國內各處均極需白糖，故本省政府特呈准財政部照章付稅運入原料糖以為製煉原料，同時搜集本地土糖改煉，故市頭新造兩廠日來經已開工製煉白糖，以應本市及上海之需要，而此次製煉經加多些少機械可以製煉幼砂，現兩廠合計每日可出糖二千五百担。

改良蔗種

關於改良及蕃殖蔗種事務，數月來，均注重指導植蔗農家改良種蔗方法，及蕃殖優良蔗種。查去年運入優良蔗種千餘萬株，此項優良蔗種之產量，約比本地蔗種增加一倍以上。經一年來之試驗，知瓜哇三二八七八及二八八三及二七二五與菲律賓濱種等蔗種成績優佳，曾在番禺之三角洲及潮汕惠州一帶試種，結果皆比本地種多產一倍以上。現在本省種植此項蔗種之蔗田面積約八千餘畝，足供十二萬畝蔗田蕃殖之用。在今年因優良蔗種未能盡量蕃殖，故所榨多為本地蔗，如明年良蔗種成熟，便可全榨優良蔗，對於糖之成本可輕一中，而農民之收穫又可增加一倍，此為優良蔗種大規模蕃殖成功情形。

訂約購蔗

查兩糖廠去年訂約購蔗，全省各地大農呈報，而蔗田面積實際與呈報數目不相符合。今年曾派出測量員三隊切實將各地定約蔗田測量，據報各地蔗田約七萬畝，但測量後約得實數五萬畝，故經此次之測量，農民不能以少報多，同時糖廠方面可以指導改良，而不足之數可以預早計算補購。此為今年種蔗事務之改善者。

改善斬運

現在積極整理去年斬運甘蔗情形。查去年斬運甘蔗係批交商人或大蔗農辦理，故工作不大妥善，往往斬運甘蔗不依日期及延遲農民斬運，兼有勒索農民之嫌疑。現正設法切實取締，將來辦法，由農民自斬，由糖廠組織運輸部份代為運輸，不再經大農之手，以免有從中欺壓小農事情。現各廠雖停工兩月以整理機械，惟各方面工作如貸款種蔗改良蕃殖蔗種等事務，致各工作人員實無一刻閒暇，並且蔗種工作全年皆有，如在未榨蔗前對於植蔗，改良蔗種，指導農民種蔗，整理運輸煉糖，調查蔗田，貸款農民種蔗，分配肥料蔗種等事，異常煩雜，均須於此時期內辦理，俾一到榨蔗時期，製糖工作能迅速也。

乙 華僑在南洋之分佈及入口稅

孫總理嘗曰華僑為革命成功之母，孫總理嘗作斯言者，蓋目視華僑之人力財力，大有裨益於革命也。余遭九一八國難家難，存申胥之志，

整頓蔗廠

惠州軍糖廠因去年所種為本地蔗，復因受水浸災害，致品質不大優良，同時因斬運種種工作均屬初辦，及新機器安裝草率，工作人員不大熟練，故榨蔗方面略有窒礙。惟現正由檀香山公司負其全責，將機器修妥，至今年開工時，准可榨至一千噸以上。該區改良蔗種亦大有成績，其新種每畝可出至三百餘擔。然現有蔗田面積甚少，不過四百畝，如能陸續蕃殖，除今年尚須再榨一年外，明年便可全榨優良蔗種，屆時利益尚可超過市頭新造兩廠。

籌備新廠

現農林局對於順德潮汕兩糖廠均依照條約籌備進行，順德廠由斯可達公司建築，潮糖廠則由檀香山公司建築；一方面並籌備購蔗，以備年底供給糖廠原料。順德方面經照廣州區第一營造場辦法，貸款農民種蔗，至潮汕方面辦法則就地召集蔗商組織，根據政府通過購蔗條約及價值，向農民收買成料蔗以供蔗廠，預料兩廠均可依期完成，而原料蔗之供給亦不致或有缺乏之虞矣。

(二四，八，二八，申報)

渤海魚產

生物研究室發現文昌魚

【平訊】國立北平研究院動物學研究所籌設之渤海洋生物研究室業於本年四月二十日在煙台成立，該所所長陸鼎恆曾於七月初赴煙台視察，並考核煙台與威海兩地之情形，準備建設一永久之研究機關。陸氏考察事畢，已於日前返平，據談，威海環境佳良，極宜於建設研究場所云。陸氏此次並採有大批海產動物標本，其中有浮游性之文昌魚幼體一種尤為珍奇，足徵此動物在渤海灣內亦有存在。按文昌魚日本名蛸蠅魚，為下等之脊索動物，較魚類位置為低，華北尚無發現，該所膠州灣動物調查團數月前曾在青島附近發現云。(二四，八，三〇，大公報)

抱南八之憤，奮而二遊南洋，足跡遍歷英，法，荷各屬地。今謹將華僑在南洋各地分佈之狀況，及各屬入口稅之概況，集誌於此，想亦關心南

洋華僑人士所樂讀也。

一 英屬馬來亞華僑概況史

依據英政府發表，一九二一年之統計，英屬馬來亞之人口，共為三百三十三萬二千六百〇三人，華僑總數為一百七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較諸一九一一年，增加二十六萬八千四百六十二人，約當全數百分之三十。自一九二一年以後，中國國內政治之紊亂，經濟之恐慌，兵災匪患之餘，貧寒富有，多遠適異國，藉獲生活安全，故英屬馬來亞華僑之人數，較前數年激增。茲將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五年間自新加坡出入口之人口數目列下：

共出口人數 四九〇，八四五
入口人數 一，二〇九，二一六

由上觀之，五年間竟增加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一人，可謂多矣。

依照一九二一年之統計，華僑籍貫，依據南洋習慣，以方言不同而分類，計佔較多數者，為福建人，廣府人，客屬人，潮州人，瓊州人五大派別。下列一表，示一九二一年旅居英屬馬來亞各籍華僑人數：

籍貫	人數	籍貫	人數
福建人	三七九，九九五	廣府人	三三二，〇四二
客屬人	二一七，八五〇	潮屬人	一三〇，一二二
瓊州人	六八，三〇八	其他	四五，〇三七

由上表觀之，華僑旅居英屬馬來亞者，福建人約占百分之三十三，廣府人約占百分之二十八，客屬人約占百分之十九，潮屬人約占百分之十一，海南人約占百分之六，屬其他籍貫者僅占百分之三。

華僑散布英屬馬來亞，無政府之提倡，無國力之後盾，而到處有華人足跡，除了加奴，及吉蘭丹外，一切大商業，小商業，手工業，及勞動階級，幾盡屬華僑掌握。在海峽殖民地，華人數目比土人多一倍；在馬來聯邦，華人數目亦幾與土人相等。其他民族，論人數更不足與華人相頡頏。華人之在南洋，氣魄可謂雄矣。

依英政府政治專刊所載，一九三一年華僑在馬來亞全數共增至一百七十萬零九千三百九十二名，在各邦人口列下：

海峽殖民地	六六三，五一八	馬來聯邦	七二一，五四〇
馬來屬邦	三三四，三三四	合計	一，七〇九，三九一
海峽殖民地中，計新，檳，馬三大埠，華人人口分列如左：			
新加坡	四二一，八二一	檳榔嶼	一七六，五一八
馬六甲	六五，一七九		

英屬馬來亞，對華僑入口完全免稅。華僑初次入口，繳納新幣五元（約當現洋國幣九元七角），六個月中出口，可以領回。如不出口，領居留執照，作為執照手續材料費免領。

二 英屬緬甸華僑數目概況

英屬緬甸，因距我國稍遠，故華僑之前往彼地者不甚踴躍，據英緬政府統計局報告，一九三一年華僑人數，共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名，各籍人數如下表：

廣東省	九一，三二八	福建省	八三，四五七
雲南省	一一五，二〇九	其他各省	三三，六八九
合計	三二七，六八三		

觀以上統計，緬甸之華僑以雲南省為最多，蓋雲南人之往緬甸者，大半由陸路赴上緬甸，路程遠者不過一二千里，近者只數百里耳；不若閩粵人之船行重洋，經時匝月也。茲將華僑在緬甸各大埠之人數分佈，及各埠華僑主要營業，分列於後：

仰光埠	二九，八七一	勃生	一七，六三一
毛淡綿	一四，七一一	勃臥	一一，三七四
卑謬	三，二一九	仁安羌	四，七一八
敏巫	九四六	敏建	七一七
卜岸	五四二	曼德里	八，九一一
臘戍	六六七	美只那	二，七四六
舞港	八八七	勇馬	一一，四一五
其他各埠	一九，三二六	合計	三二七，六八三
仰光埠，各種商業俱全。勃生，勃臥，以營米穀為大宗。毛淡綿，海產。仁安羌，煤油礦工人。美只那，營紅綠寶石。勇馬，挖寶石工人。			

其他各埠，各種營業均有，不若以上各埠營業單純耳。
緬甸華僑入口，即辦理居留執照之手續費亦全免，故華僑入口甚為便利。

三 暹羅華僑人數

暹羅全國人口，據暹政府內政部一九二九年調查所得，各省人口統計共一千一百五十萬六千二百零七人，華僑共三百五十八萬九千零零五人。但華僑實數，華僑咸云超過五百萬，因暹政府將華僑之一二代土生者悉列作暹人也。列表如左：

省名	全人口	華僑人口
京畿	九二一，六一七	五三四，一七七
大城	八三九，七七五	一四八，九二四
巴真	五〇八，三三九	一一〇，二四九
坤西施	四七四，五四二	八一，六六一
洛武里	五七九，七五七	一一二，九三五
詩食嗎叻	九〇九，一七五	三〇八，二七一
北大年	三三五，一四八	九〇，四一七
蒲吉	二四二，〇四八	七八，〇五五
莊他武里	一六九，六二六	九八，一三四
叻察詩嗎	二，八二二，七一〇	六三七，四一九
烏隆	一，〇六〇，五六五	七一二，六一九
那坤素旺	五〇二，九七一	二六，〇一五
彭世洛	五七六，九五二	一〇四，九八六
帕葉	一，五四九，三九〇	五四五，一四三
合計	一，五〇六，二〇七	三，五八九，〇〇五

暹羅政府對華僑入口，收入口稅一百二十銖（暹讀銖首為帕，每銖合我國幣一元三角，共合國幣一百五十餘元）；惟旅行在一月內出口者，可免繳入口稅。但暹政府近年來，對華僑入口，檢查限制極嚴，余曾赴其移民入口稽查局參觀，見有佈告多張，均係限制華僑入口條例，擇錄數條如下：

限制華僑入口條例

- 一、繳入口稅一百二十銖。
 - 一、有目病者不准入口。
 - 一、男女入口移民年齡在十歲以上不識隻字者，不准入口。
 - 一、單身女子，不過二十歲，不准入口。
- 其餘覓保登記，種種麻煩，不可勝舉。總之華僑在南洋各屬之入口，以暹羅為最困難耳。

四 華僑在越南情形

華僑在法屬安南境內，在民國十五年前，約有八十萬名；民二十年後，因種種關係，華僑相繼返國，至今只有四十二萬餘。記者旅行安南全境，調查華僑數目如下表：

在五大屬邦者	在主要各埠者		
北圻	一一〇，九四六	中圻	五九，一六四
南圻	一五九，七四一	高綿	九四，五二三
暹國	一，六四七	合計	四二六，〇三一
西貢	四，八一四	堤岸	八六，七三四
金邊	三五，九九六	馬德望	五，六五五
順化	八，二〇〇	海防	四八，一六七
河內	五九，三四二		
在南圻各省者			
芹苴省	二千名，計廣府一千餘人，潮客二幫七百餘，福建人一百餘。		
迪石省	共三千七百六十五人，計廣府人五百六十八名，潮州人一千七百六十九名，海南人一千四百二十八名。		
沙澗省	省垣共有一千三百餘名，計廣肇幫有九百六十名，客幫三百六十名，福建一百七十名。		
橫榔省	省垣共有一千五百名，計廣肇幫七百五十名，福建人四百三十名，海南人二百二十餘名。		

金歐省 有八百餘名。

瀋臻省 有三千五百名。

東川省 有二千七百餘名。

土龍木省 有八千七百餘名。

薄察省 有四千一百餘名。

南圻共分二十一省，爲省篇幅，餘從略。

華僑納稅情形：

一九三〇年越南政府移民局發表華僑入口稅則如左表：

一，凡年齡在五十六歲以上，無論何季到埠，加納臨時免去當工銀五元，餘外俱照納。

二，女客無論新舊客入口，照納稅費五柱，共四元七角。

三，男女小童，不論新舊客入口，年在七歲至十四歲者，納稅費二柱，一元五角。

四，小童不論新舊客入口，年十五歲至十七歲者，納稅費五柱，共四元七角。

五，男界舊客入口納稅，凡已納本年年身稅者，共二元七角。

六，男界舊客入口，凡未納本年年身稅者，五柱共十七元七角。另限一個月內，到衙門再納十九元二角五分。

七，凡舊客到埠時，遺失回國之出口紙存根罰五元，凡未及出口而遺失者罰五元。

凡領出口紙自掛號起，限四十二天內出口，逾限須再納費。

八，男客在埠，由十八歲至五十五歲者，每年身稅三十五元七角五分。

九，男客由十八歲以上，出口紙納稅七元二角。

十，女客十五歲以上，及男童十五歲至十七歲，出口納稅四元二角。

十一，女客小童由七歲至十四歲，納稅共一元五角。

十二，凡到衙門簽字，每名三角。

十三，男客在埠，遺失身稅紙，罰十五元。

註，越南法紙幣一元，約合我國幣二元一角。

第二，納稅表：男客新客入口在十八歲以上納稅表如下：

正	稅	紅十	船頭	公所	費	衣箱	築箱	統	計
頭季	十五元	六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二角	二十三元七角		
(二，二，三月)									
二季	十一元二角五	六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二角	十九元九角八		
(四，五，六月)									
三季	七元五角	六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二角	十六元二角		
(七，八，九月)									
四季	三元七角五	六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二角	十二元四角五		
(十，十一，十二月)									

附註：華人入口，在衣箱亭內檢查，有新衣一件，須納稅五元以上。

第三表：另限一個月內到衙門再加納稅列下：

西貢	當工	五元	共十九元二角五分
頭季	市政費	十四元二角五分	
西貢	當工	五元	共十五元七角
二季	市政費	十元〇七角	
西貢	當工	五元	共十二元一角三分
三季	市政費	七元一角三分	
西貢	當工	五元	共八元五角七分
四季	市政費	三元五角七分	

上表係西貢華僑納稅規定，在其他各省微有出入，但均相差有限。又在南洋各地，華僑所納稅律，均與當地土人一律；惟在法屬越南各地，華人所納之稅，多逾土人七倍以上，因土人年僅納七元身稅，土人尙叫苦連天，無方繳納，我華僑遠適異邦，財力有限，將何能荷此重負，宜乎返國者相繼，入監者相連也。我政府宜早設法交涉取銷。

五 華僑在荷屬東印度分佈情形

華僑在荷屬東印度（即爪哇，婆羅洲，新幾尼亞，西利伯士，蘇門答臘等五大島，瓜哇稱內島，餘四島稱外島，下仿此）境內分佈，據荷印政府調查如下：

一九二〇年調查表

種別	男	女	共計
華僑	五一八,三五五	二九一,二九二	八〇九,六四七
土人	二二三,九四三,〇五四	二四,四〇一,五六六	四八,一〇四,六二〇
歐美人	九五,〇一〇	七四,六九八	一六九,七〇八
東方外僑	三九,二九〇	二七,五六九	六六,八五九
總計	二四,五五五,七〇九	二四,七九五,一二五	四九,三五〇,八三四

一九三〇年調查表

種別	男	女	共計
華僑	七四九,五三〇	四八四,三一六	一,二三三,八五六
土人	二九,〇七一,〇〇七	二九,九三七,四一六	五九,一四三,七七五
歐美人	一二九,〇二七	一一三,三四五	二四二,三七二
東方外僑	六二,二五九	四九,七六二	一一二,〇一一
總數	三〇,〇一一,八二三	三〇,五八四,八五〇	六〇,七三一,〇二五

茲將一九三三年荷印七大口岸人口數目列下：

埠別	歐人	土人	華人	東方外僑	總計
吧達維亞	三七,〇七六	四〇九,六五五	七八,八一五	七,四六九	五三三,〇一五
萬隆	一九,六五〇	一二九,六〇八	一六,六五七	四八〇	一六六,三九五
三寶瓏	一二,五七七	一七五,四一八	二七,四五一	二,三二九	二一七,七七五
泗水	二六,四六三	二六五,八七二	三八,七九七	五,六八二	二三六,八一四
達港	一,八八	八七,五一六	一五,八一五	三,八五五	一〇九,〇六九
棉蘭	四,二九二	四〇,〇九六	二七,一八〇	三,四〇八	七四,九七六
孟加錫	三,六〇〇	六七,一七八	一五,二八二	六〇二	八六,六六二

荷印境內外僑中以吾僑為最多。最近調查，計爪哇內島共有五十八萬三千三百六十名，外島共有六十五萬〇四百九十六名。比較前十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全荷印人口比較前十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

華僑入口稅情形

華僑在荷印入口稅現在為一百五十盾（合我國幣約三百二十元）。

荷印政府開始徵收入口稅，始於一九一九年，初為二十五盾，一九二二年增為五十盾，一九三〇年增加到一百盾；一九三二年增加入口稅為一百五十盾，今仍之。

（二四，九，一，北平晨報，人口副刊第四十二期，吳雪生作）

通信一束(第二次)

四

頤剛先生大鑒：讀貴刊，備悉貴學會以禹貢著名；循名考實，亟思有所貢獻於貴學會。欲知禹貢九州，須先明瞭上古九州疆域，得其根據，然後知其改組本旨。禹組九州，祇是裁割神州北部，適合於正西兗州北部，特建九牧以統之；其不入九州界域，號為蕃國，統以五長。故東土八州並在神州域內，惟雍州東部在神州西北，其西部則在兗州（即今亞洲西境），中隔無數蕃國，故曰雍州，言雍隔也。西周以前，世界一統，文化一元，不但堯典可以考見，觀於禹貢九州別分內外之組織，亦可以推知其全量。他姑無論，即如雍州之黑水，三危，南海，弱水，合黎，流沙，於蔥嶺以東求之弗得（舊說皆非），於伊蘭高原以西求之則全體具在，一一皆可指數；倘繪圖列說，尤為分明易曉。觀此可知周禮職方，爾雅釋地於雍州西疆之山水澤地均無一字之及，其非成周盛時之作品洵定論矣。茲特備錄拙著禹貢雍州規制要指一篇呈鑒，希冀采登貴刊，俾世界學者皆知為盼。此頌撰祺，并希示覆。姚大榮手狀，時年七十有六，寓宣外校場五條二十號。

他日如能組織一雍州西疆考古學團，徧歷亞洲西部各地，實行勘察，訪地脈川，布告四方，昭信萬世，則不佞今日所創發之古義一字萬金，不足方其寶貴矣。謹又及。

編者案：安順姚麗桓先生高年篤學，以畢生精力研究西王母一

問題，積稿等身，同人久深佩仰。乃荷先施，慨賜大作，為勝欣幸。我輩讀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亦嘗疑古代西北早有交通，容有先張鑿空之事。但以古籍屢經竄亂，地下埋藏尚多未發，僅可建立假設以待他日之實證。姚先生所言固與同人宗旨頗有出入，然必可給研究此學者一提示，或一論題，則不容疑也。雍州規制要旨一篇，稍緩當刊出，敬此致謝，並祝康健！

五

頤剛先生史席：久乏問候，歉甚。良以六月一日，蒙忽染重病幾於不治，三月於茲，略能扶床學步，勉強握管。惟復元尚遠，不堪教職之勞，業已辭却校課，稍事休養，或可乞命於來日也。……今暑本擬赴平小住，親聆教益，加以保定陋邑，許多參攷書籍編求不得，亦須到平查錄。其預定課程為勝抄禹貢編制考，刪改舊稿中之論墨（五篇），論儒（二篇），釋巫，又新草釋崑崙，禹生汝山辨，冀州赤縣之易名擴大與遷移，皆以大病綿延，不得不稍遲時日。心雖焦急，無如之何！刻臥床上，翻舊稿古代中國民族考，仍自覺其小有可取處。前二年曾在學校講義餘頁中印成幾冊，而非定稿。茲擬小加訂正，奉禹貢半月刊發表，聊報先生期許之厚，如何？又禹貢編制考擬印為研究報告一節，不知會中果有此餘力否？如能成為事實，則當急續勝抄，否則從緩。均請抽暇示知為盼。棠目下猶居培德，大致請仍寄該校可也。不多叙。書此，敬請撰安。

馬培棠頓首。八月廿八日。

六

頤剛先生史席：奉來教，殊勞錦念，不勝感激。賤恙近日頗有起色，精神漸佳，食量亦增，半年中或可復元也。研究學問，大非易事，有共志而無健康之身體，亦只使大好光陰擲之虛度而已。每念及此，不禁惘然。禹貢學會承張先生捐房一所，空地五畝，俾研究工作更可努力進行，是足見張先生襄助學術之熱忱，尤足見先生登高一呼，聞者皆應也。會中如是邁進，則將來成績更當百倍今日者，何幸如之！先生近正研究何項問題？古史方面又有何項新心得？敢請暇中示知為荷。不多叙。專此，敬請撰安。

培棠頓首 九月二日。

編者案：馬紹伯先生為本刊健將，會內外皆所素稔；最近年中未登隻字，讀者必以為疑。今特將此兩函刊出，以慰羣望。同人固盼馬先生早續工作，俾釋崑崙諸篇可快先親，禹貢編制考及中國古代民族考可早出版，但為馬先生將來之大貢獻計，則甚願安心療養，俟完全復原而後動筆也。今日離來函二月矣，不悉精神身體進步如何？諸維為學自愛！

七

頤剛吾兄：前日聚談甚快。記龍門文中引水經注文云：「陶渠水出西北梁山，逕司馬子長墓北」下均請刪去，直接「漢太史遷墓在芝川南，故云流於墓北」云云，因原文所述諸水係抄自碑文，不足據，水經注無是語也。又蒙新考查記如能在下二期登極佳，因欲附一單簡路線圖並照片

也。餘不一一。此請撰安。

弟文瀾上。 十月十四日。

八

頤剛吾兄：昨到市場觀書攤雜誌，知弟蒙新二次考查記已載西北問題，故此篇祇好撤消；擬另換一篇新疆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一文，緩日即當奉上。累次遷改，不勝惶愧。此請撰安。

弟文瀾上。 十月二十一日。

編者案：黃仲良先生兩次來書，已在此二文排印完畢之後，未能遵命，至深歉仄。謹載於此，藉作聲明。至於新疆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一文，仍請早作，以饜讀者，蓋此等通論文字尤易振起人心也。

九

頤剛我師：

察哈爾沿革一文，原以為係舊作，稍潤色增補即可；乃今發現此應分作二部：明代以史為主，地為副；清代則側重在地。未可併作一談。然明代之察哈爾沿革，初本盲從青通考及一統志之說，自卜赤（布希）始；乃今取方輿紀要，明史及聖武記諸書相與比較，各有異同，未可盡信。比又取蒙古源流參證，始知卜赤之說大可推倒。明末之林丹汗實源自化間之達延汗（小王子之一）。乃明史等將小王子與林丹汗中間之連鎖——土蠻，誤作與林丹汗為兩事，是以遂使林丹以前之察哈爾真象不明，故非將土蠻與察哈爾之關係辨正，則明代察哈爾沿革甚難着筆，是以有明土

變考之作。

本擬將此文併入察部沿革內，奈甚長冗，故先將其單獨提出討論。嗣後請稍假時日，當續作明清兩代察部之沿革。若再有時間，擬將方輿紀要及明史諸書關於察部先世之記述加以比較，以覘其異同。

今以限期已過，交卷太遲，恐誤禹貢第三期，是以先將明土蠻考錄出呈政。惟此文似無何獨立價值，如不堪付梓，乞擲還，以便將其併入明代察部沿革文內。

吳寄荃先生之材料，對於清代部分頗有助益。玉年先生惠假抄蒙古源流諸書，則於明代部分賜助不少。惜時間太倉促，未能拜讀秘笈全豹；他日當繼續前往。再者口北三廳志，清華圖書館無有此書，不知我師有此否？此于清代察哈爾沿革似有相當之關係，甚思一窺其內容也。本星期六擬往成府拜謁。餘容面陳。此請道安。

受業楊寔頓首。九月十五夜。

一〇

頃剛我師道鑒：前持呈近稿明土蠻攷一篇，值師外出。比赴學會，聞馮先生言，二十一日師未必能返平，故未如期往謁。日來借得蒙古源流一讀，始悉土蠻與圖們之關係，前人已先我道及，而寔文所本之書，甲子印刷有誤，故空費却數日精力，並無若何發表之價值。連日草察哈爾沿革考，明代部份約于月底可脫稿，屆時當持呈政，並將土蠻考取回。特此先達，並請道安。

受業楊寔拜啓。九月二十三日。

編者案：楊次弓先生明代察哈爾部沿革考已在上期刊出，登此函，以見其工作之經過，並見其著述之審慎。本刊作者研究邊疆及鄰國者不少，滿洲，朝鮮則有馮家昇先生，日本則有王輯五，周一良兩先生，新疆則有黃文弼，王日蔚兩先生，西藏則有吳玉年，傅成鏞兩先生，而蒙古方面亦有楊先生與侯仁之先生。如此努力作去，將來在我國學術界中必有空前之成績，可豫言也。

一一

顧先生：

很久沒接到你的信，想念得很。昨天許地山先生過廈，特地要來找我，恰巧在街上相遇，高興極了。

我作一篇水經注的文章，爲了找畢沅的山海經校正，竟延了一個多月。這本山海經我本有的，在北平時朋友竟久假不歸。現在要用，廈門三個圖書館都找不到。私人問了幾十家，都沒有。到浙江圖書館買去，又老不寄來。等了又等，現在尙不能完結。該書一到，便可以結束寄上。文名水經注研究史料匯編，約十餘萬言。

我暑假教了一個月的暑期訓練班外，還有幾種工作，完成三篇水經注的文章：（一）水經注趙戴公案的判決，約二萬言，草完，校閱後擬投燕京學報。（二）水經注書目錄，約八千言，擬投圖書館學季刊，草完。（三）關於戴校水經注，譯日人森鹿三文，草完，擬投地學雜誌。你以爲何如？

關於水經注，我現在問題很多，只須有時間，便可以有文章。這是我的本行。不過我這季每週十四小時，共五門功課，中國史上下五千年全包，那有工夫再作別的事！作文章只有假期中才有時候了。

近況如何？請時時賜教。專此，敬頌著祺。

學生鄭德坤敬上。

九月三日。

一一一

顧先生：前天給你寫一封信。今天浙江圖書館的書寄來，水經注研究史料匯編便做了個結束，另郵掛號寄上，請查收。這篇文章分四本裝訂，約十一二萬言，所錄頗為完備，擬在禹貢分期刊登。我有個提議，把這篇刊完之後，抽印三五百份，作為禹貢學會叢書第一種。不知道這辦法你讚成嗎？

如果你不讚成，請于刊完之後抽印五十份，我可以送送朋友。需費若干，由我負擔。

再者：水經注引書考一文，張石公先生早寄來了，本擬在廈大學報發表。但是我一看，書目用筆畫分前後，不甚妥當，所以尚未付印。有空，再分類重編，檢查可較方便。這篇也有十幾萬言，也可作為禹貢學會叢書之一，未知你以為何如？如可以，等重編完，當即寄上，先分期在禹貢發表。如果禹貢學會無款印叢書，禹貢排完後之紙費印費我當可以負擔。這種抽印裝訂費用，應比排印少許多的。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以後水經注各種的論文都可收入叢書。我相信倘使我不教十幾個鐘頭書，我定可以有許多文章出來。請你務必必要時

時指導我。我知道你很忙，不過有空兒不妨給我一二個鐘頭。專此，順請撰安。

學生鄭德坤敬上。 九月五日。

編者案：鄭德坤先生為本會創辦人之，會中所繪「地圖底本」即由其計畫者。不幸本刊出版時彼已離平，擔任廈門大學歷史系主任後，事務既繁，功課又重，遂不得為本刊作文。廈門書籍不多，研究時感困難，使他人處之，舊日工作必已停頓。但鄭先生不自暇逸，暑假中完成關於水經注之四篇文字，彌可欽服。水經注史料彙編早寄到，以篇幅過長，尚未付刊，殊以為恨。水經注引書考，侯寄來時當先將地理類書籍刊登，因全文亦不少也。邇來本刊收稿過多而篇幅不足，加增篇幅則經濟力量又不足，觸處感受困難。得鄭先生書，希望本會多出叢書，此事固為當務之急，蓋半月刊既充實，自當更進一步而以著述與世人相見也。所苦者，同人教書讀書，資力有限，而富貴利達者流對於此等事不屑注目，以是欲圖發展，等於自走絕路，此等苦衷，一言難盡。但現在本會既有會所，亦不容不謀發展，以是同人主張招募。俟有定法，當再公布，屆時願對於本會工作發生同情之人肯賜以將伯之助也。

一一二

季龍學長先生賜鑒：頃得顧師自磁縣來信，囑為禹貢撰文，新作倉卒，未能脫稿。僅將暑假間所作金陵六朝陵墓遺物研究第一篇抽出奉上，請為核正發表。該書性質及未附圖片各則，已于本文末尾附識數語，今不

贅。此後擬就閩、贛、粵、桂人種與民族諸問題多寫短文奉上請正（願師來信特以此爲言）。第讀書無多，又鮮實地考察，恐淺薄不足以報願師大命耳。弟本學年因担任上海暨南史地系之兼任教授，課務較忙；且爲正中書局編輯各書，事雜形勞，學日以退，甚自愧也。馮實合訂本如有存書，請賜寄一份，因弟連年奔馳，書報散亂，所存已不完整也。卽候教安。

弟羅香林上。 九月二十八日。

編者案：羅香林先生研究南部民族歷有年所，所作文刊載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集刊者若干篇；又自刊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本刊第一卷中曾有提要。得此書，知其將就閩、贛、粵、桂人種問題多寫短文，曷勝欣慰。願卽抽暇寫寄，無使本刊此一方面永在偏枯狀態中也。

一四

願剛我師：

奉讀來教，敬悉一是。

今歲蘇北水災之慘酷，據云爲六十年來所未有。徐海原屬貧瘠之區，何堪罹此重災！加以非水災區復患旱癘，秋收大形減色。斯民之痛苦，大有迫上梁山之勢。暇當就耳目所及，作一系統報告。

校中工作，初來時尙覺輕鬆，近來則漸漸應接不暇。計每星期共有課卷（歷史練習題）三百本，週記數十本，加以種種會議，種種活動，繁冗極矣。然而偶獲閒暇，必善爲利用，或閱讀書報以增進常識。國慶

日，曾約同事數人至銅山縣東北界（靠近山東嶧縣）賈莊鎮，參觀煤礦公司，並深入煤井，實地考察礦穴中各種工程及工人工作之情況，頗有興趣。公司之規模並不宏大，現在舊井均已採完，僅有新井一號在進行工作。復因近來東洋煤之大量傾銷，本國煤銷路大滯，故積餘日多。開採方面不得不縮小範圍，辭退工人。現在採煤工人（包工）每日三班輪流工作，每班二三百人，每日出煤約八百噸（原來計劃可出一千五百噸）。設備方面則大部均應用新式機器。不過對工人生活全不顧問，似欠妥善耳。

肅此，敬祝撰安。

受業媛貞謹啓。 十月十三日。

編者案：孫女士近任徐州女子師範教員，蘇北水災，聞見親切，希望早日作一系統之敘述，登入本刊。至於銅山礦產，尙得就近搜集材料，草一長文，藉以激起國人開發寶藏與購用國貨之熱誠，亦爲要着也。

一五

願剛先生：

生于二日離平，一路尙好。惟自保定以南，不免較熱耳。

頃有友人自杭州來，據云，杭州拆城時，發現阿拉伯文及阿文中文合璧之石碑甚多。以意度之，恐係南宋之物，蓋過早則阿拉伯人在杭之勢力似尙不大，過晚則當元時，應以波斯文之石刻爲多也。此種新發現，當可裨益中國回教史之研究不少。其阿文拓片，上海禮拜寺中存有

數十份，已得當事人同意，允與借閱。現更設法覓一全份拓片（包含阿文的及中阿合璧的），俟覓得後將分別翻譯考釋。如成績較好，或可對中國交通史及中國宗教史之研究作一新的提貫也。

敬祝健康。

學生白壽彝上。 九月九日。

編者案：白先生先世，於元爲色目人，其家信奉回教，故銳志治西亞文字，以創作交通史與回教史自任。近回開封理事家，願回平之日更出所得與本刊讀者相見。

一六

頤剛先生台鑒：葛君建議專闢地理新聞一欄事，學生以爲關於某項材料特多者，如今所輯之鐵路公路新聞，礦產新聞，皆可特闢一欄。若零星片段者，固仍可作補白用。不知先生以爲如何？專肅敬請著安。

學生楊向奎謹上。 九月廿二日。

編者案：此議甚是。本刊此後登載地理新聞，當並用兩種方式。但同人所見之報紙種數不多，且容有重要之地理消息不見於報紙者，願會內外同志隨時搜集見寄，俾欲知此類新聞者必須檢讀本刊。本刊前途，實利賴之！

一七

頤剛師：拜別後於上月廿八日離平，三十日至上海，三十一日抵里中。家居旬日，又至滬上，候姚家積兄，至十六日始到。十七日偕登大來公司傑佛遜總統號郵船，十八日黎明啓程南下。二十日上午抵九龍，即搭

廣九路車進省。當晚寓新亞酒店，翌日遷來大石街明德社舊址暫住，約于本月底再行遷入書院，因該處房屋尚未打掃潔淨也。開學期大概在十月初，生所教何課，每星期若干小時，上課外又有何種工作，現下尙無定計。國學組因吳向之先生不來，祇瞿兌之先生與學生二人爲導師，姚家積黃席群二兄爲助教。廣州生活程度甚高，大抵半受幣制紊亂影響。益以言語不通，水土不慣，殊令人思念舊都不置也。離平一月，幾與讀書絕緣，一因生書籍在平時悉交轉運公司運廣州，現尙未到，二因千里奔波，生活不定，心緒不寧，即手邊有書亦無法可讀也。禹貢計時當已出至四卷二期，最近二期生皆未見，亟盼早日寄下。在此俟開學後當竭力爲禹貢撰文，並索稿，不負我師期望。李子魁兄有一文在生處，俟書籍運到後當即改就寄上。北平學術界有何消息？時請見示。暇時並乞多賜教言，俾知爲學之方。專此，祇頌撰安。

學生譚其驥上。 九月廿五日。

編者案：本刊編輯譚先生，本夏應廣州學海書院之招，前往任課。本刊讀者與之神交有素，必樂聞其近日踪跡，故登載此函，以慰懸念。現在平中書籍應已運到，甚望早日撰文索稿，陸續寄來，使本刊得益加充實。又旅居廣東雖生活未能即慣，而研究西南民族問題及南洋華僑問題則至方便，亦願在此方面猛着先鞭，爲北國學術界開一新園地也。